

庚申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判臨安府兼行宮留守呂頤浩為少傅

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判建康府兼行

宮留守仍命中使符輔之宣押之鎮願浩之除日歷不載但於初

宮留守今以刑部尚書胡交修權臨安府行宮留守此除日歷

直龍圖閣知建康張澄為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先往措置澄受

命星馳而至不數日前所闕者率皆辦焉戶部尚書章誼權知

建康府誼此除日歷不載但於是月己卯正除時始書之時呂頤

浩以疾辭召故趙鼎奏用之秀水閑居錄稱趙鼎以執政太常

少卿李本中試中書舍人資正殿學士富直柔知衢州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上曰上流地分誠濶遠寧與

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末大必折尾大

不掉古人所戒今之事勢雖未至此然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別置

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也飛又奏為荆湖北路轉運

判官夏瑛陞職鄂州守臣趙士瑗鄧州守將韓適均州守將格禧

進官上曰可作直音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

乃詔瑛士瑗職士修舉瑛陞副使再任士瑗直秘閣適禧措置宣

力皆進一官徐夢莘北盟會編八年三月韓世忠岳飛未朝日詔

建康府曾得解舉人並與免文解二次是日六官先發上旨准

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後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

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上諭之卿能如此甚副朕意然此

乃卿之所職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後懷息承命後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上發建康府殿前都虞候楊沂中主管侍衛步軍兼權馬軍司公事解潛以其軍從是日次東陽鎮 詔行宮留守司合行事並依西京體例自孟庾秦檜兩為留守皆得行尚書省常程事故申明焉

甲子上次下蜀鎮 殿中侍御史張綱乞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寔惠及人也之又綱乞誅決上曰此事則不煩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之若罪人有罪無可恤也

乙丑上次鎮江府

丙寅徽猷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疋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怡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蕪味病中值歲大旱所

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更葉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又嘗四海神交惟君曼一人君曼者清和劉奕也震被命台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飢渴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故其出處自矜寧以來皆內斷於心自登第及休致凡四十年在官寔歷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其愛君之心遠而逾篤由中興以來諸儒之進退最合於義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壬辰上次呂城鎮

己巳上次常州

庚午上次無錫縣

辛未上次平江府

左正言李誼論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上曰

士大夫羈旅之中必使待集注僉以為不便又聞受闕所費甚多何以責其清廉先是御史中丞常同為言故上有此論趙鼎曰此聞一縣令居官無過將代去乃集諸吏以情告之曰我在此無俸餘今當赴調而無以為資吏哀三百緡賂之上曰祖宗時職吏多棄市朕欲去之以禁姦賍若情理如此則又可憐也鼎曰埃至臨安議定取旨其後令都省榜部門約束而已

常同奏疏及榜部門
至在三月甲辰行下

甲戌上次吳江縣

乙亥龍圖閣直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四川宣撫副使吳玠
奏也迨與玠以職事間積不相能會給軍踰期利州營婦遮其馬
首悖詈迨不自安乃求去及其玠章亦聞趙鼎奏曰二人不成如
萬一吳玠更失體則朝廷難處迨累奏乞祠且從之上曰迨在帥
府朕熟知其為人性定不通然能任怨及奉公吏也可且與宮祠
時議應副玠軍湏或言宜付之四路漕臣或言宜總之制帥右正
言李誼言蜀都五十四郡歲贍玠軍近四千萬緡四路漕臣各自
為家豈能通其有無况又極輕安能與之抗衡而抑其冗濫帥臣
雖重而體貌不可削乃令兼領錢穀則必坐受羈繫彼方且約其
期會斥其逋欠帥臣之威亦少損矣又帥臣與主兵之官尤不可
不和兩者皆非所責則都漕之職豈可關乎李迨雖究心所職不
避仇敵然其人少息喜與物忤今必得忠智之士知開闔之權識
取予之方然後為得豈早求其人而用之無可疑者時宣撫司參
議官右文殿修撰陳遠猷已兼四川轉運副使乃命直秘閣主管
四川茶馬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秘書省正字兼權左司郎
官孫道夫嘗言四川自宋元無都漕自宣司以隨軍漕兼總領財
俾措置茶鹽酒息通融贍軍令都漕司但四分歲數以付西路而
已非有所措置願罷之以寬民力不從張深攝大漕日歷不書四
川都運司題名李迨以今
年三月十八日替張深以今年三月十八日到必同
日降旨也李誼孫道夫所言未見本日權附此俟考

丙子上次崇德縣

丁丑工次臨平鎮

戊寅上至臨安府留守刑部尚書胡交修升惺奏事畢上還宮
已卯百官純吉服用太常議也上服淡黃袍如故 戶部尚書

權知建康府章誼充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

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 朱勝非開居秀水開居錄曰先是戶部尚

皆可遷執政趙禹知呂頤浩必不赴乃請以誼權

守建康泊頤浩改命誼遂即真悒悒得疾兩月卒

庚辰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

建康府兼行宮劉守成國公呂頤浩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頤浩

見上于平江力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壬午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趙霈充徽猷閣直學士知袁州以御

史中丞常同論霈頃任遺補遂長諫垣汲引群邪中傷善類故也

先是徽宗凡筵還行在而霈迎拜不及自劾待罪上欲照之趙禹

救而止後二日同即疏其罪霈乞奉祠詔如其請同又論頃年由

如鼇上書力排善類乃霈陰與之謀使其自請而去不知何以待

之霈聞復辭職名乃除顯謨侍制 是月辛卯 秘書少監蘇符試

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贊讀 秘書郎尹焞試秘書少監仍兼崇

政殿說書 秘書省校書郎李良臣為工部員外郎

甲申中書舍人李彌遜試尚書戶部侍郎 是月殿中侍御史金

安節以家艱免 三月丙戌朔趙丁亥廣西經畧司奏得安南都

護府牒當道郡王薨謝今有遺進表章及綱運詔使人免到闕就

命直龍圖閣本路轉運副使朱芾充于祭死使賜絹布各五百疋
羊五十口麵五十碩酒五十瓶仍以勅書諭其嗣子天祚安南與
廣西諸司通問訊其王不列銜而列將佐數人有稱中書侍郎同

判都護府者印文曰南越國印

安南行移體式以范城成大柱
海虞衡志增入他書未嘗見也

己丑皇叔祖濟州防禦使知南外宗正事仲偁為檢少保嚮德軍
節度使封嗣漢王仲偁景王漢子生長富貴而性不慧既封入見
至榻前則慟哭上驚問故曰見十五哥言我王似上皇上問為誰
曰姓馮上曰馮益邪仲偁曰是也上由是不樂 顯謨閣待制知
福州張致遠試給事中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直
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恠邪佞也季
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云乳豨搏虎伏鷄搏狸夫豨非虎
之敵鷄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於感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
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
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於衆曰金人殺爾父兄係而
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
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
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
以為然徃徃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耻猶
有餘耻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然可謂善自寬
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裔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

命即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與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吳王闔廬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傷而父乎卒能破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乎此卒能滅吳於姑蘇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建炎二年冬蒙恩召赴揚州聞諸道路未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徹酒臣以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北也舉斯心以感衆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人之怒履以沉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季仲坐奪職是月丁酉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偽之士季仲坐奪職是月丁酉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叅知政事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外國之道在於愛民周文王問太公以為國太公曰愛民而民兵書無不本諸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者何也敵之強弱吾無與也故在我者何如耳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也紀綱不立求古之言不若論今之事群臣有言慮合聖心者願畧煩文為簡易與之反覆圖成敗上嘆曰大臣之才也遂拜樞密副使庶私驗軍不可尚尚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

不公則人不服今此可為手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為吝於罪
無所貸人多以我為刻今此可行手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
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後治部使者將
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陛下恩德壞陛下天下者彼則去
矣陛下為宗廟社稷主何所之手其言激切類此

辛卯詔刑部增郎官一員大理寺增丞二員直秘閣新知劍州
馮檝落職御史中丞常同再議檝以為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
供皆為軍興諸處截用檝獻策後再行科歛會朝廷訪

而罷蜀人恨之切骨故黜之故靜海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

兼御史大夫安南都護上柱國交趾郡王李陽煥贈開府儀同三
司追封南平王

壬辰樞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
一日趙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密
得無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闕是
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
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秘閣修撰魏矼聞之皆以敦復言為過其
後乃服三省奏台州有匿名書稱常平官李椿年刻簿苛事欲
率眾作過言頗不遜上曰兵火以來官物多失陷害官檢察若稍
留心便生誣毀此必州縣吏所為萬一作過當遣兵勦殺後卒無
事左宣教郎監西京中獄廟李寀守監察御史寀自祠官召對

上疏言營田之法可謂備善然奉行峻速或抑配豪家或驅迫平民或強科保正或誘奪佃客給以半者未必可用付以田者或瘠鹵難耕由官府有追呼之勞監莊有侵漁之擾鬻已牛而養官牛耕已田而償官租種種違戾不可概舉其間號為奉法不擾者不過三數縣而已盡江淮西路以紹興六年秋收計之雜色稻子共三十一萬餘石分公家所得纔十一萬餘石使皆正出田畝亦少資助軍糧奈何皆奪民之力哉蓋營田上策宜行軍中乃古人已試之效今以閑田付之有常賦之民官吏希賞畏罰其患彌甚欲望甲飭有司無閑民闕而不置使江淮之民安土樂業均被寔惠詔領營田監司約束 左宣義郎知常州無錫縣許忬為秘書省校書郎忬以再召對故有是命

甲午左中大夫參知政事陳與義罷為資政殿學士特遷左太中大夫知湖州仍加恩與義本張浚所引故稱疾而有是命與義在政府未滿歲也 詔建國公聽讀尚書終篇本閣及資善堂官吏以下並減二年磨勘先是翔善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贊讀左奉議郎太常少卿蘇符皆用例進秩已賜告復改命之自是恩始殺矣 日歷書此事殊無首尾按震去年十一月戊辰轉左朝散大夫符轉左丞議郎已有告詞會要贈官門紹興八年六月翰林學士左朝奉大夫朱震贈四官日歷八年十一月甲辰左奉議試起居郎蘇符乞免充國信計議副使以此知二人嘗改命也方一稽山錄所稱趙鼎罷相後論鼎者當以資善堂藉口及林泉野記所云秦檜不欲宗強寺事恐可以移附此段 中

書舍人李本中兼侍講 直寶文閣知湖州字文中移知遂寧府

從所請也 起居舍人勾龍如淵言戶部非擘劃財賦之地宜置一使以總諸路蓋諸路漕臣權勢分但覺一路利害若一使總之則能通有無審虛寔為朝廷久長家計又言此事當以戶部長貳判諸道水陸度支轉運等使為名如蘇如共可以置司若以外官為之則事必掣肘不能久矣上然之 詔平江府曾得解舉人依臨安建康府例免文解一次以御貢進士陳長方等言自建炎以來四經巡幸故也

丁酉中書舍人勾濤魚史館修撰 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進秩二等直方自川陝撫諭還朝故也先是潼川兩路歲輸糴本水脚錢一百八十三萬餘緡直方與大司使司共議減三分之一又

奏州縣官治狀以右朝奉大夫知榮州史煒為首會煒又為近臣

所薦上命名之

二事日歷皆不見減水脚事以紹興十年并度申宣使司收修之入史煒事以卽溥所撰煒墓誌修

入煒明年十月 癸酉差知全州 既而殿中侍御史張緬劾直方自為宰屬私有附

麗間諜廟堂乃復以直方直秘閣主管洪州玉隆觀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汝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其階勳及檢校官憲銜食邑功號皆如陽煥初封故

事

日歷無此今以會要修入

辛丑太常少卿蘇符言景靈宮神御見在温州將來四孟朝獻乞

比附國朝諱陰故事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從之 尚書吏部

員外郎蒲贄知簡州比部員外郎鄒柄知台州以御史劾柄貪饕

而贊諂事張浚也柄尋卒趙禹奏柄貪甚無以歸矣忠賢之裔理宜優恤乃賜其家百緡賜帛在五月午申不秘書省著作佐郎

高閔為尚書祠部員外郎李彌正為都官員外郎仍並兼史館校

勘校書郎胡珪朱松並為著作佐郎秘書省正字徐度為校

書郎左承事郎汪應辰為秘書正字詔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

州太平觀汪藻賜食錢如史館修撰右從政郎李景山特改右

宣義郎景山濟州人為江州司理叅軍先是黃州獲漁人二十餘

人以為強盜其後誣服者十三人斬二人首餘悉流之遠郡朝廷

聞其枉命景山刻之皆平人也上命江東提點刑獄公事韓膺胃

覆寔與景山同故有是命此據會要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饗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張浚之未

去也請命從官詳議至是奉行之事祖在七年九月己未

左朝奉郎潘良

貴試中書舍人良貴初免喪故申前命

甲辰徽猷閣侍制兩浙都轉運使向子諲試尚書戶部侍郎用御

史中丞常同薦也子諲言安民固圉必資儲蓄江西宜於洪州置

糴於江州置轉般倉以給襄漢湖北於禹州淮東於真州仍多造

船則遣戍出兵無往不利又言今天下急在考兵籍究戶版故汰

考弱升勇健創簿正名使諸軍上帳於兵部諸將上帳於樞府著

鄉貫書事藝季申歲考所以除詐冒也凡詭名挾戶典買推招進

丁退老分烟析生田畝升降偵殖盈虛必以時覆寔所以革欺弊

也此其大畧爾推而行之則在乎人焉 監察御史閻邱所守尚

書右司員外郎先是詔右司員外郎馮康國為直顯謨閣知雍州

因命康國徃吳玠軍前計事故以昕代之康國之補日歷不載都

月十三日戊戌新知夔州馮康國甲乞添差路分都監 尚書兵部

員外郎張戒守監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薦也戒之除日歷未闕兵

在此月今因閻邱所改除附 戒之待次嚴陵也同與戒遇問之日

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恭甚不難但當擢

偏裨耳吳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

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也 御史中丞常

同言蜀漢之師艱於運糧從古以然今吳玠屯師興利而乃取糧

西川永陸漕運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沂頃年講營田于漢中

亦諸亮分兵屯田之意朝廷嘗降詔獎諭之矣願陛下再以璽書

存問大意謂兵不可不養糧不可不足而財匱民困亦不可不卹

今日蜀中糧運在趙開為都漕時其數幾何在李迥為都漕時其

數幾何自講營田以來積穀幾何減損饋運之數復幾何俾制司

却轉運司同宣撫司條具以聞庶幾遠方軍定朝廷得以盡知然

後寬民之道可復而議詔吳玠馮康國同共條畫聞奏

甲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蚕麥欲諸天竺時祈晴上曰朕於宮中

亦養蚕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不有損也

丁未詔江浙州縣回驛所嘗過者民間欠紹興六年歲終稅賦皆

除之 詔小使臣因泛濫及應奉祇應有勞等補授名目之人雖已經闕陞不許注授親民等官靖康元年十一月九日指揮泛濫並在武舉等人名次之下不得道比分數仍先注遠地差遣若用諸般恩數亦不許入近地差使至是又有此命其指揮日歷不載今以紹興十年九月二十一日臣僚劄子修入

戊申左正言李誼言金人入居汴都西北之民感恩戴舊襁負而歸相屬於路此殆天所以興吾宋臣願於淮南荆襄僑建西北諸州郡分處歸正之民給以閑田貸以牛具使各遂其耕種之業而又親戚故舊同為一所相愛相卹不異於閭里將見中原之人同心效順敵人之謀當不攻而自屈矣詔諸路宣撫司依累得旨措置 尚書右司員外郎薛徽言試左司員外郎降授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次翁為兵部員外郎次翁秦檜所引也

己酉右正言李誼言川陝換給付身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八員所轉官資共計一萬六千三百一十四員有自選人而為員外郎有自借官而為選刺者有自副甲願而至於橫行者有自白身而至于大使臣者夫張浚得嵩黜陟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其衆議者以為是非分揀虛寔混并不可不審望自今後換給真本除軍士外其餘文武官員並令吏長貳郎官更加考覈如是冒濫尤甚即乞重與折減詔吏部措置熊克小歷載此事於去年九月壬申蓋不詳考也 庚戌尚書戶部員外郎薛弼直龍圖閣知荆南府 尚書兵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右司員外郎 福建路轉運判官范同為吏部員

外郎

辛亥端明殿學士知福州折彥質奏知州起發禁軍弓弩手乞發
回趙鼎曰昨得旨呼楊沂中到堂商量欲朝廷應副錢物招收填
闕可以久長使用諸州弓弩手欲節遣還上曰甚善鼎曰此亦是
感召和氣之端上曰然 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朱勝非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前所請也

壬子故朝散大夫滕康劉珏並追復龍圖閣學士

癸丑殿中侍御史張絢稱病乞閑慢差遣上不許劉大中絢寔病
陛下當從所請况絢臣所薦今在言路臣備執政不與妨嫌上曰
絢佳士必不^時麗可降旨不允 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張九成

試宗正少卿制曰朕於敦厚廉退之士知之不^惟恐不盡用之惟恐
不至庶幾丕變貪懦之俗而一洗澆薄之風向之論者曾不恤此
顛倒白黑務逞其私以迎合一時之好惡朕既聖讒說而遠壬人
則名節之士宜其復用矣爾以深厚之詞蚤魁多士止足之操嘗
致為臣風節凜然士林推重宗卿之貳其選甚高庶使天下之士
靡然向風以自振援於苟賤不廉之地豈無助歟 錄故天章閣
侍講胡瑗之孫滌為下州文學用湖州諸生請也 是月宣州觀
察使淮南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董敦卒

建炎要錄卷一百十九

紹興七年夏四月丙辰朔輔臣奏以尚書比部員外郎周聿刑部員外郎周三畏並為大理少卿上曰湏仁恕老成者為之宣政間作此官者皆觀望以成獄事深可戒也 龍圖閣待制鄧襄追奪職名先是有詔襄弟直龍圖閣齊直徽猷閣高並奪職而御史中丞常同論襄以父洵仁秉政而叨侍從如鄭修年等之比詔落職同又言如此則是襄本當得職名因臣僚論列降黜將來却有可復之理乃改為追奪焉 己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庸皇后至今未聞諱日乞權於聞哀日依祖宗忌辰禮例建置道場行香從之 右從政郎張祁特改右宣教郎上以其兄邵久使未

歸故引對而有是命尋以其祁主管官告院 庚申輔臣進呈言者請選文武臣子弟有材武者充衛郎上曰掄材正當如此朕親加教督彼必樂為之也可速條具先是蔡京為政嘗置三衛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後劉豫亦倣為之故言者以為請後不果行焉

直秘閣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劉子翼罷御史中丞常同論子翼兄弟姦險昨守撫州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而軍糧不繼幾至生變故罷章再上詔奪職 是日初置戶部和糴場於臨安其后又

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十八年閏八月甲子詔平江一場臨安二場共糴此數 辛酉

右宣教郎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參議官李若虛為軍器監丞 壬

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

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經畫久長

之利凡爾監司群帥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

職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

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兩淮田荒縱民耕之勿收租稅數年之

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上命庶行視東關且調諸路兵預為

防秋計因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侯楊沂

中怒其統制官吳錫收繫之獄戶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

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庶辭上戒以張浚待諸將

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上

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

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
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
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為樞密行
府諮議叅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鄴瓊叛張俊擅弃盱眙而歸諸將
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
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
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庶辟官屬奏下在是月戊辰改幹辦公事
為諮議在丙子今併書之庶克小歷稱三
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庭趨
此時行在統兵官無為使相者克小誤也按

丁卯協忠大夫華

州觀察使權主管待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公事解潛落階官為宣
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戶部侍

郎李彌遜權刑部侍郎曾開給事中吳表臣張致遠中書舍人勾
濤呂本中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
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勉之建陽人少得易象之學
于譙定又嘗從劉安世游故本中率同寮論薦焉 己巳尚書刑
部侍郎曾開試禮部侍郎 左廸功郎楊光疑上書論三國形勝
攻守詔循一資 庚午徽州布衣王悱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
匹 辛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固辭兩
鎮及遷官之命且言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在昔
兩朝定策如韓琦四朝大老如文彥博皆不敢受况臣何者乃越
彛章望改授一階官詔許免定江軍節度使既而頤浩又辭少傅

許之

順浩許免少傅在七月癸巳

壬申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

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

四月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官觀焞力辭且

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

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

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

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承州胡寅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尋又兼

直學士院 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愈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

丁丑戶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

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制始於太宗淳化間而備於仁宗皇祐之

後大槩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糶之法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

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損益而行之臣愚謂當於經營之外給

糶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三年之

間當有一年之蓄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倣

置使之因伏望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

甚詔吏戶部條具申省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己卯詔上殿人曹匯與改合入官

匯未見

庚辰翰林學士兼侍

讀朱震乞在外宮觀趙鼎之免相也自劉大中范冲林李仲呂大

中已下皆相繼補外震獨居近侍如故至是震乞祠之章以謂夙

夜自竭圖報上恩不敢雷同上幸任使知臣者以臣為守義不知

臣者以臣為守株自非陛下斷而行之則如愚臣黜已久矣今則

大明垂照公論漸伸既後又相率而在官則支離豈煩於攘臂不

許朱勝非秀水間居錄稱震聞劉大中參政即病累章求 辛巳

太常少卿蘇符言今歲當行祿享而在諒闇內乞用熙寧故事移

就來年孟冬從之 壬午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

二員翌日禮部言參詳官司員外郎程克俊點檢試卷官左宣教

郎黃豐嘗考大學秋試乃命官代之 祕書省著作佐郎朱松守

尚書度支員外郎校書郎徐度為都官員外郎前數日上召二人

入對而有是命 癸未詔三衙管軍依舊通輪內宿惟殿前都虞

侯楊沂中許選統制官一員代之諸班直宿衛親兵並聽節制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帥魯王昌于祁州時韓世

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榜出以語倫

曰議和之使繼來而暗遣姦謀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耳倫言

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己勞

則不可保主上決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

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 蘇克小歷附此事于今年春末

又云捷辣兀木皆在祁州按張 五月按是月丙戌乙酉朔祕書郎錢秉之錢觀復並為尚書戶

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鄭剛中為考功員外郎將作監丞呂弼

中為駕部員外郎弼中好問子觀復平江人趙鼎所薦也後旬日

以弼中提舉福建茶事 弼中補外在是月戊戌秉之霸州防禦

使晦曾孫紹興四年十一月特旨改官

左朝請郎何鑄行祕書郎秦檜薦之也翌日上問鑄何如人檜曰
曾除諸王官教授上因曰朕為親王時見翊善等到宮學只講書
一授茶湯而退極不款一日令具酒食以待張勸賈安宅與之從
容論文次日主管內侍見白云鄆王諸官無此例恐不便自後更
不復講此禮宮中雖欲與儒士講習不可得深以為恨 詔曹覲
趙師旦耿傳忠節昭著可尋訪其家錄用存恤按覲師旦之後久
已不見此似為耿
自求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
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
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
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
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戒
又曰國家機事小臣不敢知然備員御史義當憂國王倫使事如
何上曰去歲上皇訃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謂朕何因令倫與金四
太子言河南之地大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既而金人
廢豫遣人齎四太子者書來言當歸河南及梓宮淵聖太后四太
子者乃朕使金時素所識也戒曰中原萬里之地金竭兵力十年
取之一日無故復還此非堯舜不能載籍亦無此事陛下為金棄
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金據中原久矣山東陝西皆傳檄聽
命以臣觀之金蓋能守上曰和議成否姑置勿論當嚴設備爾戒
曰去歲淮西之變失精甲四萬張浚用呂祉誤國至此但祉欲得

簽樞耳然亦緣將相不和頃者國威稍振外却金人內平湖寇乃趙鼎張浚協和之時上曰時鼎與浚協和如兄弟戒曰去歲若非浚逐則鼎未去必不令浚遽罷劉光世而用社也光世雖號為怯然累世將家豈社書生可比上曰浚但惡光世湛於酒色戒曰此亦將之常也 己丑禮部侍郎曾開兼權直學士院時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胡寅以父憂免故命開代之 左宣教郎王居修為太常丞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晉元帝唐元宗憲宗可為鑑戒後省奏其言有補故錄之 辛卯降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貴叔敖卒詔追復徽猷閣學士直顯謨閣新知夔州馮康國丁母憂 癸巳詔起復仍趨往吳玠軍前撫諭 乙未祕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權尚書吏部侍郎 祕書省正字范如圭兼史館校勘 御史中丞常同奏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劉洪道踈狂誕妄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允暴傾險並罷之洪道乃奪職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悟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震尋以疾出院遂卧家不起 丁酉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光陸本路安撫制置大使御史中丞常同言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猥浮刻薄傾險殘賊自其父時奴事童貫及張浚用事以狂誕不根之說感動之遂居上

幕專權妄作排斥異己生殺廢置在其一言但知有浚不知有陛下浚在川陝下視朝廷而子羽號為腹心專主富平之戰使浚一舉而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罪一也斬趙哲之後既赦諸將自慕容洧以下方列告於庭而子羽曰爾等頭亦未牢洧遂首以環慶兵叛金人乘之因以大潰其後諸將揭榜偽境自以不負朝廷專數浚與子羽之罪罪二也浚以聖旨便宜一切稱制改勅肆赦無復人臣之禮子羽身在幕府實為謀主罪三也浚憤陛下差王似為副而自差子羽與程唐為判官子羽被受不疑遂行宣判事罪四也赦浚於梁洋敗亡之際兵將普轉十官資使之邀留於朝罪五也興元川陝之咽吭王庶為守積穀至百餘萬石教義勇六萬人正兵萬餘入城壁一新子羽嫉其功潛庶於浚而已代之至郡未幾聞敵騎有侵蜀之意即盡散積聚縱火城中遂為邱墟罪六也朝廷知子羽之罪名赴行在次年乃始出蜀聞浚過江南又至信州迂之已而徑歸不復造朝罪七也力勸浚以報怨復讎大興軍事加賦橫歛欲以川陝已行之事施於江淮罪八也既以次對守泉所至謗罵朝廷詆毀言路罪九也泉州之政貪殘兇橫無所忌憚聞浚既賦憤躁不已遂肆毒於平人公私騷然罪十也伏望盡奪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詔子羽落職直秘閣專一總領明州海戰人船張自救罷初以許翰薦補官亟用為京東制置副使自救至揚州逗遛不進會敵騎渡江而罷至是奉祠家居復

陳守海道之策故以命之右正言李誼言自收論兵蓋靖康郭京
之徒今付以舟師恐倉卒有警為國生事乞依建炎三年已得旨
追還自收見帶官資職名詔自收依舊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戌
和廬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
遣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來歸上曰昨背叛從偽之人若能
束手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効即隨高下推賞
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 詔內侍羅亶
竄海島永不放還亶為景靈宮幹辦官潛火卒章青告其語言指
斥温州以聞乞送御史臺治罪上命本州鞠實刑寺擬私罪徒勒
停上曰亶素凶悖不逞無可恕者當竄海島仍令發卒護送之温州

以去年十二月
己酉申到

庚子直徽猷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直寶

文閣知揚州

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

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

增減為殿最之首劉大中之為禮部尚書也嘗有是請事下戶部

措置

去年十二月
庚申

而久之報至是大中執政乃檢會取旨行之十五

年五月
改給米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詔

賜銀帛二百匹兩時已除安國雜學士致仕然未受命也已而翰

林學士朱震奏安國正義直指風節凜然時晚歸衡山講道自樂

遭遇聖明學遂顯行蓋其功不在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

於永州寅過衡山安國已病徘徊不進欲留侍疾安國勉令如期

而發手作書遺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書具在安國義不忘君
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謚列諸史傳况安國孝
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安貧守道身死而言立可不飾其終乎伏
望下太常禮官特賜以謚用為儒林守道之勸乃謚文定後數月
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
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
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朱震乞賜謚劉子今年七月丁酉行下今
併附於此賜田指揮在八月十二日乙丑
而日歷不載故備記之以補史闕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胡寅者
先慝躁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垂舉衆論
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病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携妻
居晏州久之不夫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妻臨孀為辭伯
奮復曰妾產與不疾孰重寅許于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
欲召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召命
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置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淚
而巳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
國凶問果至寅匿之時伴為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
死寅欲免君命以時事高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度其死時寅尚
猶在路耳按安國以去年秋除京祠兼侍讀欲行會遭論而止則
寅除嚴州時安國未病也寅赴嚴州一年後安國尚有書誨之令
作三年計此豈病中所言耶蓋勝非將相時安國嘗駁其同都
督之命指其不能死節等事故勝非以此憾之恐其言夫實今不
取

壬寅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
燾召還詔閣門不隔班引對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滉燾曰
臣頃者備員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忠如內侍王
鑑乃陛下親信委任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尚論列不敢有隱豈
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
負張浚上曰卿交游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于

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
摹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摹為
言于今七年矣所謂規摹者臣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
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
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曾未朞年而或進或却豈不
為敵人所窺乎此無他規摹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
論國是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
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摹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
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摹為急規
摹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
規摹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燾兵部侍郎 右朝散大夫
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
丞常同之以十事論子羽也上批出子羽可白州安置趙鼎奏子
羽之罪誅誣有餘第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禦賊恐玠
不自安乞且奪職上曰聞張浚之黨日夜冀浚復用子羽尤甚不
重責何以懲姦鼎力請上乃許落職後一日同復言子羽之罪竄
於遐荒未為過舉今尚從寬典得非以吳玠之故優假之乎玠忠
義勇烈知事上之義聞朝廷以公議竄子羽豈無郭子儀與渾瑊
之喜䟽入遂謫漳州猶以其母老不欲遠竄也 右宣教郎呂用
中為尚書駕部員外郎時其兄弼中外補故以用中代之 丁未

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高州
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
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至北地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
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群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
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免來議事思謀乃金人始與徽宗
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副使王庶條
上淮南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
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
之利他處莫比今荒殘可惜上曰以此知淮南不可不措置葺理
中興聖政史臣曰唐史臣謂雍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為中興之
本今之議強兵者必本於豐財議豐財者必本於成賦荆蜀之輸
入於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廣力告焉未有瘵者淮甸利源宜
在所經理以寢還全盛之舊况欲置邊州于度外乎邊隅未靖之
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
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開庶稱其壯節庶克小歷於此
即書分移張宗
顏劉錡軍事忍太早今
依日歷附六月乙亥 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徐林為司
農少卿趙鼎之免相也林自都司補外至是復召之 戊申端明
殿學士知建康府章誼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誼引疾有請也 資
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章誼得祠日歷不載
此據建康知府題名 命刑
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于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
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

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
又曰昨日士儂對觀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為休兵未得不免
時取於民如月樵錢之類欲罷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
者悉除之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
年間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平
定之期矣中興聖政臣留政等曰語有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是
言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閑暇之時語默動靜之間
不忘乎是可是臣觀太上皇帝凡所論議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休
兵息民為之指歸蓋惻然常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偽為之者嗚呼
仁哉嗚呼聖哉己酉錄故御史中丞孫覺之孫衍為下州文學中書舍
人呂本中言行學有本原逢時多故未嘗少屈舊族子弟能守家
學終久不變如衍者少故特錄之 庚戌閤門祇候趙環為閤門

宣贊舍人環普元孫也 宗子利不懼江夏郡王孫也自偽地來

歸詔補承信郎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

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

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

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

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

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

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日歷止書有旨改差王倫充館伴
使一句更無首尾今以紹興正論

增入蘇克小歷稱表
臣為太常少卿蓋誤時左宣義郎王之道亦遣矼書有國家自靖

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

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金
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金使之來自合用此
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金人之魄
而奪之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父
母之讎不共戴天自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
之又况淵聖之與六宮尚困沙漠此不可和一也疆敵之性非盟
誓可結二也和所以息兵而輿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之
覆轍而懼其復蹈三也金立劉豫於濟南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
豫奉之未嘗少有失墜一旦乘其不虞以計廢豫今又欲和是以
劉豫畜我四也今從金之約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
又恐朱克融之徒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
之外橫賦重斂歲供貢幣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
巾之起於漢為禍殆有甚於此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
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
還朝廷度其力能保有之乎六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
金藉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後雖復軍聲日振有敢議恢
復之事哉七也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
要地偃蹇自肆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
至於潰敗萬一挾詐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出兵矣八也主上
以休兵為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金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

金使如李義琰之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為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其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吏部員外郎范同論賊吏翻異不移前勘乞并初勘共不得過三次上曰官吏犯贓既已斷罪多進狀訴雪何也比來尤多趙鼎曰意在僥倖改正然須更令體究劉大中曰在法雖許訴雪却合再勘得委實無罪須罪元勘官吏若所訴不實合別科妄訴之罪秦檜言當送刑部上可之 壬子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知温州 癸丑召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陵思謀初入境數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乞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 御史中丞常同言近故知閣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興訟本臺牒送大理寺後得旨疎出緣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即批同奏如所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十緡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趙鼎以下退譚上之明曰此一事勝疎決多矣蓋時盛夏方涓日疎決故也

是月開封府太康縣雨冰龜數十里首足卦文皆具

此據松漢記聞記聞又云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六州已
金蟾嘗廢
龍蟾以當
如凡此圖
故三示時
見時劉正
一在豫上
帝汶豫京
者郡不悅
乘人悅州
白競趙何
馬往伯為
紅觀璘圖
袍之相見
玉去之帶
如甚去記
少年近豫
中而無冬
官狀無風
馬狀濤之
前馬之害
有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六月乙卯朔徽猷閣待制知信州程邁為江淮荆浙閩
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用李彌遜議也 刑部尚書兼侍
讀胡交修以老求去罷為寶文閣學士知信州 右承直郎鄂州
武昌縣令唐時特改右通直郎以部使者列薦治狀也既對復令
還任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迪功郎親鄂州武
昌縣尉詹叔義右迪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叅軍陳巖肖下等左迪
功郎親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
磨勘巖肖賜同進士出身叔義玉山人大方麗水人巖肖金華人

也 丁巳諸班直換校上特御射殿 戊午淮西轉運判官李仲

孺言崑山場積礬千餘萬斤不售乞損引錢六分之一許之其后

歲礬礬六十萬 官買礬每斤十三錢至二十錢舊引錢每斤一百

小寺又有韶州峇水礬歲額十萬斤信州沿山場青膽礬 已未

黃礬無定額十四年十一月崑山礬增作三十錢一斤 秘閣修撰知温州樓焄復為起居郎 左朝請郎新成都府路提

點刑獄公事李授之直秘閣授之開封人宣政間為縣令有匪人

誣其有謗語坐失官趙昂為諸生嘗從授之學昂相辟為都督府

幹辦公事擢知簡州至是獻所著易解于朝故有是命中書舍人

呂夲中當制頗加稱美焉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今雷廉高

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

一分產鹽州縣出賣皆不出嶺 日歷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

廣東行鈔法在十 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

往時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礬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是以

州租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收買鹽錢三萬六千餘緡以其七千

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畧司買馬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鹽遂科七

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焉 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

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

不在取認之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

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宗正少卿張九成權尚

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

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勾濤秘書少監
尹焞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嶠佐郎胡瑄史館校勘鄧名世朱松
李彌正高閌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有五
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聞報右奉議郎曾惇進曾祖曾
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宗皇帝切於求治
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布於是時
實為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
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言新
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故熙寧
之初建新法者王安石始之曾布成之也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
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材棄如斷梗布內
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
故正論之作也雖論元祐人章疏不當編排然至於一時忠良竄
斥無餘而布未嘗少假雖論瑤華不當加妃號至於掖庭秘獄疑
似難明而布未略辯雖公論為不可廢而以司馬光為詆毀以蘇
轍為訕上雖論新法為不可不變而以免後為便於民凡所啓迪
率皆順從之言紹述之旨而必小說以文之借異論以申之既欲
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
致蔡京得以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頒其書於史
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雖增秩賜金固未足道而奪朱亂雅誠為

可惜臣願陛下明辨是非昭示好惡使天下之士曉然不貳於趨嚮復宜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丙寅上謂大臣曰吳國長公主數日前到留宮中三日為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息數朕語之云官爵豈可私許人須與大臣商量况今日多事未暇及此上又曰當此極暑朕每日着衣服相伴飲食蓋謂長主是哲宗之女朕之姊也趙鼎曰陛下行家人禮於宮中所以待長主之禮雖盛夏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用寔錄成書也禮部侍郎權直學士院曾開當制上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由是制詞中載修書本意甚悉鼎辭不拜時秘書省著作郎何掄論哲宗舊錄一書不應分前後請併紹聖元符接續修纂從之 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蕭振試宗正少卿秦檜引之也 初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在京師也其妻劉氏與飛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改適至是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世忠諭飛後取之飛遺劉錢三百千丁卯以其事聞且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荅之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屈已以冀和議之成者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已講好外國此人主之孝也群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

之忠也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之地亦維嚴備江南前日張建壽之說是也參知政事劉大忠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合肥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蕃偽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潰而去又丙辰冬敵人傾國南犯陛下再統六師進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蕃偽皆有所畏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敦隣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畏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即遣使往以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半矣尚未聞梓宮之至固已落彼之姦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偽庭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至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而火未燃勢之傾危未有易於此者若我一搖足則中原非被所有所以姦謀秘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甘言啗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以淮為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寔與我既得其故地非若偽豫之不恤尚當十年

無征後以蘇其凋瘵財賦既無所從出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
欲重斂諸路困弊已極安可取以充溪壑之歛利害曉然而不先
為之慮則三十萬兵宿於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彼不必征伐而
我數年之間終於自斃彼之為計可謂盡善而我之為國未有若
是之踈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庭之臣立為一定之論若以淮為界
其所請之賂必少以河為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寡未繫國
之利害以凋弊之極為言彼若以生靈為念當告之以河南之地
偽豫暴斂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賂須五年之
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謀和方見誠寔如或不然則彼以
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
施為而坐收成功其為謀深矣疏入不報庶又言臣聞敵中自廢
豫之後遼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驗
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寔疆場其所起之人又非
昔日簽軍之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緣此岳飛近與臣
咨目稱今歲若不舉兵要納節請祠韓世忠亦以為然臣方欲到
榻前縷細開陳今聞使人入境彼到關庭必大有須索若以梓宮
為言則設如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偽未易可保今陵寢皆在敵境
豈特徽宗顯肅兩梓宮而已若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見有之
以大河之南千里邱墟得之須兵屯守事力支持不行是所謂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若果以此三說款我亦不可遽絕之但將歲

幣多說艱難非五年之後不可或渠委曲見從其詭秘尤未易可料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計之無落被姦天下幸甚既而庶聞烏凌噶思謀已至近境又奏曰臣聞前此敵中遣使人率皆傲慢無禮必多受金幣方少恭順如此人到恐徇前轍望陛下先遣人諭旨以朕見在諒陰聞使人即至悲慟哽噎殆不能堪以此為辭不須遽今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趙昂等處商量如此則少破其姦謀又得徐觀趨向在我乃為得體在彼須少挫折爾事與大臣議之無所不可惟是王倫深為不然彼欲朝廷曲從金人以成一己之私此不達大體前日已稱有廢豫之功如此一事至易可見尚敢誕謾其餘何所不至望深賜聖察 直秘閣奉迎

梓宮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 從義即劄鐸自偽地結官兵百

餘人來歸紹遷一官 庚午詔故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虔州張

鬻特與遺表思澤一名鬻至郡未踰歲而卒州人言鬻素孫佑之後諸盜周十隆等相繼束身自歸前後守臣實所不及故優卹之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侵伐之兵金強我弱國勢殊絕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未有

以勝金初非憚我金一執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淵聖歸梓宮之說此政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款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款我之意而柰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遷延往後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誕謾臣恐不足以講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後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後國者必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闕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遊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為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為陛下謀之物之可者與之其無厭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之辱不可從也夫強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而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謂金使之來朝廷當以大義正色裁之而嚴兵以待之書詞之慢姑委曲謝之使人之倨可勿見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象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係於勝負而象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是視太后在彼金初無損蓋陛下若刻意圖之或有可歸之

理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強乃可望爾齊弱周強而宇文護之
母遂歸况陛下尚有太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
高士瑰來奏事上召見後十日進士瑰官職各一名遣還 壬申
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川
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為五等賜及第出
身同出身奏名林格已下出身至助教公度莆田人貢仁壽人也

癸酉宰相趙鼎等上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轉負勅令格 是日

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後上疏言宴
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生敵人變詐有出自渝海上
之盟至于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
也不知宴安酖毒之戒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偽以
陛下之聖固難逃於臨照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言猶
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為之憤
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讎
其將何以為心又將何以為容亦將何以為說願陛下以宗社之
重宜自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只今趙鼎而下孰
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為宜臣恭依詔旨見今
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
而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慈採聽天下幸甚又曰言金使入境經

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教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
供帳至打造金酸輕侮肆志畧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
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
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
者曰和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闕初
以和議為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為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
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人于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
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
為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云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金人
慮中原有姓或有反側陝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
者以此設為講和之說仍遣使焉所以欺我者昭昭然無疑矣臣
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
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
而不致於人是也金人强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
奪矣其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讎堅謝使人勿
相與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
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
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慮不出此倘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
會則臣於茲事或可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言為濶誕不切於事
則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說也臣頃與邊臣大將議論皆

云若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下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顏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顏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徙錡屯鎮江為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換循偏裨以分其勢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權貨務劉時曰鄉人能為我言於子尚杏易置偏

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

為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時秦州

人也此以張戒默記增修但戒稱大理寺丞劉時則小誤時今年七月方除大理也庶克小歷記宗顏移屯在五月丁未已前

亦誤按日歷載此日所降指揮云劉錡候張宗顏廬州交割職事

訖前來願江府駐劄則非庶五月初在淮上所遣可知今並附本

抵牾不 丙子上諭大臣曰昨日王倫對云金使烏凌噶思謀說

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如尼瑪哈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衆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大詢群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

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因請間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
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
為梓宮及母兄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
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宮及母兄之故不得
已為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但得梓宮及母兄今日還闕
明日渝盟所得多矣意不在講和也群臣以陛下孝誠如此必能
相亮上以為然群議遂息趙鼎語以鼎事寔修入按王庶奏疏所
稱趙鼎首鼠兩端當是指此等語也惜
哉

詔今後除六曹尚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俸賜如
正侍郎滿二年取旨 左奉議郎馮時行特轉一官時行知丹陵
縣以楊晨薦得召對時行見上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
偽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宮在陛
下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為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心
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炤其情深之為備臣切見
以前備禦尚為踈闊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
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
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為屏障
然東南形勝寔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寔欲兼備江池襄陽有警
比岳飛得聞返往三千里東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敵騎近在
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池連綴岳
飛而以大軍向襄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捨梁洋而下岳

飛不能捨江池而上敵騎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或
徑趨潭岳橫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疎
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倉卒有警
荆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池之間若兵有統不可
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略上諭以為親屈已之意
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羹之語朕不忍聞因頻軍感
而起乃命進秩擢時行知萬州

時行除郡在八月己卯

丁丑金國人使福

州管内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凌噶思謀
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克入見思謀初至行在上命與
宰相就館中計議趙昂持不可思
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款以客體見輔臣昂抑之如見從官之
禮昂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昂問思謀所以來之意
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曰有好公事商議昂曰道君皇帝諱日
尚不得聞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
時執政聚廳惟王庶不之顧昂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
氣稍奪將對昂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
衰慟上問何故昂曰使人之來非為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昂與
諸大臣泊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閣門引思謀等陞殿上
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后及淵聖聖體
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左右皆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

報但望和議早成上又諭日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謀

退遣倫就驛燕之徐夢華北盟會編云思謀引見禮甚倨上問朝

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上

自決上令思謀退館以俟按此所云與日歷不同今從日歷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

焯代為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達旦不寐戊寅輔臣

奏事上慘然曰揚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

者朕痛惜之趙昂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

薦代焯資善之職但焯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

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疋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

侍郎何子諲治其喪事朱勝非秀水閑居錄去先是章詒劉大中

朱震皆可遷執政宰相趙昂以諷守建康

會當省試引故事以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遂作參知政事震聞

之即病謁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詎謂昂與大中初章求

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頗錯可駭先是昂初相以其姻家范冲

與震同兼資善堂為昂求結近聞昂罷冲亦去震如故及其後相

震自以為於昂有功意圖執政至是大失望怨昂刻骨月餘疾危

猶作詩詆昂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歎也以事考

之此說雖不為無據然大中三月庚寅除泰政而昂四月壬午

方知貢舉勝非實誤又所云交結近聞等事疑出於忿辭今不取

上命國公莫震及向子諲治喪它書不見惟子諲奏疏秘書省

及張九成家傳及之例外與震家恩澤在八月己未秘書省

正字孫道夫為校書郎道夫入館踰再歲至是始遷之已卯御

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允武有贓因言戶部郎官錢觀復除

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昂造膝具

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

眷已衰矣熊克小歷紹興八年五月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

復除即不當按秘書省題名錢觀復八年三月除秘書

即五月遷戶部員外郎此云觀復自新知蘄州除即恐設日歷八年五月癸丑李允武差知蘄州替張旦年滿闕六月己卯御史丞常同奏李允武差知蘄州指揮更不施辛巳詔吏部審量崇觀行恐此自是二事更須求他書考之

以來濫賞比類名色九項依去年九月辛酉詔旨施行用本部請

也此以王次翁劄子起居郎樓炤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並試中

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呂本中兼權直學士院時將遣金使禮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乃言遲暮廢學志力俱衰凡

有撰述動繫國體乞免兼權直職事上欲用勾龍如淵趙鼎力薦

本中乃有是命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尚書兵部侍郎

資善堂翊贊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勾濤試給事中是日戶部侍

郎何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滿良貴

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

遣使當審度情寔報聘不可墮敵計中宜飭邊臣嚴備又奏朱震

之亡陛下令建國公往奠師道久廢今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實可

以風化天下上因諭以震與揚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

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及震薦尸焯為安國請謚等事子諲反覆良

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何子諲以無益之言

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者再為上驚而怒

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此據勾龍如淵

退朝錄未見章疏 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眾以為直不可罪

之願許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

分沾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
為上言臣比聞良貴廷叱子諶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日旰晷甚
子諶久對而朝膳未進良貴懼勞聖躬遽前叱之不覺聲之厲也
上曰良貴用心乃爾又曰二人得無不相能否九成曰良貴嘗為
臣言子諶佳士子諶亦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知
二人初無不相得者上曰常同嘗薦子諶今反論之九成曰常同
亦嘗薦臣同之事臣不當言然前日之薦以子諶之才可薦也今
日之事乃國體也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
奠又命子諶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諶
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子諶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

以愛子諶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秀水閒居錄云向子諶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一日對甚久論說珍玩之物云云不
已滿良貴不能平此子諶退於是良貴罷與外祠中丞常同言良
貴忠直不應去前此同於上前薦子諶蓋觀望北司也至是上貴
其反復按子諶多為善類所與此云交結北司未詳趙姓之遺史
日先是秦檜向子諶范同請與金人議和魏玘常同慮其詐和請
善備之潘良貴請戰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諶執講和之說良貴大
叱之及同奏事子諶與良貴交爭于殿上上知同為子諶辟客必
助子諶也因顧問同及以講和為非而以良貴為是大忤上旨
張九成行述云向子諶陞對云云翌日公侍金華因奏其事按九
成今年八月丙寅方兼經筵今削去此四字或移附八月亦可

是月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辛炳卒 是夏金左監軍薩里干
白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沒身及妻
女為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帥回易貸緡徧于諸路歲久不能償會
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違赦復下此令百姓怨徃往

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廿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 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
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梓官使大理寺丞陳栝為尚書金部員外
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
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
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
賚之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
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樞密院計議官陳康伯
充本院編修官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伋為右丞務郎嗣光後

丙戌直顯謨閣知台州耿自求行太府少卿 尚書左司員外郎
薛徽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閻邱昕程

克俊並守左司員外郎范同司勳員外郎陳橐並守右司員外郎
丁亥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

使充奉使大金國奉迎梓宮副使代陳括也先是王倫請括自副
括見輔臣言國家多事臣子不敢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為

之副如欲令括副王倫之行則不敢奉命也於是以公佐代行仍
拙括監浙東州酒稅

此以紹興正倫修入括送部與監當在八月
丙辰徐壽華北盟會編云上名馬擴既至令
入館見思謀因叙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帥小字詢其安否
思謀皆舉其封諡之號以答之因蹴踏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思
謀懼其小已也乃繆曰馬某舊往來奉使國中其
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姑附此當考

戊子 樞密
副使主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訪

得烏凌葛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
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齏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

之寃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
如癡只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

所愛惜耶臣又竊聽其語詭秘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
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

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
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

死亡略盡又敵人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

干戈今若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
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需耗財賦怠墮兵將歲
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祐臣下
無所不可金走道途號奉使者朝在泥途暮陞侍從居廟堂任經
綸者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
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聽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

日歷七月戊子
王庶留身奏事

當即是此

後數日庶又言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功宗

德重熙累洽雖漢唐未易可擬偶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機
委政宰輔姦人弄權橫生邊事強敵因之度劉兩河板蕩中原凶
焰酷烈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心思漢戎馬之

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翫然改圖以謂喪君有君恃此不恐殆天

意也爾後匹馬度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百端終無所

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至矣今雖能復兩河取葦洛定山東舉

閩右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

自衛萬全計也何若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

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澆忍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陞大業非

特送天其所以辜人望者未可以一二數也伏願陛下反覆前後

鑒觀天人勉思良圖以冀善後天下之福也社稷之福也陛下之

福也庶人言金人之謀不過有一二一則為我一則為已捨此非

狂則愚也所謂為已者不過乎彼內訌外叛互相犢貳擁兵角立

莫敢先動故預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為後圖此為已之計也所謂
為我者必以為金幣以定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須多占又陛下
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哀憫悔禍欲立盟好永為鄰壤此
為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為已謀臣固慮之熟矣若為我
謀臣不敢信惟陛下留念毋忽

中興聖政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
景唐太宗當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陛下聖學高妙魚鱗斷
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臣正等曰矜虛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
殊效夫惟高談遠古遠慕鴻荒思欲超然遐舉於三五之上者
其名非不甚美然責之成效終莫能致也漢文帝曰早之無甚
高論今今可行也崔寔曰當今不必純法八代體充蹈弊其言
雖若淺陋而寔用存焉太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
三咸五視古無前而日三五恐未易及至漢文景唐太宗所優
為也則曰當力行之豈非虛名而務寔用之謂
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于太上皇帝見之矣

已丑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狄流特贈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

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康間為并代雲中等路廉訪使者太厚
之陷死焉其家訴于朝乃有是命 庚寅 御史中丞常同克顯

謨閣直學士知潮州中書舍人潘良貴克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

觀免謝辭先是趙鼎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亦所以為

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為非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既出

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上怒作色顧鼎曰

固知致遠必繳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與諸善 趙鼎

曰時蓋有先人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相秦檜留身
事甚久既退鼎叩之曰上無以前日之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
患相公不耳鼎 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在
乃信而不疑

軍前守節不屈乞優卹其家以為忠義之勸許之偽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為汴京行臺尚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重其節上因倫

行錫以黃金茶藥馬賜朴黃金等事以附傳修入辛卯尚書戶部侍郎向

子諲克微猷閣直學士知平州府子諲請致仕疏三上乃命出守

子諲入辭備錄摺前奏對之語已見六未及所以稍久之故且言潘

良貴初不聞所論何事輒有糾彈陛下猶與臣畢其說而後退竊

見良貴待人之章乃謂以無益之言久煩聖聽欲乞將上件事迹

宣付記注庶幾不累聖德從之子諲此章以八月庚申付出今并附此右正言李

誼試右諫議大夫癸巳秘書省校書郎孫道夫知懷安軍先

是席益為四川大師奏以湖南軍屯于成都益既以憂去道夫見

輔臣論自漢唐以來據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

無警益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

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人行往來之費公

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得意者願且止之以息浮費丙申直

秘閣都大主管成都守路茶馬監牧公事張源為四川轉運副使

魚權茶馬監牧公事直徽猷閣四川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高

士瑰為四川轉運判官自成都移司利州士瑰未至官丁憂詔起

復士瑰以十月九日起復此以本司題名增入日歷無之左從事郎新漳州州學教授李

經特改左宣義郎經綱弟也嘗除太學博士未上而省至是召對

遂以為秘書省校書郎經除校書在是月壬子丁酉金國人使烏麥噶

思謀等入辭上每及梓官事必掩泣群臣無不感動思謀為右副
元帥宗弼所信動靜皆咨之後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 進士
及弟黃公度為左承事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
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授京官自是以為例
戊戌 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使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
數趙鼎答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
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為界乃淵舊約非出今日且以舊河
為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清河非大河也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
當絕倫受之而去 此據趙鼎事寔 庚子 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

曰朕本用卿直學士院而趙鼎薦呂本中他日本中罷則用卿矣
上又曰卿與樓炤皆朕親擢中書事有當論即奏來如張致遠呂
本中皆作附麗計首人誰不由宰相進致遠亦太甚上久之曰李
授之進易解朝廷議與一職名本中毅然欲繳既而知授之乃趙
鼎為諸生時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潘良貴事如
何如淵白良貴不為無失然素忠直望陛下優容上色不平如淵
曰天下事未有不起於微者此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
者臣恐朋黨之議由此起上曰朋黨之說果已有之數日前趙鼎
言聞朕要用周秘為中丞陳公輔為諫議朕何嘗有此意如淵曰
聞李誼亦嘗有章劾良貴今陛下擢誼為諫議臣乃知陛下罪同
者在其論事前後相戾而不在良貴也上唯唯 此據如淵退朝錄 丁未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克樞密院都統制依舊鎮江府駐劄
辛卯 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
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顏節制先是宗顏乞令錫更戍上曰錫有
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
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癸
丑 左從事郎秘書省正字馮史館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宜義郎
制曰紹聖元符之間姦人得志首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為
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泰陵孝治之風失神祖勵精之意凡是
群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之今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寔
駭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如圭承外家之學懷疾邪之心

維此二代之書遂為不刊之典改秩之寵歟有故常尚悉所聞以
究而事如圭胡安國姊子也 近制三衙管軍更日內宿 事見建

十月至是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 今年四月癸未 惟權馬軍司公事解

潛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輪潛又言今來無事乞依東京舊例乃

詔潛權免只分輪統制官右諫議大夫李誼聞之引晉唐故事奏

且言今萬騎時廵宮闕非曩之壯大禁衛非曩之衆多內外之患

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于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為宗社之慮則未

安也望今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上嚴宸極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

世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 世良權步司日歷不見勾龍如淵

三衙內有世良名未知以 是月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
何日除今因內宿事附見

府遂會州陝宣撫副司吳玠于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飢餓者千百擁馬首而噪玠大怒謂曰吾當先斬勾光祖然後自劾以諭汝輩光祖時以直秘閣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大帥故不肯相下誠意不通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權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晚事使我憂懣豁然世將行之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于市餘怒尚如此先是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斛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息義開諭且貸開州守將孫渥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所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

大帥席益轉股摺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便之

玠欲斬勾光祖事以費士戴蜀口用

兵錄增入或曰玠初欲斬四路漕臣幕客止之曰轉運使皆上所命而宣撫擅斬之是跋扈也玠乃止猶斬其都史

八月

乙卯按是月甲寅朔宗正少卿蕭振試侍御史

詔右承事郎陳淵爭臣

權從孫學術通達國體特賜同進士出身淵時以選人監獄廟名

對政京秩遂以為秘書丞

淵改官在七月丁亥入館在八月

丙辰 考功員外

郎鄭剛中言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于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郡有罪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聞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猶請于監司監司請六部六部請聖旨作聖旨奪之

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
苛察之怨日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歸諸色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
乎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予奪之際自有成書無
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之上納
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 戊午 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
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尚虞疆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
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遺奔衝為守備者或至
闕略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圍之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
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嚴飭厲城明告都曲臨事必戒無忘
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

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 大常諡故追復龍圖閣學士錢勰曰文

肅用其子徽猷閣待制伯言請也

勰吳越王宏侖曾孫元祐翰
林學士黨籍從官第十一人

已未 進士徐士龍上書論事詔倍賜束帛 庚申上與趙鼎語
及瑤華誣謗因言有一內侍頗能道當時事所謂雷公式者止是
一漆木盤子如今日發課看命盤子之類厭魅之端實起於昭慈
之妹六未人者一日福慶公主病六夫人取道家符水以入昭慈
問所從來取符焚之自是禁中相傳有厭勝之事及公主疾甚忽
於簾間得紙錢昭慈見而惡之或謂自媿好所持來自是頗有疑
心上曰以此數事觀之既有疑似故姦人得以進誣罔之說此哲
宗聖聽所以惑也鼎曰借使實有之止是婦人求媚之事與前世

巫蠱呪咀不同何足深罪上曰然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韓肖胄知常州 殿中侍御史張絢試宗正少卿絢感疾不
朝力丐奉祠故有是命 左從事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高布特
改左宜義郎以薦對也俄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布除正字在九月 辛酉
輔臣進呈左朝散大夫吳說曾與苗傅輩歎密屢為言事之臣彈
劾十年不得調上因語宰執曰說累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
可諭言官員釁被廢之人或已嘗行遣勿復再有論列 壬戌
端明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章誼卒詔以留守建康之勞賜其
家銀帛二百疋後謚忠恪 甲子 趙鼎等奏親衛大夫利州觀
察使馬擴將到奉使錄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為人君
不當有此心臣下當進此說外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偏
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時北使已去復命擴以沿海制
置副使屯鎮江故執政及之 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婺州范冲擬
舉江州太平觀以病自請也 乙丑 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兼
侍讀 權尚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兼侍講 徽猷閣侍制江淮荆
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國
朝始分為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祖庸分於
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
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
而議論蜂起上溷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毋甚

賤傷農邁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糶焉降本錢事日歷不載今以十一月十七日戶部供到狀修入丙寅 詔

侍讀曾開讀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

中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

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讀如淵兼侍讀在是月庚辰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

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

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蝕薄五星失序下觸乎地

則蓄及五穀恠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

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御戒之九

成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中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

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

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徃則華夏蠻貊根核鱗介與天下萬

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

所得甚多九成行述云上語侍講陳淵云云按淵紹興十年二月始兼崇政殿說書今併附此但削其名爾丁

卯 集英殿修撰知瀘州柯慤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張澄並陞

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

中書言慤自除權侍郎已滿再歲故並陞之

中興聖政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連南夫奏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為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贓害民豈可不問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于江西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為遠而重其權也檢

察之使為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為遠而勤其行也周利見得
漕廣南上因臨遣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御到所
謂為朕悉愛民若貪贓害民之人卿須按劾有體國愛民者便
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諭宰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
未息使平民不得安居州縣不能存撫致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為
盜可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檢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察之選專
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委鄰路選官上曰二廣去
朝廷遠民間冤滯無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守前去如江浙
近地苟有冤抑不患不聞止令帥司選官則決獄之行勤
矣至於是以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遠類如此

戊辰 監察御史張戒守殿中侍御史前二日上命戒入對遂

有是命 左廸功郎德安府鄴度推官張節夫以招諭劉永壽之

勞特改左承務郎 劉永壽事已見正月辛丑 甲戌 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

呂本中兼史館修撰秘書省正字常明兼史館校勘本中奏曾祖

公著祖希哲皆係元祐黨籍若記錄當時舊事實有妨嫌且使後

來生事之人得以籍口不從 右朝奉郎新知滁州王安道罷時

左廸功郎袁煥章以特奏名賜第乞為諸州教授許之中書舍人

呂本中極論士不知義求利無厭之弊請寢煥章除命又言故事

凡中都官自太學博士改官乞去者皆除諸州簽判當時已號優

寵館職太常博士寺監丞正隨資序深淺大抵多得通判亦少有

得郡去者因論安道等三人資序尚淺未有顯功故皆寢之 丙

子 監察御史黃醵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自請也

丁丑徽宗皇帝實錄開院用故事賜史館官茶酒監修官趙鼎奏

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

皆出於群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劉大

中宣和初知如舉縣時有旨郎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為觀而基包
士民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東裝待罪洎取
旨先帝鄂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
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群臣之罪而蔡京為之首
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禹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
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顧陛下深察
之 戊寅 秘書省著作郎史館校勘何倫為秘書少監先是李
彌正高閎既除郎今年而倫與張嶠皆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
以問趙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乃有此授 秘書省正字凌景
夏為著作佐郎 右承務郎丁騃落致仕騃為上元簿年五十餘
掛冠去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張守言騃學行吏事皆有可觀恬靜
安貧初無疾恙故復令出仕 己卯 左通奉大夫馮射厚卒
庚辰 監察御史李窠為江西宣諭先是上以虔吉等州盜賊未
息議令殿前司遣兵往捕又慮州縣不能撫恤致其不得已為盜
欲先遣御史持黃榜賜諭使之改過歸業俟其不悛然後戮之前
三日以諭宰相至是舉行焉 辛巳 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
等首飾上曰宮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壬
午 秘書省著作郎何倫罷倫既遷少監而殿中侍御史張戒言
張浚入蜀倫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黃潛善乃王黼之黨每
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以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實錄倫攘臂

其間略無所忌後敗乃焚毀戳貼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陛下命群儒訂正史以明國論前宰相張浚徂於習尚遽欲取其書而竄易之是時倫實贊其事以以倫之議論如此今復使之叅預史書已為非宜而况進處中秘之長為東觀諸儒之冠欲其扶持正道不亦難乎侍御史蕭振亦言倫性姿佻浮本無操守奴事張浚川陝十年官為正郎浚作相倫遂入館其後攝左史浚兄滉賜出身公議不以為然中書舍人張燾樓炤皆相繼繳還詞頭倫當行詞既重違浚又恐得罪於公遂操兩可之說搢紳鄙之方浚之專政也欲竄易舊史倫首附其意旨凡所載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倫不自安遂徹

去前日載貼焚之倫之趨操議論不端如此何足以服多士乃出

倫知邳州日歷倫自左宣教郎入館而振劾疏詔右宣義郎李

良輔已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指揮勿行良輔河南人大觀間為零

陵簿以告許胡安國薦范純仁之客由是改官至是來臨安得官

觀而中書舍人呂本中論其宿負以為邪正之間有傷事體伏望

特行貶竄故復奪之王明澤揮塵後錄李良輔者儉人也元符末

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姪家善士也范中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閑艤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浸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為績效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事言之爾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入皆快之明清所云良輔除名事日歷不書當求他書附本年以胡國安行狀考之永州守貳教官乃以安國舉遺逸王繒鄧璋之故連坐且是范純仁之薨已又明

清亦小 誤也 癸未 詔故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特與致仕遺表恩

澤若水之死節上命其家五人至是其母張氏援陳亨伯例有請

兵部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若水忠義顯著又非亨伯之比望特

從所乞以為天下臣子之勸故有是旨焉 是月 御筆和州防

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人言曰並后匹嫡

古以為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負暖之

諂舍不敢奏復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

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

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

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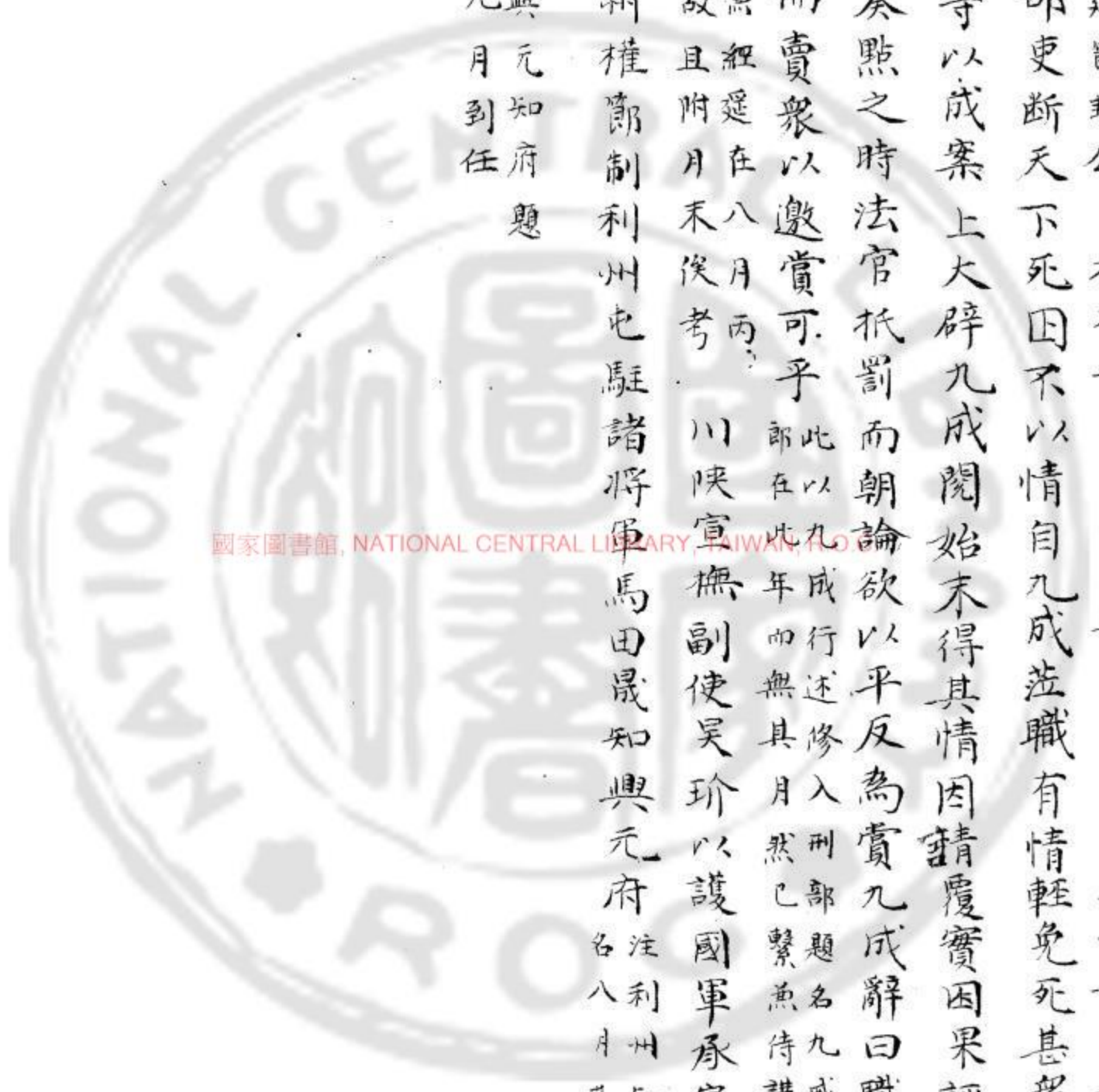
之語豈不聞之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

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

中奏事亦以為命遂寢 此據趙鼎事實又云執政聚議之日
及行不知公之意如何鼎再扣其可否而竟無一言却問鼎意如
何鼎謂已有其辭一名雖未正意亦可知不當更使一人參之翌日
進呈檜不復措辭鼎奏云後數日劉大中參式假亦以此開陳
秦檜亦嘗留身不知所以不能成事議論既一雖天意可回同寅
朝廷惟患所見不同所以不能成事議論既一雖天意可回同寅
協恭其效如此吾輩不可不勉初不疑中如有異論者及鼎上章解
機務上曰留而不去矣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榮國公乃知檜所
稟者不然也方時稽山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曰公嘗說
丙辰罷相之後議論者專以資善堂藉口鼎今日當避嫌公專
自細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檜當同敷
奏也鼎約檜劉大中各將劉子至檜復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
子明日鼎又語檜大中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為首相檜豈敢專公欲
呈鼎奏曰祖宗受天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未可謂無

也但宗子某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某封吳國公却是全吳臣欲
且與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是小孩兒且與放行昂執奏再
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侍三五箇月別
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大氣直謂昂曰公錯了樞密曰樞密與
身數奏明日樞密留身又明日昂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樞與
大塚明何奏上曰大中與鄉一爾疇所云與昂事實小異今並存
月建節封公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
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
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
也奏點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辭曰職在詳
刑而賣衆以邀賞可乎此以九成行述修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
郎在此年而無其月然已繫兼侍講銜九
成兼經筵在八月丙寅故且附月末俟考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護國軍承宣使知
利州權節制利州屯駐諸將軍馬田晟知興元府注利州知州題
名八月九日改

除興元知府題
名九月到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九月按是月丁亥甲申朔侍御史蕭振言近除發運使令糴米以
待闕用其價雖隨時低昂當使官價高於民間仍不加耗及即時
支錢則有以助國寬民詔從之振又言古之賢將皆協力以成功
今陛下舉付之諸將使分屯近甸此係社稷之安危攻之與守全
在諸將協力昔何充所謂賢將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蓋
事同者忌功功同者忌賞自古有之望明詔諸將俾首尾相應唇
齒相依庶幾人人協謀大功克舉也是日振又劾叅知政事劉大
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疏留中不下振本趙

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搢鼎也趙鼎事實云初

力求外補且托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為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

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名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

親為辭尋除南康是必有薦為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

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振去年十二月除浙西憲

此云除 郡小誤 戊子尚書禮部員外郎方庭實考功員外郎鄭剛中並

為監察御史 己丑起復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沿海制置副使

馬擴罷為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時和議將成大目忌言兵事

擴遂巡求退許之徐夢莘北盟會編載擴 庚寅給事中魚史館

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

浚四川監司守倖多出其門及浚敗事又顯立同異反覆無恥如

何掄不端宰執畏輿言初不敢擬而濤攘臂自任欲引躋禁從若

不逐去則濤之植黨不特一掄而已疏留中不出濤聞求去章四

上乃有是命上遣內侍諭令入對奏事踰八刻濤言戒擊臣趙鼎

意也因力詆鼎結臺諫與諸將上頗以為然成都丁記景山遷給

王庶除樞密胡世將制置四川皆濤所引一日太上親書金閣清

溪四大字以賜又而論當以御為相王庶仍佐卿西府因為時宰

所忌屬言路彈擊景山濤字 太常少卿蘇符守起居郎仍魚賢善

也今附此恐當以他書參考 掌贊讀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薛徽言守起居舍人 直

顯謨閣知掌州劉一止試秘書少監 直龍圖閣知撫州石公揆

罷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趙渙至部半年而移獄四十餘處殿中

侍御史張戒論公揆病廢全不任事渙銳意按察而不能安詳過

猶不及乞委宣諭官李杲究實乃黜陟之後杲奏公揆貪殘而渙

偏見自任詔渙奉祠而公揆奪職十一月癸未公揆落職庚子渙

潮州進士夏侯旻上書論海陽令柯權自醫學入官其不法凡

十二事詔憲臣究實以聞 甲午史館上續修哲宗實錄 左迪

功郎樊光遠為秘書省正字 丙申詔知桐城縣魏持已降轉官

指揮勿行以御史張戒論其營田殃民也持本張宗元所薦至是

代還入對故戒論之事祖在去年八月丙申 己亥尚書兵部員外郎王次

翁遷吏部員外郎 太常丞王居修為駕部員外郎 大理寺丞

丁則為工部員外郎 秘書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皞左朝奉郎

林叔豹並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何掄既以簽帖神錄得罪皞不自

安亦求去故有是命 尚書禮部員外郎李良臣知簡州張浚既

得罪蜀士相繼外補惟勾龍如淵施庭堅擢用 秘書著作佐郎

胡珵為著作郎時左奉議郎喻樛免喪趙鼎奏以著作郎召給事

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乃已鼎

忿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此以張戒默記修入秘書省題名樗紹

日從古今因著作 左奉議郎楊椿為秘書省校書郎椿彭山人

舉進士禮部第一累官州縣用趙鼎薦召對椿勸上行仁義建學

校收人材擇將師去贖吏郵民力凡二十餘事遂有是除 庚子

武經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襄陽府武糾進秩一等用岳飛請也

辛丑輔臣奏以武功大夫王默知均州武功大夫康州刺史邢

舜舉知光州上曰今日邊壘內則撫綏外則斥堠二大事未易得

人宜精擇之 辛丑左迪功郎温州州學教授葉琳上書請興太
學其說以為今駐蹕東南百司備具何獨於太學而遲疑且養士
五百人不過費一觀察使之月俸又言漢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
興太學晉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興太學皆未嘗以恢復為辭以
饋餉為解誠以國家之大體在此雖甚倥偬不可緩也事下禮部
既而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今若盡如元豐養士之數則軍食方急
固所未暇若止以十分之一二為率則規模削弱又非天子建學
之體况宗廟社稷俱未營建而遽議三雍之事豈不失先後之序
望俟回蹕汴京或定都他所然後推行從之 乙巳上諭大臣曰

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
極至之論也趙鼎等言當力守此議此據日歷蓋戒本鼎客故主
守日歷又言王庶與趙鼎等
亦以此說為然當力守此議按庶所奏每病趙鼎劉大中持兩端
不應自叛其說臣嘗細考日歷紹興七年八月所載和議本末凡
遣使議論悉是趙鼎所奏七年十二月丙子上日金人能從朕所
求其餘一切非所校鼎曰仰見陛下孝心焦勞檜以屈辱為憤八
年六月己酉上日館待之禮宜稍優厚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
少年八月己酉上日館待之禮宜稍優厚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
之心此人臣之忠也十二月戊午秦檜劾子遠遣官往前路與金
使計議使名未正當改江南為宋詔諭馬國信據此則屈已之事
皆鼎贊成之檜實無預天下後世果可欺哉臣詳考其故蓋紹興
十二年己酉日歷皆成於檜子燿之手張孝祥嘗乞改之如言王
庶當力守此議恐亦近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開落
誣今削庶名庶不失實 職初開被召未行乃錄進舊所為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
諸為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為疆弱蜀
之民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

之禍復近閔梁洋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其民皆歸業無殺傷秦
鞏偽地之民使民有後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
歸業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其效可見於期
月會張浚得罪開亦乞奉祠今年至是殿中侍御史張戒論遠方
壅蔽之患且言臣頃在蜀中事時目覩大抵張浚欲之而趙開與
之張浚惡之而趙開和之二人罪惡四川疾苦朝廷不盡知也壅
蔽之害一至於此開之罪狀陛下既已灼知自浚敗以來開獨未
嘗被責端居自若至今為待制伏望聖慈特加貶竄少謝蜀民故
有是命 丁未左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以哲宗實錄成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
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
之 左朝奉大夫段拂知大宗正丞拂江寧人也 戊申宰執言
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群策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上因曰
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為
心何憂不治 壬子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今秋糶
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穀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
公私兩便糶數雖多亦恐無害時已命發運使程邁專掌和糶故
上訓及之 癸丑復置皮剝所以掌鬻官私倒斃牛馬之事其可
為軍器之用者撥赴本所餘入內藏歲為錢二千四百餘緡 是

秋金人徙知許州李成知冀州徙知拱州鄺瓊知博州悉起京畿
陝右係官金銀錢穀轉易北去蓋將有割地之意也劉豫之未廢
也偽麟府路徑畧使折可求因事至雲中左監軍撒離曷密諭以
廢豫立可求之意及是左副元帥魯王昌有割地歸朝廷之議撒
離曷恐可求失望生變因其來見置酒酖之可求歸卒于路此據
張匪
節要及兩國滿年修入熊克小歷附
折可求之死於去年十一月恐太早

冬十月按是月丙辰甲寅朔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
檜上紹興重修祿秩勅令格及申明看詳八百十卷 右朝奉大
夫主管龔慶府仙源縣太極觀邵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
書郎博奉祠居健為以趙鼎薦得名對上諭曰知智能文大臣亦

多言鄉能文者明日顧二相曰邵博不止劄子好詔言皆成文乃

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

不忝祖父故有是命

此指揮以會要
修入日歷無之

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

問賜以禁中金嬰神丹

何麟撰博墓誌稱上顧二相除校書郎可
不試按此時校書郎亦多不試非但博一

人也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充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初侍御史蕭

振劾大中與父不睦人所共知平日分爨而食異屋而居頃自官
所歸單騎省父相值於門不交一語而去及為執政乃建議民間
生男女官支錢五貫欲邀一時姑息之譽而不恤國用如此去年
其父病危棺櫬已具其家遣書報之大中久不答蓋待除命爾大
中取異姓之子為長子不與婚宦其子積憤所致遂失心一日欲

劓刃於大中賴羣卒解救而止大中所以治家者如此何以為國
所以事父者如此何以事君伏望明正典刑以厚風俗又論大中

選調改官本因童貫詭秘刻薄衆所指目疏三上大中乃求去遂

有是命朱勝非秀水聞居錄云劉大中素不養父未嘗同居與父
久別或責其不省勉強一詣見于門首再拜立談頃刻而

退大中為趙鼎黨魁驟遷禮部尚書鼎許以參政父居處州家信
至報其父病不知人已具棺歛大中匿其書鼎力薦果參大政已

而父稍瘳亦不問也其子不平操刀逐大中欲殺之衆救獲免事
頗喧以此罷政天下問而惡之按勝非所云即振章疏中語然大

中在朝中其父歷官州縣故當不同居左宣教郎朱翌為秘書
劾疏所言未必一一皆實更須參考

省正字 戊午左朝奉郎提點洪州玉隆觀林季仲知婺州 辛

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續收到偽知鎮淮軍胡清等官兵干

一百八人詔歸正官並補正 甲子詔自今從官上殿今次臺諫

在面對官之上 乙丑中書舍人兼侍講勾龍如淵兼直學士院

丁卯侍御史蕭振言朝廷支降見濬令經制司糶米而發運使

程邁一例拋與諸州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之百姓即非創司

寬民之本意宜令官自置糶場從之右諫議大夫李誼嘗言祖宗

時發運所領乃轉輸東南之粟以實中都又制茶鹽香礬百貨之

利今皆所不及惟是給以本錢使之糶買然復興一司豈專為此

哉如營田經理之制市易懋遷之法又州縣錢物之陷無所拘賦

歛之橫無所考監司廢格詔條漫不加省宜有稽考臣願俾認六

路而調其盈虛內與戶部相為表裏則劉晏之策可展而不為虛

文不然則糶買一事自可責之諸路漕臣何必創此司哉望下臣

之說於三省講而行之 辛未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
沿者三一擇帥憲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科役
以優給其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於是右諫議大夫李誼
言漢光武時盜賊羣起則慎擇人材以臨千里如潁川則七年以
寇恂為守九年以郭伋為守故卒能掃清以知其所本故也今盜
賊之處在江西則虔吉筠安南在廣東則潮梅循惠南雄在閩則
汀在湖則郴此數郡之守未有能設方畧息盜賊以安民者迂懦
不才往往皆是願詔三省科條其人如不任職即選強明之吏以
代之庶以分陛下南顧之憂焉 壬申皇叔登州防禦使知西外

宗正事士会同知大宗正事 甲戌將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為檢校以傳奉國軍節度使兩浙東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初侍御史蕭振既擊劉大中謂人
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為去就也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
丞相乞去矣明日曰趙丞相般上船矣蓋秦檜之黨以此撼之鼎
猶未深覺其客敕令所刑定官方疇以書勸之曰見幾而作大易
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鼎乃引疾乞免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
乞留鼎不則置之經筵戒奏疏全文見十一月巳丑時檜力勸上屈已議和鼎
持不可繇是卒罷林泉野記云王倫自金還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請遂臣之鼎爭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
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徐夢莘壯盟會編云金人許和上與
二相議之趙鼎執不可一日奏事退秦檜留身奏以講和為使上
曰講和之議臣察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檜曰此不足
與斷大事若陛下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

臣干預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恐未
便望陛下精加思慮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奏事知上意堅
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次和議不許臣下干預上欣然納檜遂罷相
事實云鼎上章乞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據建節事如何鼎又如
前所陳是時若能雷同相徇即留而鼎入許從容奏曰臣昨罷相
不去矣此段詳見今年八月未并注
半年蒙恩召還已見乎宸衷所向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
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
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
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
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持
既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
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
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
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鼎首塗之日
檜奏乞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
排列別筵率執政以待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
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
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
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微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觀傅崧卿黎確皆卒詔贈官推恩如故事兵部侍郎兼權吏部
尚書張燾言確平昔高談忠義號為正人一臨變故遂失臣節北
面邦昌之庭又請邦昌修德以應天察其姦心欲置吾宋宗社何
地哉諸路帥臣領勤王之師將次京城邦昌求奉使以上軍者確
慨然請行遂奉邦昌手書持偽告擁黃旗以往其罪抑可知矣陛
下龍飛嘗加黜責而范宗尹當國力挽偽黨布列朝廷故若確輩

亦參法從忠義之士憤嫉久矣今又曲加贈卹使賞延於後何以示天下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乎為國之道所先政刑政刑不明何

以立國詔確追奪徽猷閣待制其贈官恩澤依條施行按確此時階官在中

大夫依條仍得致仕遺表恩澤二資乙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孫近為翰林學

士承旨瑞明殿學士知洪州李光試吏部尚書前二日上召中書

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草趙鼎免制如淵奏陛下既罷鼎相

則用人材振紀綱必令有以儆動四方如君子當速召小人當顯

黜上曰君子謂誰曰孫近李光上曰近必召如光則趙鼎劉大中

之去皆薦之朕若召則是用此兩人之薦須朕他日自用之如淵

曰此鼎大中姦計也兩人在位時何不薦光及罷去而後薦之意

謂陛下采公言必用光故以市息耳上又曰小人謂誰曰呂本中

上領之如淵因奏臣向聞陛下言本中與張致遠蓋專為附離計

者今觀本中真小人也致遠似不然如近日喻樛除著作佐郎臣

親見其與宰相辨久之樛鼎腹心士也臣恐陛下過聽以致遠與

本中同科則實不然願陛下察之張戒默記曰趙鼎再相除喻樛

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遂致趙愈曰直徽猷閣

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然致遠猶以朋附趙鼎罪去

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焞再辭

不詳自渡江以來惟天地宗廟之祭用牲牢他悉酒脯而已至

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社稷尚稽血食乞命禮官參酌舊制裁定

從之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

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金庭金主亶復遣簽書宣
徽院事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
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事勢頗大深恐賊情縱發重兵壓境逼脅
陛下別致禮數今當懇請~~蕭哲等~~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戰但
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駢驛以聞上不許
按史此年張通古為使蕭哲副之而明年王倫答金主乃云簽書
蕭哲持國書許歸也或者通古乃元帥撻辣輩就行臺所遣亦未
可知故先書金主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聞者金使之來大臣
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己之勢
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敵情不可以仁
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
不逮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比執政闕員未使斥去
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
朝之節 已邗詔不許庶復上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臣生於陝西
其風漸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
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
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
以支梧縱使金人知陛下專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
成雖曰治戎兵其寔促使和也又况臣賦性愚魯嘗言金人不可
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為大臣自為二三何可使也唐渾瑊馬燧李
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之吐蕃君臣大懼尚結贊謀曰

唐之名將持此三人不去之心為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懇懇
朝廷然之會盟於平涼李晟以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劫罷馬燧
以為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
念又言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寔有嫌妨陛下亦當洞
照底裏今若不自陳稟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陛下國
事何益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
願効尺寸不許魏揆之戊午謹議以庶此疏為第六第七劄子在
馬陵思謀至都堂之前誤也按此疏言王倫還及
近境又言趙鼎劉大中首鼠兩端當在二人罷政之後與王倫未
至行在之前庶於子云今月二十六日奉御筆不許辭免已邪十
月二十六日也故附於此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仲冬上旬至四州上日所議
殊未可解但可和即和不可和則否兵備不容少弛可徧諭諸將

以為之備

中書舍人魚史館修撰兼直學士院呂本中罷侍御

史蕭振言本中外示朴野中藏險噉父好問受張邦昌偽命本中
有詩云受禪碑中無姓名其意蓋欲證父自明爾趙鼎以解易薦
李授之除秘閣本中初不知授之鼎所薦遂怒形於色欲繳還詞
頭已而知出於鼎乃更為授之命美詞其朋比大臣無所守如此
望罷本中以清朝列詔本中提舉江州太平觀 壬午故武翼郎
吳近贈宣州觀察使以才人之父特優之也



建炎元年

建炎要錄卷一百二十三

十有一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新知處州劉大中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大中既罷侍御史蕭振復言陛下既已斥逐大中而章䟽留
之三省臣恐去位之臣飾詞惑衆天下之人疑為中傷非所以公
示好惡於天下乞報行論列大中章䟽自今臣僚被論便應以所
言之事議罰不得旋請官祠假善去之名以蓋愆惡故是有命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
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摹數易士知其不久則肆為同異而亡
忌憚吏知其不久則專為苟簡以幸蔽欺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
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員乃擇賢之時望考以聖心



參以公論僮選而得天下之才則責之專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
臣備位言責不敢復避形迹惟陛下察焉

諡此疏不得其日以疏
中有參政閱員之語故

且附孫近除
命之前俟考

甲申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秦檜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
也 翰林學士承旨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
臣非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
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
而且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
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
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

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
却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
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
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
亦願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地捨此
復何招諭之有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能偷
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
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乙酉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勾龍如淵言昔福建四川廣東凡八
路以其去朝廷之遠士艱於往來而以銓法付在漕司自車駕南

幸而二廣福建則舉而歸之吏部矣惟四川漕司差注之法獨在
是以蜀之人凡安貧守分無知已在朝廷者仕宦止於通判而奔
近執要之人今日改官明日得倅又明日得守望參酌祖宗之制
凡四川守倅如何等闕合還堂選立為定格毋相侵紊詔吏部措
置詔犯私鹽除流配依本法外徒以下並令衆五日其後湖北
提舉司言本路係省茶地分綠茶鹽事屬一體乞犯茶人依此指
揮從之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八日湖北提舉司所申修入徽猷閣待制江常以
毋憂免至是卒于泉州

丙戌秦檜監修國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罷初趙
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金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

我不備今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
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且同檜成此
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
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
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九成從容言於帝曰敵情
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檜問九
成在經筵講書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
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
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恠也既而九成再章
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觀免謝辭 詔建州鄉貢進士劉勉之令中書後省召試策
一道勉之初以張致遠呂本中薦其學行召赴都堂乃有是命勉
之引疾而歸勉之初見今年四月

丁亥詔左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閣門事藍公佐接伴大金人使
過界埃接伴官右司員外郎范同等到日交割是日京東淮東宣
撫處置使韓世忠復言恐金人詔諭之後遣使往來不絕其如禮
物以致供饋賜予蠹耗國用財計闕乏贍軍不給則經所謂不
戰而屈人之兵望宣諭大臣委曲講議貴在得中以全國體 詔
諸路帥司各選委強明官一員將本路見禁一年已上公事專一
催趣結勘仍逐旋具已勘結名件申省以大理寺言諸路多滯獄
故也

戊子司農少卿徐林直顯謨閣為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從所請也
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兵部員外郎呂用中上疏辭
父好問受偽命之謗且言金人偽立邦昌好問陰募遣使臣李進
冒重圍齎帛書往河北求今上所在若使事少敗露則必闔家盡
遭屠戮與夫自經溝瀆身享美名子孫獲厚祿校量利害孰重孰
輕乞錄送史館從之

己丑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周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
鼎也戒疏曰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
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

鼎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爭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問已深鼎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強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為可慮爾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忍事如鼎者絕少爭權者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若但作逐異已而遷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顏復見士夫人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為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之鼎若有負於陛下者面誠教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乃薄俗可欺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筵少俟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寧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鼎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惜

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迹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為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鼎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在臣計則幸鼎之去為便在陛下計則眾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於陛下鼎聞之縮頸吐舌搖手人傳以為笑蓋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趙鼎復相植黨亦急凡凶險刑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趙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為臺屬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邊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由其黨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等罷論秦檜十事他書不見胡銓事則初少師劉光世罷軍政上命賜第一區至不在此時正論蓋誤是中書舍人勾龍如淵駁之上曰今營繕實難但光世罷兵柄奉

朝請若恩禮稍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効力矣卒賜第

庚寅尚書戶部員外郎霍彞守司農少卿 樞密院編修官陳康

伯為屯田員外郎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趙雍充樞密院編修官

是日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金人頗有善意朕即位十年以敵禍未平兵革饋餉重困民力曾無惠澤及於天下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樞密副使王庶言日者王倫再以和議出使臣嘗以為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既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之事陛下雖以臣為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并賞張華賈充唐憲宗相裴度罷李逢吉得失為鑒許臣自免退服田畝不許庶

又言自昔禦戎雖時有不同大畧唯和與戰一言而已今天下遭
金人荼毒虐劉者十過八九天子駐蹕南北屯兵阻險自固不敢
渡淮以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
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慢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
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是之弱雖三尺
之童皆知之王倫之來反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於古則不合
審於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蹤迹可見獨陛下
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於孝思弗虞
此姦謀也臣試更為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彼外訐內叛上下
携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以幸寧息遠不一二載近或朞月必
別生事此固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於奔命財賦竭於
資送將士軍卒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迎歲月廢於無益事勢至
此非特敵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
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
不靖者正謂此爾且敵人雖無知豈不戒吳越之事乎寧肯付我
土地與我兵馬使復不戴天之讐耶臣不敢飾非以質前說若復
關陝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省之日豈臣所
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宴安酖毒必至噬臍矣
昔楚懷王惑於張儀之口卒為秦所拘使其子孫啣涕忍耻以事
仇讎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踪跡詭秘終恐養成厲階

滋蔓難圖悔何可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今圖不遠而復尚可
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可深言耶

辛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得泗州申詔諭使先遣
到銀牌即君言須要接伴跪膝塔墀州縣官拜詔若不如是定復
回接伴不肯本州取接官兵歸州臣切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實
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要接伴跪膝塔墀州縣拜詔如此即是使
人經過一道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兼既立此
題目意在難從收拾釁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橫決有重兵在後專
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數更重萬一俯從外則四方
解體內則恐失人心定須別有難從須索如何應副事體至大伏
望以國體為重深加計慮孰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 召端
明殿學士知常州韓肖胄赴行在將遣報聘也
壬辰召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赴行
在將使守河南也

是日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今續體探得銀牌即君
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偽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
豫相待禮數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數並是大金闕下定到臣切
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
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曉夕寔不遑安以臣愚見萬
一陛下輕賜俯從即是金人以詔諭為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

若果有寔心欲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闊略細故各存大體今使
人所未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欲生釁端臣雖聞欲還陞
下関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寔欲交割若却要山東河北等路軍
民歸業豈可遣發此聲一出人心搖動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
然兵民事力尚可枝梧况諸軍將士訓習之久覩此摺辱少加激
勵豈無關心若隨從稍有失當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深慮人心
離散士氣凋沮日後臨敵如何賈勇若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
之禮其軍民定須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悔將何及今若待其
重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事力申嚴將士為必戰
之計以伐其謀免貽後患臣邇遠庸材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今正
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効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
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
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係金人偽立而陛下聖
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寶豈可相同顯見故為無禮全失去就
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時上親劄付世忠令差人防護北使往
回不啻少有疎虞仍嚴戒將佐及所差人不得分毫生事
癸巳世忠復言傳聞金人欲還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實情設若果
肯交割萬一却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遣發縱
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來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中外諒陛
下亦難依從大槩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偽甘言以相吸賺盡欲

陛下先失天下人心繼為大舉臣晝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自速後患疏入上優詔答之 微猷閣待制知臨安府張澄言臨安古都會引江為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舟楫往來為利甚博歲久堙塞民頗病之頃由陛對嘗冒天聽乞因農隙略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至于今未克行之今駐驛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船者百倍前日所計特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臣再行講究更不調夫興工乞刷那兩浙諸州壯民及廂兵共千人赴本府量度緊慢開濬以工程計之半年之外河流無壅塞矣從之 初新知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少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謀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言初行鈔法時官鹽本每斤六錢客人鈔錢三十二錢有半今薪米益貴鹽本錢斤為十有七比舊至三倍而建汀南劍州郡武軍遣衙前運鹽貨賣每斤百錢自水脚糜費之餘所贏無幾若以其半行小鈔則每斤又增上供九錢通舊為六十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甲午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切詳金人本朝結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熾盛賊情窺伺已踰十年朝夕謀畫意在吞并今遣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關陝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曾遭毒殺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思熟慮但恐以交割諸路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漢

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有無厭難從須索盡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為大舉今國家避地東南目前軍勢賊尚隄防雖謀吞并未敢輕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我兵勢其賊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况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真寔交割資助我用顯是巧賜甘言以相誑賺切恐使人暗齷陛下禮數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決委非細事望許臣輕騎星夜暫赴行朝面稟聖訓以盡曲折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至行在倫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仍令日下赴內殿奏事起居郎兼資善堂贊讀蘇符為中書舍人免召試陞翊善將俾副王倫也

戊戌監察御史鄭剛中遷殿中侍御史召直秘閣新知筠州高公繪赴行在將使介聘也是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焯稱疾在告遂臥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符充副使並日下出門符稱疾不受給事中兼侍講張致遠充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從所請也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依所乞提舉江州太平觀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庶之奏曰臣切詳王倫之歸以為和好可成故地可復

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
早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腸止知
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目今金人利害言之請和為上遣
使次之用兵為下何以言之金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
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
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主幼權分有
患失之慮此所以請和為上也金人滅大遼蕩中原信使往來
曾無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迹敗露杌隳
不安故重報使人以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
我之心腹急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為此所以遣使為次也金人
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發之軍
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有覆巢之虞率衆深入不無倒戈之
慮又淮上荒虛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
時所以用兵為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為得計吾方信之不疑
墮其術中惟恐不如所欲臣不敢効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
後世之名於國何補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天下幸甚臣蒙陛下過聽擢置樞庭言雖忠而不適於時
慮雖深而不明乎變愚魯自信滯固不移臣亦自厭其遲鈍况他
人乎兼自今冬以來疾疹交作精神昏耗脚膝重脛若猶貪冒寵
榮不知退避罪戾之來所不可追陛下雖欲保全有所不能伏望

矜臣衰憊保臣始終俾解職事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便醫藥
上乃許之 左朝奉郎張廣為秘書省著作佐郎廣德興人知廣
德軍以薦者得召見論當今之法其未便者有二皆前日言利之
臣不究本末急近效而昧遠圖所謂營田贍軍酒庫是也今營田
悉藉於官還定之民執空契坐視故土而不得復戶部轉運司聞
失賦稅號為逃閣者不知每歲幾何其視營田誰得誰失此營田
之未便者也諸州承認大軍月椿之費常苦不繼朝廷置贍軍酒
庫本以佐之今但許取撥一分而已積日既久利源侵奪此贍軍
酒庫之未便者也若謂未可遽罷則莫若許歸業之民漸認故土
而取榷酤所入之贏盡以佐諸州月椿之數則得矣事下戶工部
後不行廣疏以是月
甲申行下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逢汝霖直秘閣以宣
諭官李杲言其勞績也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
沉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
求和在庭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
是禮部侍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考
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服貶
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夫敵
人巨測不可保也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
之驗不待考諸古而可知况今敵人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

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糗糧簡雙丁無非為入犯之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托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果有休兵息民之意則梓宮自當即還和議一言可決何必紛紛為他說乎竊聞敵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瑕釁耳非講和也本以迎梓宮而遣使今乃反致釁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為心以楚為戒無忘大耻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內外臣寮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至失誤庶無後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壽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白上下此詔焉胡銓封事稱秦檜建白令侍從寶文閣直學士知台州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中書舍人樓焯試給事中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焞固辭不拜宗正少卿張詢為太常少卿日歷無此本寺題尹焞改除遂書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言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寔別無符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為適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

將臣重置典憲以為狂妄之戒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上賜以手劄曰朕勉從人欲嗣有大器而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禁尚爾隔絕兄弟宗族未遂會聚十餘年間兵民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為心所宜屈己和我以圖所欲賴卿同心其克有濟卿其保護來使無致踈虞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檜惡之

壬寅兵部侍郎魚樞吏部尚書張燾言臣竊惟敵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未敢以為信然國人未敢以為信然竊考其說蓋以謂彼非畏我兵甲之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豫人心遂疑懼我秉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為深讐非施大恩于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上下厭兵為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敵帥屢死新帥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敵計果出於此可謂善自為謀矣陛下所以必信無疑遂欲屈而聽之也然茲事體大振古所無豈敵能為寔閔天意臣請一為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

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敵師
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鄴瓊
雖叛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
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
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修
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
無不利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
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
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
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既已及境勢難固拒使其果有願和之
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強我以
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已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何患乎不成如
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以必不可
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讐之志乎便當責
以大義杜絕其來修政事謹邊防厲將士俟天休命起而應之此
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羣臣類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
斷自淵衷毋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而已若乃略國家之大耻置
宗社之深讐躬率臣民屈膝夷狄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
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
必不至為敵人所給方且熟議必非詐偽然後可從如其不然當

再遣使審問虛寔而拘留其使人燾頓首謝 吏部侍郎晏敷復言自古夷狄為中國患世皆有之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夷狄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然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也大金兩次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也且幣重而言甘烏知非誘我也此不可不疑也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不得休息意欲屈己就和此誠聖人之用心也然所謂屈己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為也儻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矣且以目前可見者言之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儻欲陛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詔令授陛下兩鎮節鉞封陞下一王號還可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用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用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畧舉此數事則過此以往可推而知之儻謂今日許和出彼誠意或別有道理今日小屈之後更無他事可慮則臣所不能知萬一有如臣所言則自今以往一事有不順從者彼便可以違命之罪加我矣尚何梓宮可保必得乎皇族可保必還乎地界可保必守

乎如此則休息之期當益遠矣且我之所急者梓宮也宗族也而敵獨先以地界來議則事之可疑者亦多矣何則以河為界敵亦謂我未必能守一也使我捨江淮之險而趨平地二也西北之人懷土者皆使散走三也如此梓宮宗族牽制我矣小有違異即釁端也審如是則社稷之存亡在敵掌握爾陛下必欲屈己就和願陛下周思而熟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已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所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臣又竊料專以和議為是者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敵之詔令必有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敵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然則屈己之事誠不可不審而後行也使敵知我不憚用兵則和或有可議之理然則屈己之事似未輕易許也願陛下加聖心焉 權吏部侍郎魏 砭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己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偽齊使之屈膝受令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今需於我未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令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既為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于茲天命有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不復有所須其誠然耶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為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為不可從之事先有

所要則其詭詐之情固可見矣儻或輕從之屈膝受令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禁人裹甲吐蕃劫盟前史載之詳矣庸可不慮乎且禮經復讐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為天子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考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敵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騎侵淮甸矣天啓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為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敵人約再遣使為恐迫之語陛下悟其姦計不復再遣敵遂引去陛下因敵師之來博詢在廷抑聞孟子有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遏萬民三軍爾縉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縉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

人同來以屈己事日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為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時諸將韓世忠岳飛皆以議和為非計故砮有是言既而砮以夏去

癸卯祕書少監劉一止試起居郎 徽猷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

知平江府向子諲轉一官致仕時金人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諲

不肯拜敵詔乃上章乞致仕秦檜許之此以徐夢莘北盟會編

世忠劄子今續體探得銀牌即君立候詔諭迺界接伴於界首望北拜奏聖宮萬福再五拜訖只在位立候詔諭使馬過然後上馬隨後行至館中詔諭使面南廟列坐畢令接伴使于階下展狀躬身稱喏了上廳跪勸詔諭使酒及所過州縣官吏迎詔拜詔送詔如詔諭使入境一州不依前約禮數即打一州其館伴依接伴禮數按此時金使未入境但于諲聞其說耳夢莘稱張通古平江子諲不拜而請致仕蓋小誤今修潤書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充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庶論金不可和於道

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金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

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敵邪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

乃有是命是日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

以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蓋在上者未

有以表率之故也檜曰風俗如此臣等寔任其責孫近曰陛下聖

德躬行多士狃於習俗未能鄉化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刑以

示勸懲庶幾丕變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于天下國家之

舉者利害參而未明取舍同而未審凡議論所

到亦何怪於紛紛乎善漸者本理以諭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

此盤庚所以教民也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衆志之未孚甚於盤

庚之遷也浮言動衆上之所患風扇表率所責于大臣者何事而

大臣乃欲明政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曾駁和議不

合風旨者皆以鈞許詎刑謹其不變之言貴於必疇平日之謀以示威也豈不深負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大臣誤國甚矣

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學士院勾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方

主議和力贊屈己之說以為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

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單行如淵言於檜曰相公

為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

事遂矣檜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此並據晏敦復纂誌修入給事中

樓炤兼直學士院日歷無此今以本院題名脩入侍御史蕭振權尚書工部侍

郎振乞留王庶故有是命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兼史

館修撰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秘書少監左朝奉大夫

魏良臣行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勝非秀水閩居錄云撻懶統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奉使數問秦檜

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二策出于金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國子

監丞王利用為祕書郎

乙巳端明殿學士韓肖胄提舉萬壽觀肖胄自常州入對遂有是

命

丙午王庶入辭命坐賜茶庶奏臣異議罔切必致人言乞改除宮

觀上不許復溫言論遣之遂召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仇愈赴行

在

丁未左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王縉復直秘閣知常州龍

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集元符庚辰至宣和

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拜藻顯謨閣學士其屬官右

朝散郎鮑延祖左宣義郎孟處義各又進一官 是日樞密院編
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
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
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
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全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
拔之業一旦金人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賈不遠而倫又欲
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
李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全國藩臣之
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
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
胡服異時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
子至無知也指仇敵而使之拜則怫然怒堂堂大相相率而拜仇
敵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迺曰我一屈膝則梓
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
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
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
何如主也况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
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
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

下間閔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內諂議洵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下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簽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寔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一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

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
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
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

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奏市井間喧騰數日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無罪可待

乃復治事
銓遂罷

戊申接伴使范同奏金使遣人議過界上曰若使百姓免於兵革
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愛一己之屈時上下洶洶上手劄付同塗

中稍生事當議編置勾龍如淵退朝錄云時金國遣二使携書來

入界索禮適當號其書曰詔書指吾國曰江南見吾伴使必欲居

堂中而坐使人於一隅所歷州縣必欲使官吏具禮迎其書如吾

中國迎天子詔書之禮且言敵書到行在必欲上再拜親受之上

下洶洶不知所為上親劄付館伴范同途中稍生事當議編置

既而敵使蕭哲與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戎主

起居軍民見者往往流涕此據張燾率從官所上疏修入疏云此

嘗行此禮矣當時外議皆謂蕭哲張通古

入境范同再拜為失體俟再考

禮部侍郎兼侍讀曾

開言臣訪聞敵使在路語接伴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並無遣

使之意江南令王倫來喚我倫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

事商量又以排辦頓次行有里數數怒濡滯出語不遜范同具因

依申朝廷不知既聞此語嘗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節人從在

路恣其出入並無檢察有下節女真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

日夜半押馬過臨平逮曉已至江漲下節一名鄺瓊將官旁觀者

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譏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使本為奉迎

梓宮而王倫之還創生和議疑其不可信故諭倫云若全國果有
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商議倫執陛下聖意遂至哀告求請敵使
得以藉口謂本無來意因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
陵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回日所得敵書已有早遣使人以圖休
息之辭則今敵使豈可謂我呼之而來自當諭館伴官以此語折
之也敵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入我境
已有傲慢侵陵之語就館之後言語禮貌必無遜順願陛下堅前
日之說察其情偽勿輕見之或止令執政與之高議最為得體所
有敵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放出館夫朝廷之事固有
當密如行軍用間已成之謀一或漏泄為害非輕今日之事特未
定也正當大詢於國兼衆智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狙僮之說
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
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僚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兩省侍
從官公共熟議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為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
悔開此疏不得本日因范同奏事附見徐夢平北盟會編又有開
一疏其詞淺俗而魏揆之謹議無之今不取

是日資政殿大學士新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
守入辭命坐賜茶守與顯謨閣待制新知廣州張致遠皆乞黃榜
以招安南安諸盜許之

己酉詔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倚永不收叙先是朱勝非當國
許倚便居倚既還浙西諫官李誼論其罪章上不行後數月乃有

是命誼以今年五月上章不
知許時何以不行也

庚戌北使書狀官行基尚書省主簿魏千運卒于高郵軍賜白金
六百兩張通古等還乃焚其骨而歸

辛亥祕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讐不
與戴天寢苦枕干誓死以報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崩于沙漠去春
凶問既至主上攀號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
拜元樞不以此時建白大義乘六軍痛憤之情與之縞素揮戈北
向以治女真反天逆常之罪顧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宮
甚矣謀之顛錯也春秋之法讐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
之事也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而不
復讎不討賊使神靈啣冤抱恨於地下而不得伸雖得梓宮而葬
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
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于天
下後世未聞發幣遣使祈哀請命以來梓宮於寇讎之手者也女
真用是知我無復讎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
報交使往來至於再至於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亦篤禮
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倫之言曰
女真欲以梓宮母后淵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于我審如是豈惟
足以解吾君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迹
熄五伯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誠信之道望於讐言敵寧

有此理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無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
我之懇請屢矣而寂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尚不我從則其他可知
矣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必謹志而深譏之其法
嚴矣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都
其不可信一也既而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
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
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劫之而
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
囊中物其不信五也彼包藏姦詭而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
我如此之厚哉或者謂金主初立粘罕已死親族離叛契丹復振
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患豈其然乎自
劉豫既廢之後我益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於
我哉是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鏃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詔
諭挾冊命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
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讎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
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
宮屈為皇太后屈為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
於一日志願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
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詔冊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
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宋

君臣上下雖欲求指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遂無地
可葬母后淵聖之輦輅遂無家可歸矣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
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姐
上晉大夫征繕以輔孺子使惡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強秦此古
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弟之念奈何欲
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敵
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淵聖而加兵於我耳
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於其手設若擁梓宮母
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
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
而兄有大造于而國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
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問將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
順從其意者非特無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既敗雖
欲兵之不用其可得乎為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寔未
嘗弛必無意外之患以如圭觀之朝廷以議和之故謂謀臣猛將
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併之於驕庸之帥
又將包羞忍耻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
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謂之不弛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人主下
欺億兆之衆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
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

君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
已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因此拒敵不為無
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眾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勵
瘡痍之餘共雪父兄之耻乃不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
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眾心之憤擁數十萬之
眾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宣和靖康以來為女真
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於鋒鏑恨不得女
真之內鬻而食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如天屬之親萬口籍籍扼腕
忿怒莫不歸罪於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
死且不恤寧避誘怨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固志
士仁人之所願為也若犯眾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誘而
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
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
非所望於相公也檜不答是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
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
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此據秦檜奏疏所載上語於是檜與參知政
事孫近言臣等比以金使及境各進愚計務欲接納適中可以經
久朝廷之體貴在慎密不敢漏言聞銓上章歷詆蓋緣臣等識淺
望輕無以取信於人伏望睿斷早賜誅責以孚眾聽詔荅曰卿等
所陳初無過論朕志固定擇其可行中外或致於憂疑道路未詳

其本末至彼小吏輕詆柄臣久將自明何罪之有至是乃議責銓
檜批旨曰北使及境朝廷夙夜講究務欲上下安帖貴得和好久
遠胡銓身為樞屬既有所見自合就使長建白乃狂妄上書語言
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衆劫持朝廷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
名勒停送昭州編管永不收叙令臨安府差使臣兵級押發前去
候到具月日間奏仍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深知朕安民和衆
之意時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
送貶所祕書省正字范如圭與勅令所刑定官方疇見吏部侍郎
晏敦復為銓求援敦復曰頃嘗言秦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
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為敦
復即往見守臣徽猷閣待制張澄語之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
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壬子左通直郎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當銓既竄蘇秦檜孫近又
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欲
望聖慈更加寬宥臺諫勾龍如淵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
銓監昭州益倉銓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
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騰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
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
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此日銓自跋戒諭詔書及紹興正論
參脩銓稱秦檜孫近鄭剛中李誼勾
龍如淵桓半同上殿引致上稍霽威特免昭州之徙而日歷及他
書皆不見臺諫文字銓自記必審但謂如淵為給事中則誤耳正



論云陳剛中任寺丞而銓所記以為敔院二書不同考之日歷六年四月丙午左宣教郎陳剛中除太府寺丞替王師心成資闕而而今太府寺題名皆無二人姓名蓋中間有旨待次者皆有罷故也敔院題名起於紹興十六年亦無剛中姓名今且從銓所記俟考剛中紹興十年八月壬申行遣

是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與義薨于湖州

建炎要錄卷一百二十四

紹興七年十有二月按是月癸丑朔甲寅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趙鼎充醴泉觀使免奉朝請從所請也 中衛大夫貴州防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右軍統制杜琳降橫行遷郡二官琳擅遣士卒過淮採薪為敵人掩執以去韓世忠劾之故有是命

乙卯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隆觀馮楫守宗正少卿假徽猷閣待制為園信計議副使楫既罷歸行至鎮江復召楫入對奏疏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顧所遇如何耳遇經事而可以守常則何以權為遭變事而斲於有濟烏可捨權而不用焉國家自靖

康以來敵人南侵二聖北狩族屬臣民隨寓沙漠宗廟陵寢遙居
偽境繼而太上皇帝訃至梓宮未還豈獨陛下美塋之念造次不
忘凡百臣子孰不痛憤昨緣朝廷遣請上皇梓宮使還道敵人講
和之言從而應之往返通好竊聞比有許還地歸梓宮之報然索
禮太高朝廷未有所處使人躊躇境上而稽於過界道途之議皆
云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咸欲奉兵
以示威臣恐此聲若出萬一有妨和議則幾會何時可復得耶使
金人無還地歸梓宮之意固不敢自屈以奉彼如或有之是陛下
之屈迺為父母兄弟宗廟陵寢祖宗境土族屬臣民而屈耳為父
母兄弟宗廟陵寢是屈而行孝弟也為祖宗境土族屬臣民屈而
施仁慈也陛下少降其禮而能返父母兄弟族屬臣民於舊都還
祖宗境土於版籍復宗廟陵寢於邦內一舉而兼備孝弟仁慈之
四德自古帝王之用心何以加於此乎然所謂屈者豈真我辱哉
循斯項之權耳迺伸之階也會稽之後勾踐屈於吳王卒能破吳
鴻門之會高祖屈於項羽卒能興漢然則茲屈也非所以為伸歟
假如諸大將不許陛下降禮以就之自非同心協謀一戎衣可以
空敵庭然後上皇梓宮可還太母淵聖盞輿可復族屬臣民可返
宗廟陵寢可安臣恐敵廷未易遽空也借能空之兩國又須交兵
殘害億萬生靈之性命而後底定豈若不血一刃而遂如所欲乎
臣願陛下毋惑士大夫之言毋徇諸將之議斷自淵衷度利多害

少則行之儻陛下頃少降萬乘之尊果得金人草心歸上皇之梓宮還太母淵聖之靈駕返我族屬臣民復我故疆境土則是陛下於十有餘年渺茫懷想之中一日之間母子兄弟復得相見宗廟陵寢復得奉祀族屬臣民復得綏睦臣謂累世南面之樂未有如陛下今日之樂也臣所以不避忌諱而妄為陛下陳之雖然自古和不能獨成有威然後能成其和而有威其和乃固如專任和而廢威使彼以信來夫復何疑其或繼之以詐將何以待之哉臣願陛下論使人篤於講和勅將帥嚴於脩備責效於使人歸功於將帥降禮以成和議嚴備以固和好如是則有萬全之功無不測之患矣工覽跪即日除檄故官與王倫偕見使人議事

庚辰詔曰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茲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已徒以為親雖恚意於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好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梓宮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軍民之重困深惟所處務適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或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為克悖初投匭而未出已騰藁而四傳導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儻誠心於體國但合輸忠惟專意於取名故茲眩衆閔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可久之大計時秦檜忍言者不已故白上下此詔以戒諭之 檢校傳

傳慶遠軍節度使郭仲荀提舉醴泉觀仲荀既入見遂有是命
尚書戶部員外郎錢觀復罷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觀復性資陰
狠臺章數論其短執政庇而留之劉大中喪子觀復隨其柩宿於
城外廉耻不立故絀

丁巳太府少卿耿自求直顯謨閣知常州 軍器監丞李若虛守
尚書戶部員外郎 直徽猷閣提舉華州雲臺觀汪召嗣知撫州
戊午秦檜奏大金使名未正乞令人與計議改江南為宋詔諭為
國信如不受封冊不遣泛使皆當先事言之上曰朕受祖宗二百
年基業為臣民推戴已踰十年豈肯受其封冊兼畫疆之後兩國
各自守境每事不相關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時不許往來
朕計已定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剛言臣竊見
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乃
以江南詔諭為名不着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
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
先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
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
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
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初不得其要約今
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責
寔已自乖戾則其所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語而可知臣在遠

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
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
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
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
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
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
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
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陵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
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
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自振不得已而為此亦無
柰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
尚足以有為豈可憇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
服祈求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詔
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而從之 試尚書禮部
侍郎曾開充寶文閣待制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
事大係安危關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
亡爾檜矍然驚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左奉議郎林待聘試太府小卿 進士顏師與特補右廸功郎師
與卓兄也上以真鄉故官卓等三人卓端死故改命焉 故左中
大夫李回再復資政殿學士以其妻郭氏訟劉大中挾情報怨也

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回嘗受張邦昌偽命執政今來
恩命竊恐公議紛然不允詔劉大中所劾無寔盡還職名依條與
恩澤其從偽一節竦與范宗尹謝克家別取旨秦檜恨二人不已
故因事及之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特以和議初
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上意亦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
若同押榜浮議自息上乃許之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上疏以振
紀綱辨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事為獻詔
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先是有詔觀文殿學士孟庾提舉萬壽觀
赴行在如淵入對論庾已試罔功難以更加器使上曰朕蓋欲遣
庾奉使上又厲聲曰在朝莫更有小人如淵曰如趙鼎為相隳盡
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
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職善罷去上曰卿如
何不論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庾之名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
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庾一人以正今日公論其他一一容臣為
陛下別白之上色稍解翌日以庾知嚴州孟庾初名及除日歷全
不見據如淵退朝錄云
爾今因如淵上殿附書之以事考之必在劉大中未落
落職之前大中落職在癸亥去此四日事亦相近也
癸亥秦檜奏呂本中行趙鼎修哲宗史成遷特進詞云謂合奉晉
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為首相於議和通使未嘗不與同議
論今命詞如此皆鼎風旨欲窺伺和議之不成為脫身之計上因

諭已酉年金人南騫之時鼎為臺臣尚欲與金人畫江為界當時
傳言金國遣使來遂留鼎於四明接伴既而盧伸自軍中竄非金
使也鼎追見朕於章安鎮當時豈以議和為非此事張守備見今
守赴江西大帥去尚未還卿可遣書問之檜曰便可錄此聖語付
史館按日歷又云臣檜等退窮歎上明智照臨殿學士提舉臨安
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欺我哉
府洞霄宮劉大中落職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再論其不孝也制
曰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髫之童莫不羞稱不孝豈有居儀
刑之重任為名教之罪人民罔且瞻朕有逸罰大中頃肉過聽擢
在要津猥以小才遂當大用忘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爨煙
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人誰無親咸所切齒其詞起
居郎權中書舍人劉一止所作也 尚書駕部員外郎王居修罷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論居修緣大臣姻故遽叨郎選故黜之 布
衣姚舉上書詔使束帛

甲子詔太府寺丞莫將所上封事通曉世務議論可采令閣門引
見上殿將之書曰臣竊見近者金使求聘且許交河南地界還梓
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益以為詐已而見行人過索禮儀
又肆臆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是乎且夙夜以思天之所以
純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臆度之說少眩聖意陛下惜一日之屈
而墮其初心臣聞夷狄亂華無甚於晉方十六國之長雄於中原
其相吞滅者皆夷狄耳符堅一舉而則於合肥李靖謂非謝元之

善乃符堅之不善蓋時為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
謂養吾兵威一舉而足以滅敵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孟子曰
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
達孝於父母致恭於兄弟敦睦於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天相
陛下之明檢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此危道
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少休兵矣夫國虛則民
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此今日四川
之事大可慮也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於外者可以移於近兵之
冗於食者可以汰而戒興農桑而省饋餉俾四方萬里無科抑休
暢之勞顧不可乎今閉市重斂商賈不通財貨彫虛錢寶空乏公
私掃地赤立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
變驚擾之習為阜民歸遷徙之勞為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
之安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喻焉蓋亦
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早辭而益幣者進也臣
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靖敵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倘
徬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早辭也敵以和應出於寔矣在我
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耳非譎竒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
臣於此多有說焉使獲奉清閑之燕以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寔天
下之幸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選郡宗室十八員歲撥工供米五百斛

令同判大宗正事士儂均給之以士儂言宗室俸薄者不足於糴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錢伯言卒于嚴州

丙寅資政殿學士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庶之罪以為薦用非人屢遭繳駁而歸罪後驕蹇自恣不下堂廡而倨見從官傾耳側足惟幸王倫不還和議不成使人及境而色大沮於是始有求去之請也庶本趙鼎所薦方劉大中之去庶已不安鼎之將去庶愈不安變詐百出營救萬方謂鼎不逐朝臣為不成宰相手段交結張戒一日曰此子不了得一事及其去也乃敢冒言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伏望重行竄削以明庶欺君罔上愚弄天下之罪制曰庶大言以惑衆小智以

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懷成之意倘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由遂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其詞亦劉一止所行也尚書考功員外郎李彌正禮部員外郎高閎並罷御史論彌正閎與修神祖寔錄元豐之法元祐之政二事也范冲以元祐史臣之後而膺論撰之職則雖曰盡公終亦致疑此趙鼎之失也厥書既成閱日已久縱有得失後之作史者尚得而去取之必建重修之議此張浚之過也彌正舊校勘官閎為史官本非所長者也至趙鼎再相彌正乃以前日之罷為不易逢之機閎以前日之舉為不得已之事誣謾反乘以儒濟姦伏望特行罷黜以戒在位故二人並罷

日歷直作臣寮工言而有謹按字恐是鄭剛中疏

樞密院編

修官趙雍上書曰臣伏見金使到闕朝見之禮彌旬未決宰執臺
諫定長久之策未得其中意者陛下以梓宮未還母兄在遠急於
迎見或欲少抑禮節以全大倫此宜羣臣庶民仰體聖意克贊孝
心何苦立為異論然中國夷狄誠不可亂其禮且金人之禍十五
年矣始者我不習兵望風奔潰其後民心銜痛願雪國耻淮上屢
勝金有懼我死戰之師是以去春哭我以上皇之喪今歲示我以
豫賊之廢使我遭國凶訃則宅憂而弛征伐喜廢豫賊則釋怨而
望和好彼淺近陋隘之術而大臣不能洞照其姦猥相與從事
於遣使彼得以怠我之事我無以乘彼之隙王倫一行使旨屢變
反令邀求將見奴主錯亂冠屨易置天傾地瘳莫甚於此名號一
屈尚可望號令海縣責備臣節休息盜賊固結人心哉况金人肆
禍亘古無比我乃憑一介之使忘千百年無窮之耻更欲自屈不
知其可也周赧王時秦強楚弱楚願和秦約之武關比其至也閉
關奪之使効藩臣之禮居三年懷王發病卒秦歸其喪太子畏秦
復娶秦女以和先正司馬光曰秦之不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
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讎彼之始我以渺茫之梓宮劫我以難
從之稱號母兄未見乃先事讎均之二策孰為得失乎天子之孝
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恩雪難雪之耻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
威立法制為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夷於明堂此陛下之職而羣
公所當盡心也若膝一屈則禮經掃地拜戎不暇一歲遣使再歲

遣使三歲遣使國力大弊所議無期費歲月殫財計失人心我之九廟盡在臣妾當之時陛下雖欲長侍母兄度可如意乎為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為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委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陛下小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臣不勝甚幸

雍所上疏未得本月日且附此或移附金使出入之前

丁卯左宣教郎王楊英為太常博士楊英丹陽人獻所著黼宸箴十二篇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國信計議使王倫言金使作詔諭江南四字名目不正秦檜曰須是見得國書恐封冊事非便上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日歷大臣秦檜奏曰陛下堅守此兩句臣謹按不之手其意欲逃責於後世而妄為此說爾今不取倫又言胡銓上書首欲誅臣乞正昂鑊之罪以弭煩言詔倫無罪可待

己巳王倫馮檝同班入對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入對先是王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權主管馬軍司公事解潛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韓世良至都堂見秦檜曰以主上受金書欲行屈已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將若之何退至御史臺以其副上如淵且言今三大將在外它日見責以爾等

為宿衛之臣乃令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如淵告以諸公不須爾他日第令計議使取國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沂中等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如淵具以其言入奏且言今日和議寔陛下以徽宗顯肅皇后梓宮與母兄之重在人國中宸心朝夕不遑寧處遂遣王倫奉使請和今日金人既遣報使賫書而來儻若不受必至歸由於我一日興師彼則有辭此和議固不可壞而禮文之間動輒過當若不度利害勉而從之則堂堂中國一旦遂為敵人屈已如臣管見必遣王倫與使人反復商議取得敵書納入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矣上曰果如此即無以加俟以此而付之此並據如淵退朝錄修入如淵所記又曰如淵請對條取敵書之策曰昨日三衙楊沂中韓世良解潛來見臣云某等昨詣都堂與宰執說聞官家受敵書必欲行屈已之禮萬一軍民洶洶即某等彈壓不得有一劄子今將副本來呈中丞此亦非某等生事蓋緣有大底三箇在外它日問某等云爾等為宿衛之臣如何却使官家行此禮數不知使某等如何辭對其所說大底三箇蓋謂韓世忠張俊岳飛也此言雖似挾持然亦此事涉大利害誠不可輕議臣告以諸公不須如此他日只是令王倫取敵書納入禁中必不行其他禮數三人者以手加額曰若得如此天下萬幸臣所見惟是令倫早開諭使人取得敵書納入最為良策

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秦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閩峽之地不過二千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牧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勅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熊克小歷繫之庚午蓋付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諸路月椿最為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為甚

元降指揮許取撥應干上供封椿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
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椿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
不足今江南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逸州主管司專委通判
拘收不許取撥致民不堪命欲下諸路應月椿錢許將諸色錢椿
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蠲畝之民不致失業光又奏今日
急務莫切於理財之政有避其名而因失其實者有無其實而徒
存其名者未易槩舉姑論其大者二事常平之法本出於漢耿壽
昌今州縣錢穀有屬常平司者名色非一悉總於戶部右曹今乃
以王安石之故而廢之既使香鹽司兼領又別差主管官一員有
司莫知適從錢穀因致失陷發運使本以總六路財計以漕輓中
都饋餉為職兵興以來既無轉輸今乃以糴買事委之其本錢無
慮五六十萬緡皆從朝廷給降此國用所以益窘也望罷常平主
管官依舊令香鹽司兼領罷發運司其糴買經制等事令戶部侍
郎專領庶幾名正而事成官省而職舉秦檜進呈上曰月椿事朕
數為趙鼎言之鼎不以為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癸酉祕書省著作郎胡理尚書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松祕
書省著作佐郎張廣凌景夏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常明范如
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
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此是將辱在陛
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

宋宗社死之為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或難臣者
曰彼將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故地重質
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顛顛望之十年而未致者曾無亡天
遺鏃之費一朝而獲雖使主上為是一稽顙屈膝為宜無所愛也
宣與夫新垣衍帝秦倉猝之謀張儀捍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
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成臯之間嘗置太公俎上約高祖降矣
為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遽屈則分羨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
非劉氏有矣唯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上下戮力
焉故至於漢有天下大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而割鴻溝東西
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迫而與我連
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才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間
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撤而戍卒各不下數萬未有可圖之釁彼
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惴然若是何為也哉顧易曉
爾彼狙夫荐食之威動則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喜為和之說以侮
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為
和之說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虜使之至無已時蓋坐弊
敵國疲於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寧猶之可也今年
秋如是矣冬又如如是矣明年又如如是子產之言曰用弊必百兩百
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
之兵屯戍不用斲其憤憾緩急則曰講和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

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衡人金之和使兵家用一勝百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敵使講和之得策其禍亦可勝道哉而況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鏑於父子之親而乃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疎矣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愛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閱之行受夷狄之侮不過曰使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遑恤其他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官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淵聖皇帝何在皆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人者苟或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監甚未遠也當是時累百王倫何補救敗之際而倫之在金為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況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疎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粟無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如圭又言臣竊謂徽宗顯庸

之靈母后淵聖之意所以養養焉庶幾得歸者以陛下身為皇帝
有國有家故也陛下不顧安危輕身以從讎則我國家將為讎敵
所有陛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梓宮輦輅其將安歸女真
自以於陛下為不共戴天之讎雖陛下未能即日報復寧不慮陛
下他日終為之害乎其所以揚言欲以梓宮母后淵聖悉歸於我
者豈誠然哉是欲以計取陛下而除已之害爾陛下縱不愛身奈
宗廟何奈梓宮皇太后何奈淵聖何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南為
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
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賊之臣哉萬一陛下啼天下之情屈
身於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勿謂屈一已便可以得
女真之懽心彼其無厭之求寧有窮已設若擁梓宮而南邀六飛
奉迎于境或強吾母后淵聖為手書以召陛下會于大河之北或
欲易吾之將相去其所惡而用其所愛又欲使其腹心之臣來預
吾之政事如監于方伯之國者又欲使吾散遣戍卒之兵平治險
隘以利其戎車能從乎凡此數者一有不從忿怒之兵必不旋踵
而至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際明諭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
之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若臨敵表東江淮
必足以防侵軼之患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
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鴿原之難陛
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

無所愧怍與夫忍耻事讎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

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弼遜監察御史方庭

寔言之尤力

弼遜庭寔奏疏未得本當訪求增入之

甲戌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韓肖曹以舊職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以肖曹為大金奉表報謝使光山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

錢恂副之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兼

統制本路屯駐軍馬賈和仲罷以參知政事李光劾其輕佻妄作

也

丙子金國詔諭使尚書右司侍郎張通古明威將軍簽書宣徽院

事蕭哲至行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

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是除

胡元質成都丁

記施庭臣除侍御史入謝自陳在朝無授不應意蒙親擢至此太

上日卿身壽所薦弗以相語耶此與張燾劾既所云全不同今不

取命下中外駭愕 詔左朝奉大夫沈該選人陳懋上書可採懋

改合入官該令閣門引見上殿以該獻書言和議也 兵部侍郎

權吏部尚書張燾言陛下信王倫之虛詞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

欲行禮羣臣震懼跼蹐罔措仰惟聖孝通於神明固可使異類革

心惟我之聽然必已得梓宮已得母后已得宗族乃始可議彼此

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凡陛下

之所願欲而加於聖心者當是時也在庭之臣莫能正救曾魯仲

連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乎為臣如此何以生為臣是以

避鈇鉞之誅再干天聽伏望陛下俯詢輿情稍寬聖慮毋務欲速
緩以圖之天下幸甚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殿
中侍御史鄭剛中請至都堂與宰執議事初如淵既見上陳取敵
書之策後數日但聞朝論決欲行屈已之禮軍民時出不平之語
聞之有可駭者上自大臣下至百執事朝夕惴惴恐此禮一行或
音意外之變闔城百姓有終不能寐者而近甸常潤會稽之間
民恚不安於是入奏同誼請對又呼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在法
許臺諫見宰執商議否曰有如淵取視之果然乃入奏即日有旨
並許之此據如淵退朝錄脩入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張通古來時
又欲工而拜金國之詔議未定
故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以為腹心而信之如著龜者也今其為言自己二三事之倪端蓋
亦可見更為陛下仰念祖宗付託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
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耻以思復讎加禮其使厚資遺發諭以必
得事實之意告其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
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
復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勵將士保疆場自治自
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為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
少忍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為而
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為規模一新庶政安徃而不得哉矧我
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

有餘矣釋此不為甘心卑辱之事臣切感之仰惟陛下脫身艱難苦危之中保有國祚一紀于茲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已之議上下皆已解鄧儻遂成屈已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輒敢盡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敢救正而使陛下受屈辱之耻罪亦當死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取自聖旨指揮一止亦言將丞九列驟綴從班人以為將上書附和議而得之臣之誤恩與將同制臣若不言人必以臣自為地而不忠乞併臣罷之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時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在告檜使給事中兼權直學士院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為直院然亦使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

按張燾行述所載執奏施庭臣等除命事與晏敦復行狀全同而魏掞之謹議以此奏為燾所作是時燾以兵侍兼樞吏書而敦復為左選侍郎以事考之則二人同上也

是日臺諫官勾龍如淵等再詣都堂議國

事秦檜曰若王倫高量不聽則如之何如淵曰正恐倫未能辦此亦嘗率易入文字請相公參政親見使人與議庶國事早濟李光曰此固不可憚第一至館中遂有如許禮教如淵曰事固如此然視人主之屈則有間矣光默然遂召國信計議使王倫副使馮檝

至都堂如淵語倫曰公為使人通兩國之好凡事當於敵中反覆
論定安有同敵使到此而後議者倫泣且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
敵中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無它亦
激公使了取書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戊寅如淵與李誼入對
上曰士大夫但為身謀向使在明州時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上
辭色俱厲如淵曰今日事勢與在明州時不同誼曰此事莫須召
三大將來與之商議取其穩當乃可上不答久之曰王倫本奉使
至此亦持兩端秦檜素主此議今亦來求去去則無害它日金人
只來求朕豈來求秦檜二十七日己卯上召倫入對責以取書事
是晚倫見使人商議以一二策動之使人惶恐遂許明日上詔宰
丁丑詔大金遣使前來止為盡割陝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
梓宮母兄親族餘無須索慮士民不知妄煽惑令尚書省榜諭
起居郎劉一止試中書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
居郎將入對遂有是命都省黷黃下吏部試兵部侍郎兼權吏部
尚書張燾試吏部侍郎晏敦復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
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屈已與虜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致
孜孜汲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者上自
朝廷下逮百執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
幾天聽可回卒不致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廷臣乃務迎合輒敢
章力贊此議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之耻覈定定罪殆不

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厩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
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衆論固已嗤鄙之
矣今庭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
腹心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綱紀蔽陛下之耳目乎
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
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姦人也考其平昔奚所
不為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
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愠也今如淵庭臣將革漸已成羣豈國家之
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小杜羣枉之門天下幸
甚至於議和則王倫寔為謀主彼往來敵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
執就館見使人受國書納入人情始安或曰時欲行此禮宰臣秦
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炤炤舉書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
悟於是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即館中受書以歸敵使始知朝廷有
此聞之於王師愈此並據如淵退朝錄脩入如淵又言講和之事繫國利害禮
文之間所當商榷其如大議蓋已素定初不待道塗之言而決也
沈該輕儇俗子素無循行近因上書亦蒙召對深慮希進之人迎
合聖意自此妄有陳獻乘時獵取官職有紊紀綱為害不細望賜
寢罷先是張燾晏敦因論施庭臣莫將除命亦言該莊吏不當由
冗散召對至是遂寢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同直寶文閣提點兩
浙東路刑獄公事從所請也

已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弥遜梁汝嘉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樓炤中書舍人兼資善堂翊善蘓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入

對

按此時兵部侍郎吳表臣館伴新除中書舍人劉一止上奏曰

權禮部侍郎尹焞起居郎莫將未上故從官止此

上奏曰

臣聞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已之事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不以為可民庶不以為可軍士不以為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為可者謂新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土地可得也國人不以為可者謂敵人素多變詐今持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可遽為卑辱之事此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敵果悔禍惟我之從而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室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尚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膝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我之為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敵帥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况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

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愀然变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不必至為敵所紿方且熟議若決非詐偽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寔盡等頓首謝奏盡所草也

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讀尹焞言臣伏見本朝戎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以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國國勢可保設若心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遂使敵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國混一臣妾中國陛下必為此議則人心自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敵人之情專尚姦詐敵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歛及百姓感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舒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庭

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且猶不可况寔降乎臣竊謂陛下痛惜之或以為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舞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為務時近臣皆入燁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及移書秦檜言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尋侵腹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敵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從容榻前力陳大計以謂敵人與我有不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為口寔賈怨誨兵自困自斃豈真忍為此議此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然亦自是未聞敵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敵人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人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子義之語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金國人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上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二策動

之通古亦恐遂請明日此據勾龍如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

處因問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

以對檜悟於是工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此據熊克小歷案以上

如淵議國書時已約畧載入此處又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

為記通古允授國書緣起故複及之趙牲之遺史云金人遣張

檜乃命三省樞密院使朝服乘馬導從通古來要上北而拜詔朝

廷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書于其中拜之至於紛

紛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

檜獨主其事坐于待漏院中置玉輅于殿門之外命三省使服銀

緋服綠樞密院使服紫腰金魚赴館侯使人出則或導或從使人

以為百官也日高通古等始出館馳馬入殿門有親事官一人拽

馬為敵使藤杖擊其首傷竟不肯放通古所持詔其詞不遜上皆

容思之錫賚時上特以皇太后故俯從敵約而檜必欲屈已天下

通古等極厚和錄載金人國書畧云向者建立大齊本以休兵欲

答之期四方寧證奈何八年之間未能安定有失從來援立之意

于云云今行廢然况與滅國絕世聖人所尚過以河南之地俾為

檜何人也再入相位投置張浚而不可之救搖撼趙鼎而不知恆同

已和議者用背已言戰者斥戊午集議問之廷臣廷臣以為不可

問之將臣將臣皆以為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臺諫內而鄉監郎

官外而監司郡守皆以為不可王倫妄語金使移書悖慢且以詔

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而不可王倫妄語金使移書悖慢且以詔

公至欲揭檜首于藁街而新州之行志士飲氣他日韓世忠有伏

兵洪澤劫金使以沮成說也范如圭有日檜不病狂奈何有此檜

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說也范如圭有日檜不病狂奈何有此檜

蓋亦知其一反矣夫以沮成說也范如圭有日檜不病狂奈何有此檜

慮之言有其一則倡孝悌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藉口于孝悌是

蔡京欲行紹述而借繼志述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搖而

要居以三思慮是與安石欲行新法而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搖而

異也然而天聽俯順羣議莫移蓋亦有說耳彼諸公之復有期矣

不可還而梓宮之還今日矣太后不可復而太后之復有期矣

西河之地不可得矣太后不可復而太后之復有期矣

行而無忌憚也孰知夫粘罕捷矣謂敵不足信而太后之復有期矣

以分吾川蜀之兵力也夫粘罕捷矣謂敵不足信而太后之復有期矣

我以艱難理之彼遲以救年而收拾之外猶外府也何其不慮及此
耶黃以主和失之紹興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又為之一機也而
汪秦檜以主和失之紹興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又為之一機也而
天之內至公勝惜哉失之嘗大此二機天有地之外大有義不立使人惟高宗抱終
在內之至公勝惜哉失之嘗大此二機天有地之外大有義不立使人惟高宗抱終
則為避敵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願浩勝非雖內有戰賊之功而外但
為謂諸大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強敵壞和議則
真知此議若先世之沉酣酒色不喜恢復每便退而後心以附秦
府之命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沂中為腹心以附秦
檜之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則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
而南渡百年公論獨切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知義者多矣
定之時而檜獨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未
于其間而檜獨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未
年或數月而檜獨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未
色相與惟晏煇復日之為奸人然向子志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
論曰與檜同時被執單前鮮有生者獨子志於紹興之初與胡安國
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為忠其子寅猶以子志為歸非大嘉能如國
可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日我有言為一策可以聳動

天下今日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日臣臣恐有未便欲望更思慮三
日下三日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日臣臣恐有未便欲望更思慮三
臣下三日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日臣臣恐有未便欲望更思慮三
而人心公議終不可奸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
侍從則桑汝嘉蘓符樓焯張九成曹開李燾晏煇復方庭寔辛次膺
郎官則胡堉朱松張廣凌景夏宰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詹事執
則李剛張浚其他如林李仲范如圭常明許沂潘良貴薛徽言尹
焯趙雍王時行連南夫汪應辰樊光遠交言其不可大將岳飛世
忠亦深言其非計而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二疏都人喧騰數
日不定人心亦可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不復矣謂陝西
則有說矣謂梓官不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不復矣謂陝西
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復得矣謂梓官不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不復矣謂陝西
不能排衆議也然字而乃乞復讎雪耻而使吾君抱終天之痛以
為忠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忠主上以為孝而不知身陷於大不孝
樊先遠所謂金人詭詐不足憂而信寔深可懼其可信愈甚則其
可懼愈甚所謂金人詭詐不足憂而信寔深可懼其可信愈甚則其
勝千萬人之公雖檜亦未如此何也

辛巳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今和議已定將遣某使又將遣某使

自時厥後歲必再三而使者冠蓋益相望於途矣欲望特詔有司
檢照近年體例參酌中制將所得恩例凡使者在鋪及至界首者
比舊減三分之一汴京或燕中者減半直至金國者全破庶幾久
而可行詔三省樞密院照會

是月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次翁試祕書少監

日歷無比今以本省題名附入

恨

恨蠻王歷陞犯嘉州忠鎮寨執寨將茹大猷以歸虛恨乃烏蠻之
別種所居高山之後夷人以高為虛以後為恨故名焉其地東接
馬湖南抵邛部川北接中鎮地方三百里墟落數十天禧以前朝
廷歲以酒食犒勞嘉祐間始入寇遂徙寨於陽山江北以避之紹
聖間已於嘉州博易不許至是遣其徒來忠鎮寨為漢人所殺蠻
益讎恨有判官田二二本新津縣吏也亡命蠻中堂甚歷階為邊
患遂舉族入寇轉掠忠鎮十二村民殆盡 鄜延既陷第六將李
世輔為金右副元帥宗弼所喜累遷知同州及敵廢偽齊世輔乃
與其徒王世忠領遇等潛謀遣使臣白彥忠等持書抵川陝宣撫
副使吳玠使出兵為外應是冬左監軍撒离曷自大同之陝西見
左都監拔朶議割地事撒离曷每遇郡邑必須使將吏妻女侍飲
世輔忿之比過同州世輔乃偽稱足疾伏兵州解因犒其從者醉
而悉殺之遂縛撒离曷上馬欲以南歸敵騎追及之世輔與親校
崔舉拓跋忠等數十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衆
世輔謂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故敵騎尾而不迫世輔度衆寡不

敵乃解撒商昌縛折箭為誓縱之使去時洛水溢世輔無舟不得

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父同州觀察使永奇

及其家百餘人皆為敵所族世輔清澗人也徐夢華北盟會編云

忠謀歸朝為其下告變于折合字董世忠被殺金人西元帥撒商

唱來同州謀殺世輔世輔兵州廉執撒商唱率兵走半塗撒商唱

說世輔日欲執我何姓也世輔曰往江南歸大宋耳撒商唱曰若

往江南江南與大金議和大金以河南之地許歸江南喜於

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信撒商唱

乃於近體褚衣中取出一文字即金國王密發來退地之文世輔

信之遂暫放撒商唱令去世輔出奔為金人所追且行其戰其下

皆盡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此所云與諸書差不同但夢莘繫

今年五月恐太早熊克小雁繫之今秋今從張匪節要附今年冬

更須參考世輔行述稱撒商唱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已移疾不

往撒商唱怒領兵數百人欲以掩世輔而出蓋行述容有潤色也行述

又稱世輔與撒商唱折三箭為誓今翼二

聖還疆土及母殺同州之民今不盡載

是歲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

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舊成都酒務許人戶買撲分認歲課

為錢四萬八千餘緡建炎三年額趙開行隔槽法所增至十四萬六千

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為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益增加至五十

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年數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為三十九萬餘

緡淳熙二年數於是隔槽之法已壞諸郡漸變為官監而民戶坊場率以三年一榜賣公私俱困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歲次己未金熙宗宣天眷二年時已春正月壬午朔詔大金已遣使通和割還故地應官司行移文字務存兩國大體不得輒加詆斥布告中外各令知悉

癸未新除起居郎莫將試司農卿充伴送使侍御使施庭臣守

起居郎庭臣之制有云爾抗忠不回見義能勇此時詔英州羈

管人傳雱許自便以雱建炎初首請出使故也雱坐孔彥舟故流

竄者凡七年

乙酉左通直郎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思慮有所不及言語過當不足深責兼書中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叙則是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

丙戌以金人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炤所草也應河南新復路分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易置山寨土豪等擾與推恩應陝西掌兵官昨緣撫馭失宜致有離散非其平心今來既已歸還各仰安職應進士諸科曾因劉豫偽命得解者並與理為舉數應新復州縣放免苗稅三年差徭五年應兩淮荆襄川陝新舊宣撫使及三衙管軍並特

取旨優異第賞統兵官等第推恩內外諸軍並與犒設張邦昌劉豫僭號背國原其本心實非得已其子孫親屬並令依舊參注無官者仍許應舉軍興以來州縣失守投降之人不以存亡並與叙復子孫依無過人例靖康圍城偽命及因苗傅劉正彥名在罪籍見今拘管編置者並放逐便未經叙用者與叙紹興八年特奏名進士試入第五等人並特依下州文學恩例江浙諸路今年和預買紬絹每疋特免一貫文江西湖廣等路見有盜賊嘯聚去處並許自新前罪一切不問日歷全不載此赦書條件今以紹興請和錄修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事機當復勞于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解

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客左承務郎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吳玠時兼知熙州其幕客擬為表以賀玠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客謝不及責授祕書少監張浚在永州見議和詔書移書參知政事孫近大畧曰魯仲連不肯尊秦為帝且云連寧有蹈東海而死蓋知帝秦之禍發遲而大況我至讎深隙迺欲修好而倖目前少安乎異時歲幣求增而不已使命絡繹以來臨以至更立妃

后變置大臣起罷兵之議建入覲之謀皆或有之矣浚是以伏讀讀詔書不覺戰汗幸公深思密以啟沃又以書抵參知政事李光論之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監公佐為宣州觀察使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此據明年五月倫公佐及報謝使副韓肖胄錢恂各官其家二人賜裝錢有差王倫等與恩澤裝錢在是月庚寅戊子上謂大臣曰祖宗陵寢久淪異域今故地既歸便當遣宗室使相與近臣偕往修奉遂命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與兵部侍郎張燾俱行先是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轉

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上棲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已始怒之熊克小歷稱校書郎范如圭蓋悞如圭明年二月方還校書士優等受命在庚寅克於丁亥寶文閣學士知廣州連南夫上封事曰臣竊惟大金書之亦誤素行欺悔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幾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母弟六宮九族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為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為恩乎况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有不戴天之讐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使盡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詔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剛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罷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代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吾太祖行之

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抵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為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為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効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遣侍從宗臣祇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

詩人徬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封事當在今年二月士儂張燾行之後今因降旨附見南夫南夫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宗正少卿馮檝權尚書禮部侍郎以國信計議之勞也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試宗正少卿詔故追復宣州觀察使曲端貼還合得恩澤已丑詔以黃金一千兩附北使張通古進納兩宮時通古與報謝

使韓肖胄先行而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俟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義肖胄至揚州世忠將郝抃密以告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胡紉紉白之肖胄故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殺之抃棄家依岳飛軍中世忠奏知鄂州范滂縱之滂坐奪官編管汀州仍命鄂州拘滂俟獲抃訖赴貶所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十一年五月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

唐寅以金人歸河南地命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少師萬壽觀使榮國公劉光世賜號和衆輔國功臣進封雍國公揚武翊運功臣少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遷少使少保淮

西宣撫使張俊賜後安民靜難功臣遷少傅自劉光世以下其所領三鎮節鉞皆如舊用講和恩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責授左朝奉大人秘書少監永州居住張浚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鑿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今日事之虛寔姑置未論借令敵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隙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詞以對願事理可憂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敵聽其號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大小將

帥孰不鮮體陛下方將經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無與赴功而共
守者也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
外國可以削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
國之時楚懷王入覲於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載之下為之痛心由
辨之不早也漢高知項羽之寡恩少義其和不可恃故雖再敗固
陵甘心不悔茲二事者足以為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國之大
事也陛下宜深慮之熟謀之今從約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
說以答敵人之詭秘措置失序臣不勝寒心輒不自量為陛下
再計嗣今以往使之遷延生事姑緩一時謝絕使人可也明告
以利害詳諭以曲直可也萬一有如大公呂后之歸使當博詢諸
帥獎勵將士以圖恢復之實逼之以大勢使其人心終至于乖離
示之以威將使其內釁不能以遽息國家猶可立也 左中大夫
劉大中左通議大夫王庶並復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 新除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為徽猷
閣侍制提舉萬壽觀無侍講燉以和義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一乃
有是旨燉五辭不拜 大夫少卿林待聘守尚書右司員外郎
左朝請大夫施垌為太府少卿 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
觀劉錫知禹州故事置四川都轉運使以掌軍儲而四路漕司各
領經費都漕司蓋不得與其後起復直秘閣高士瑰為四川轉運
判官乃此糴軍糧為詞請下四路漕司不拘司分名色盡行剗刷

應副許之至是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如此是於歲約軍需之外

暗侵諸路漕司歲計勢必及民凋瘵之餘何以堪此詔制置司措

置成都記士瑰以二月初三日到任此時已畫旨而未行也

壬辰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保中靜難

軍節度使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並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御虞候

保成軍節度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

主管都指揮使公事飛以議和計累表辭所進官不 太常少

卿張絢直龍圖閣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絢不肯議敵使朝見

禮儀以病告而有是命此以紹興正論修入 秘閣修撰知饒州曾統守太

常少卿 寶文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曾開知徽州

癸巳詔建皇太后官室於大內以舊承慶院為之 龍神衛四廂

都指揮使江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解潛以論事不

合求罷為建寧軍承宣使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官王明清揮塵

壬戌罷三帥兵柄韓王世忠為樞密請馬解潛曰雖云講和敵性

難測不若姑留大軍之半於江之北觀其釁公其為我草奏以陳

此事解用其指為劄子韓上之已而付出秦會之語韓云何以不

素告我而迫為是邪韓覺秦詞色有異倉卒惶恐即云世忠不識

字此乃解潛為之使某上耳秦大怒翌日貶潛單州團練副使南

安軍安置竟无嶺外張子韶云按潛以此年罷馬帥世忠時在淮

東十一月四年乃罷三帥兵十四年三月潛坐鼎客責嶺外皆與

此不合按七年三月檜奏令世忠自楚州移屯鎮江世忠言敵情

難測乞留此軍遮蔽江淮上從之時趙鼎當國明清起居舍人
薛徽言卒徽言雅為趙鼎所知會秦檜於上前論和議事徽言直
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劾遂中寒疾而卒上念之賜其家百緡

甲午金人所命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榮不俟割地首先納款由是金人怒之

乙未右廸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於參知政事李光論和議事大畧以謂屬者敵人求和乃遣詔諭使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誼譁議論不一閣下台來造朝遽復合為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敵既襲廣陵又襲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比年以來敵人知我不可以兵取之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汲汲然萬里遣使見報以太上之喪以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唱為議和空我之國困我之師今復割之中原為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竭中原舉天下定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弊况今欲竭江南偏左一方求寔中原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賣買頭會算歛哀世招剋之法畧已盡行剝膚椎髓無所不至膏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寔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煇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真偽未辨如為所欺彼且恃為大恩百索累至江南無立卓矣尚何有於中原哉自古連和結好講鄰國之歡

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哀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旦暮之存擒縱在彼是速滅亡而已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其寄耳曾何害於和哉南唐李煜嘗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藉非不甚衆諸將非不無人但當謹謨於帷幄收敵幣以賞將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乃求臣事於敵人豈不哀哉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敵機閣下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丞相秦公方且含垢忍耻專為誤國之謀傾心敵人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煒疎遠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煒之男子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之今日之可任春秋之責三惟閣下耳願閣下盡發敵人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下之尊號薄敵人之聘禮設諸將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為戰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群而入逐隊而趨亦以謂敵必可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憲煒所不辭書凡數千言其大畧如此煒山陰人也

丙申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鉉特遷官鉉以國朝建隆至

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自帝紀志傳外益以宰
執宗室世表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為中執法言於朝詔銓奉祠中
視史官之秩尚方給劄奏御至是銓以元祐八年補錄及七朝史
上之故有是命然銓所修未及半也其後為秦檜所沮不克成

是日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始以割地詔下宿州金主亶詔河南
吏民畧日頃立齊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
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
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
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
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心無忘我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

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

爾主無貽悔吝此書紹興講和錄有之畧載其語又命官吏軍民

願歸山東河北者聽字行基尚書省榜會驗近准尚書省降契丹

於江南撫諭去訖及省會職官百姓軍民事件若足守等江南人
使前來交割封界方行曉示定慮至時難以陳告須合預先開示
一應在河南諸職官中已據人數外其餘職官百姓使效軍民等
至有不同願係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
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右下宿州可照驗軍民僧道者
內事理意就開坐指揮所轄處分明曉諭大小官職軍民僧道者
老別令一一仔細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州墳依舊安業在坐
永致信義寔為大事不得致違誤錯失付宿州准此天眷二年正
月十五日金中雜書云達賚元帥同四太子提重兵來廢劉豫未
敢明言割地事尚稱欲自任有之任張存純為行臺丞相放寬恤
以鼓惑元議定事初約俟蕭張奉使回見得可遣張通古蕭折口
來皆元議定事初約俟蕭張奉使回見得可遣張通古蕭折口
割界文字忽於今年正月間陝西即司申報夏國大軍壓境并密
封夏國榜來時四太子方在東京慮腹背受敵幾於失措大急先

發割界文字前往陝西方解其事此書皆無之疑與李世輔相關始附此條俟考

丁酉詔淵聖皇帝宮殿今臨安府計度修葺時胡寅丁父喪居衡州以書抵張俊曰聞敵人果欲以河南授我則應接當謹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為言所以係百姓心也今乃於臨安增修母氏淵聖宮殿是不為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寔情而恢復者乃空言也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徭役軍兵依元來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於民則赦令所言是固新附之民也不取於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敵人強暴所向憑陵二是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則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楚蜀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為何如寅此書必在二月已後今因降旨建淵聖宮殿附書之大常少卿曾統為殿中侍御史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戶部長貳一員兼領初參知政事李光請罷發運司事下三省事見去年十一月辛未至是三省請別置副使或判官一員不時巡按諸路以檢察內外官司失陷錢物舉催未到綱運措置糴買及總領常平為職左宣教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鏗罷鏗范冲所引也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諸路監司守貳之不職者九人論鏗反覆姦佞苛刻擾民故並罷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鼎引富弼王安石例再乞納節不許

戊戌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東京留守兼權開封

尹 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醴泉觀郭仲荀為太尉東京

副留守兼節制軍馬 召汴京行臺尚書左丞相張孝純赴行在

所孝純自慙乃曰右副元帥潘王宗弼以儀同三司致仕歸徐州

滕縣熊克小歷云孝純致仕而卒按十一年宗弼所上書云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則孝純未死者也尚書戶

部侍郎梁汝嘉兼江湖荆浙閩廣路經制使 司農少卿霍益直

徽猷閣權法遣經制判官 徽猷閣侍制江淮等路經制發運使

程邁知鎮江府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丙戌赦書一切甄叙恐忠

邪不分功罪不別臣謂左右賣國虧損名教之人宜不在甄叙之

列其餘名存白簡重者未及二年輕者未及半年並未許收叙詔

令三省鈺量取之

己巳少師護國鎮安保靜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

陝西撫宣使熊克小歷書胡世將除陝西宣撫副使案諸保平靜書世將除川陝宣撫在今年九月六日癸未

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內陝西路階成等州聽玠節制如舊命內侍賫告以賜上因光世

除命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

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并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

外也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言丙戌赦書劉大中王杰並復職大

中之罪在不孝庶之罪在欺君落職未及一月例蒙甄叙蓋朝廷

不肯任怨耳臣在言責亦復避之則凡賞刑失當誰為陛下言哉

秦檜進呈二人之命遂寢

趙鼎之道史云秦檜令言者論庶大中之罪遂再奪職

東京留

趙鼎交割地界等使王倫副使藍公佐辭行 秘書省正字汪應辰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既息則上下相蒙之可畏臣聞前日王倫之行未嘗一詣敵廷此必有深謀至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覘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臣又聞敵之遷而北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往下鷄豚狗彘靡有遺者豈是能有愛於我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効順之本意哉敵使既去所宜深詔執事交修庶政申戒邊吏以敵人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脩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厚賚士卒褒寵諸帥以為息兵休民自此始矣縱一朝遂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群議時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世非之而不顧至有以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於出於獨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猶卻衆謀况其非乎是以小人窺其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脩位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群小之間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下也何至以中國之大而下為讐人後哉

辛丑詔故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內侍省副都知藍安石已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於是禮官定謚曰良恪渡江後宦者之

有謚蓋自此始

癸卯四郊宣撫司統制官王俊張從儀田晟以修興元府洋州提堰溉田增稅各遷一官仍賜宣撫使吳玠詔書獎諭

丙午徽宗皇帝大祥上哀服詣几筵殿易白羅袍行祭奠之禮前後不事十日宰臣率百官進名奉慰 監察御史江西宣諭李宋言盜賊未息其弊有五一日盜賊招安之後不離鄉土良民畏懼未嘗易業二曰賊徒受招初無悔改隨復作過比所捕賊徒腰間已有受招安公據至五六道者三曰縣官蔽縱不以寔聞四曰稅戶交通苟免禍患五曰公吏受賂多從脫免五弊不去盜賊無時而息乞下帥臣監司寄令恊心施行從之

庚戌尚書戶部侍郎李彌遜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彌遜再章求去乃有是命 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河南初復江上未可撤屯望密諭三京帥臣凡東南逃歸軍校毋得接納庶幾長江守備不至寡少詔密付諸帥

是月名建康府晉司空卞壺廟曰忠烈 偽熙河經畧使慕容洎叛洎在熙河十餘年驍勇得衆屢為邊患及金人歸陝西地洎慨然曰吾何面目見朝廷棄熙河去居西夏青唐兩界之間有衆數千洎又寇環州經畧使趙彬追及與戰涇原經畧使張中彥率兵援之洎敗走其衆多降 初偽齊知同州李世輔既奔夏州其家悉為金人所害夏國主乾順偽降制書以世輔為靜難軍承宣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延岐雍等路經畧安撫使時夏國承宣使除書如朝廷之內制
而御史中丞知制誥亦皆繫階三省自今僕以下多闕而不除書
名者十才一二而已

偽制今在利
川大軍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六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二月

按是月壬子朔

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

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由司豈容多兵但得二三千

人殫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養贍官兵他日置

權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而事外邪朕見前朝開邊如陝西燕山

曾不得尺帛斗粟而府藏已耗竭矣此可為戒遂命淮西宣撫司

遣統領官右武大夫文州防禦使鄭堪武畧大夫唐朴以本部兵

千人從仲荀之任

日歷二月壬戌勘會已降指揮差鄭譔唐朴將帶本軍：馬隨仲荀前去東京不知元降指揮

在何日也給事中直學士院樓焘為翰林學士張通古之在館也書

詔填委多出于昭之筆至是直拜中書舍人蘇符試給事中仍

兼資善堂翊善大理少卿周丰充徽猷閣待制陝西宣諭使召少

少保醴泉館使呂頤浩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徽猷閣直學士仇愈

赴行在陝西河南方謀帥故並召之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見上曰

如數故相論其相業固有短長若以一路付之豈不賢于愈規輩

方言及頤浩上曰頤浩若不去趙鼎河東人亦可去上獨不及張

浚如淵曰張浚勳在社稷陛下亦豈能終忘之上曰亦須付之一

路特不可去陝西耳既而新除陝西宣撫使劉光世之弟帶御器

械光遠疏光世之短于言路如淵再論光世不可遣乃罷其行遂

超召頤浩為帥材准得遂搜至陳規仇愈輩如淵奏云後旬有

除劉光世陝西宣撫使朝廷欲以此過呂頤浩之行按光世除

宣撫在正月十一日壬辰而規愈在二月二日癸丑與如淵

所記小差然去年十一月王庶除潭州時愈已有召命今此當是

名也林杲野記云秦檜以宿憾除頤浩西京欲置之危地又與如

淵所云欲過頤浩之行不同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謝祖信試太常少卿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待講之命且

言臣職在勸諍葢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

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于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

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

廷非常不次之奉獲怀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貶辱師

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戕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

于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

供職以病乞去更獲起遷有何功實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血氣既衰成之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伏望檢會累奏放歸田里詔煇日下供職秦檜讀煇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乙卯遣監察御史方廷實往三京淮北宣諭日下赴都堂商議

事

熊克小歷載廷實出使在正月丙戌蓋誤今從日歷

秘書郎王利用守監察御史 推

禮部侍郎馮檝言和議既成所當措置以善其後一曰謹守盟誓望勅諸將不得見小利而動以啟釁端二曰還闕之計當徐圖雖建康亦未可輕徙三曰諸將並令居舊地屯田以贍軍四曰蜀兵可分往諸州就糧以省漕運五曰川茶自來運過陝西秦鳳博馬前此吳玠軍截苗以自貿易既復五路當令茶馬司並遵舊法六曰前未汴京等處養兵之費全仰屯田用頗給足因而行之自見其功創新措置恐难得效七曰陝西諸將以畏罪逃去今雖得歸恐不能無疑心當求腹心之人安慰之使無難調之患八曰河東北不屬割還地分萬一兩路人民逃歸受之則為失信要須先為置免致生事詔三省樞密院相度行之

丙辰直秘閣知筠州高公繪復為武經大夫達州刺史兼閬門宣贊舍人坐奉使無狀也初台公繪副王倫使公繪不行故有是

命

丁巳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郭仲荀遷太尉充東京同留守 徽猷閣待制劉岑試尚書刑部侍郎

大理寺少卿周聿推尚書刑部侍郎仍充陝西宣諭使

戊午殿中侍御史曾統試左諫大夫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為台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机卿等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檜奏台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闕失所當論列恐呼召至朝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台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台諫訕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翌日遂有是除 彰武軍承宣使知金川郭浩為陝西路宣撫判官時已命內侍陳成之往陝西撫諭仍先至吳玠軍次之逐路于是右諫議大夫李誼言成之素不與諸將相識情未易通訪聞浩父成舊為邊將張仲孚中彥皆出其門慕容洎之父亦成部曲而趙彬質時又嘗依浩宴于諸將有契望誠之與浩同去所冀衆心早得以定上納其言乃命浩與宣諭使周聿偕往 直學謨閣兩浙轉運副使吳革陞直龍圖閣充京畿都轉運使魚開封少尹翊衛大夫利州觀察使辛永宗陞安德承宣使尚書員外郎張柄直秘閣並為京畿路提點刑獄公事永宗兼提卒提置弓箭手柄兼提卒大內革柄不行 降授左朝請大夫提卒江州太平觀趙開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丞管州川陝茶馬

已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右宣義

郎王曾台州崇道觀王銍言後周比奴皇后陵實以為名當避檜

大怒此以王明清揮塵錄修入但明清誤以後周為北齊耳能克

檜換陵名正正月正戊正戌正名正徽正宗正陵正名正曰正永正固正某正日正歷正戊正戌正止正是正命正秦正

免小差也觀文殿大孝士提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觀文殿大孝士提奉臨安府洞霄宮朱勝非知湖州 觀文殿大

士提奉臨安府洞霄宮汪伯彥知宣州 宣奉大夫提奉臨安府

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竊惟今日事務處古

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陛下勉強圖事而已陛下進而為則

其權在我且順天下之心間雖齟齬終有莫大之福陛下退而不

為則其權在敵且拂天下之心今雖幸安後將有莫大之憂夫在

彼者情不可保在我者心不可失外狗敵國內懼實官智者所不

為也居旬日又具劄子曰自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時歲聖心之所

營朝論之所商權專意和議庶几休息莫不幸其將成矣臣嘗不

寐以思屈指而敵人與我讐虜之深設心指意果欲存吾之國乎

抑願其委靡而遂亡也臣意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息我之心勢盛

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事見則紛：異議可端

拱而決矣料敵上策還梓宮復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懽萬

好以息我師遲二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

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

微祀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應之地將有所付如梁武之力北魏

王顥者尚庶几于前獻出下策然而具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惜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左承事郎陳最言河南之民自金人蹂踐以來習于戰鬪且循前日之殺戮欲保鄉井全骨肉至如依險山寨之民其備禦之計可謂詳矣適丁此時因其部分申以府兵之法使自為守民必樂從詔東京同苗守郭仲荀指置仲荀請以近城閑田募弓箭手從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黃侍諱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實誠非為矯偽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既而焞請免謝辭許之又請追還職名不許焞乞免謝辭在是日壬戌乙丑免職名在丙寅今朕書之庶免小歷今年八月未始書焞疾甚不能朝遂祠而去而去建寧軍蓋誤矣又云焞前為禮部侍郎已病案史焞未嘗供職之

承宣使新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解潛知邵州

庚申秘書少監王次翁守起居舍人直秘閣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周葵試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三京淮北宣諭方廷實試秘書少監前一日秦檜因授廷實除命為上言臣進擬差除未嘗敢分朋黨頃席益為中書舍人緣諫官論列行赦文不工當時令出守臨安又移衢州及平江皆佳郡也益因此快其後呂頤浩為都督過平江益離間同列卒成黨與之禍上曰士大夫豈有不由宰相進擬者卿等能平心用人甚喜能免小歷監察御史方廷實未授秘書少監案廷實此時未行今月十一日壬戌有旨已也廷實不候受告日下赴都堂稟議廷發在政除後三日免廷實也廷實請修謁寢廟下罪己之詔訪民疾苦收拔遺才招安盜賊

慰無官吏又乞空名告身補授土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仍所以所施行事振陝西宣諭使周聿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中原淪陷久隔照臨必有繫身之士高緇于山林者望乞命聿等寇訪以聞從之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楊應誠落致仕提舉京城四壁即制軍馬司參議官用郭仲荀奏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李誼試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 左宣奉大夫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新除秘書少監方廷實與宗正少卿鄭剛中兩易避家諱也 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落階官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錡統所部自鎮江還朝遂代解潛權主管侍衛軍馬司公事 癸丑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廷臣並罷如淵與庭臣因私忿交爭奏庭臣嘗有指斥語上惡其告訐前一日謂秦檜曰以朕觀之庭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朕不欲付有司以傷風教卿等可召廷臣詰問徐議黜責至是秦檜請斥庭臣而從如淵族其待罪求去然後補外上曰不然好惡須明乃詔庭臣語言狂妄責監廣州都監倉如淵失風憲体可罷中丞提舉江州太平觀日下出門其後檜擬如淵知瑞寧府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詔賜士褒郭仲荀銀帛各三百疋兩張燾周聿各二百疋兩方廷實百五十疋兩以士褒等將出使也

甲子秦檜等進呈江湖兩浙每月椿發大軍錢各有窠名但多為

漕司占田遂不免敷及百姓乞將逐州軍均定不得偏重上曰若所發寔名不足自合從朝廷結降不得一毫及民朕欲養兵全藉民力若百姓夫足則流為盜賊矣檜退而批旨第命諸路漕司以州縣大小重別斟酌均定務令適中仍俟月椿錢足方許應副地用而已 堂文閣直學士知西外宗正事趙子植為京畿都轉運使代吳革也 三省言河南新復州軍故書當付王倫行不應一面進發詔監都進奏院羅嵩楊適并降一官 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郭及之特換右通直郎添差簽書昭化軍節度判官所公事及之仲荀子也

丙寅右中散大夫宋輝復秘閣修撰充京西路轉運副使權京畿都轉運使賊事與郭仲荀偕行

己巳詔韓世忠張浚岳飛所部統制統領將官八百十三員各進

秩一等淮東統制十一統領十三正副準備將一百八十九淮西

十一統領五正副準備將二百九十七京湖統制二

備將二百五十二用諱和赦書推恩也其四川宣撫司將佐令

本司具名給降付身 翰林學士樓炤兼侍讀權尚書工部侍郎

蕭振中書舍人劉一止魚侍諱 命入內：侍省押班藍珪提點

皇太后殿一行事務 彰武軍承宣使新除陝西路宣換判官郭

浩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陝西宣諭使許量帶親兵以行事畢

赴行在費士幾蜀口用兵錄九年六月吳公玠薨初吳公病劇除

按日歷浩以今年二月七日除陝西宣判後十三日改命為宣諭

皆令與周聿偕行未嘗除四川宣判又浩初除去玠薨頗遠朝廷

不應已知玠病劇不知
士幾何以云然當考

右朝奉郎王安道知泗州時安道總戰

艦在通州之料角詔安道便道之官仍令統領官張宗率舟師還
鎮江府 是日光山軍節度使開府議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褒
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士褒修奉諸陵令京西
湖北宣撫使岳飛濟共工費士褒遂自武昌信陽由蔡頴以往
辛未詔遣入林長儒上書可採特循一資

壬申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趙昂知泉州昂富居會
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癸酉監察御史李宋罷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初命宋招撫
江南群盜而宋專意督戰巡尉多死中書劾其罪且謂宋于元奏
畫一之外欲易別路及行在官吏顯見招權妄作故罷宋以其事
付制置大使張守

乙亥常州宜興縣進士吳師古送袁州編管永不得應奉師古嘗
得胡銓封事鋸木而傳之秦檜命守臣直秘閣王縉究實至是抵
罪

丙子左宣教郎楊愿為秘書郎既而中書言愿未終滿外任後旬

日以愿通判明州

愿改命在三
月丁亥庚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卒本局各四人充京官如徐獨員權令通奉

通奉之旨在七
月乙亥今并書

是月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 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
于去年奏陳十事陛下既赦其狂又賜名命而免終身文解又取十
事而行其一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
以為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欲務萬全不
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馭諸軍不可不將：欲得賢
才不可廢公論所為三急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略三曰擇
守令陛下即位十有三年卑詞重幣甘心屈辱者為父兄故也薇
宗北征而不復用是痛心疾首幸六師而並進可也何事蠹耗財
用區區為梓宮之求哉臣聞我有三可勝金人有五可敗何者漢
戰而有天下歷世獨四百年唐戰而有天下歷猶三百年誓祖而
不戰而有天下歷世宜過于漢唐此為一可勝桀紂虐則失天下
秦隋虐則失天下陛下仁聖孝悌之至必不失天下此為二可勝
昔也兵民或叛今中原之民懷祖宗之德日望三師之來此為三
可勝若金人反恩則叛皆盟則敗舉殺則敗耘廢立則敗據中原
則敗大抵凡會之來間不容髮親征之初可進不進一失也凶計
未聞可進不進再矣也萬一遲之又久使兩河姦雄競起東南可
安枕而卧乎臣恐社稷實不血食悔之已無及矣陛下復幸浙西
臣知陛下甘心于東南東南之地其土脆其民怯風俗薄而不厚
非帝王必爭之地陛下若遠形勝進居上流且攻且守一卒而前
兩河傳檄而定矣今之諸軍相視若冰炭相疾如仇讎假使一軍

深入其誰為繼一軍陷失其誰為援初光世竊琳館之清名張浚負叛扈之大寇岳飛吳玠韓世忠之流裹糧坐甲首鼠兩端所以然者無主帥故也太祖馭將之才章聖親征之行成憲具在陛下何憚而不為乎陛下親賢急于堯舜艰难以素無一人卓然有見于世者以三弊之未除也人弊于黨與士弊于時季官弊于資格何者昔趙鼎張浚之交攻浚在則鼎去鼎之門人亦去鼎入則浚去浚之門人亦去宣昂之黨今皆可周而浚之黨今皆不賢此其弊一也宣和之季弊于王氏紹興病于伊川大臣唱之孝者嚮應陛下用尸燬召利勉之厚風俗可也若曰得人如寇準如富弼臣未知其可此二弊也今之仕進無非科舉之流招來無非高第之士英豪竒特可用以取天下者困于遠調困于草萊困于庸伍困于祠廟此三弊也大臣私權陛下不斷御史章疏每上陛下收親穆清依奏而已又諸將握重兵子弟典禁衛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此重國兵臣所以為陛下謀也祖宗時天下常費有三曰郊祀曰黃河曰北敵而養兵不與焉何者西北分屯且耕且守當資有節衣糧有準而歲之入亦嘗有餘今日天下既失其中又四川財賦不歸朝廷計朝廷歲用數千萬皆取于南列骨椎髓民不聊生養兵之外又有奉使無益之費不識國家所辦哉此蓄邊備臣所以為陛下謀也今日州縣之弊極矣且以臣桑梓親所聞見者條其一二安福令陳庭庶而愛民之吏也前年因民艱食以坑治事緩

于奉行當路効之遂至奪官以無援故也盧陵令王昌賊而虐民
之吏也交結度寇專事貪賤百姓許之有司解之蓋秦檜之親當
故也臣恭讀去年明堂赦書有禁止度吉赦訟以弊持州縣為慮
臣意廟堂之上有黨獲度告賊吏者故以此請為張本也州縣賢
明頑民畏之良民愛之何訟之有若其賊活則吏長其惡民受其
毒不訴于有司何以伸不平之氣哉此擇守令臣所以為陛下謀
也書凡数千言其大指如此

江西統制官李貴以其軍歸于殿

前副都指揮使楊沂中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七

宋李心傳撰

三月壬午按是月辛巳朔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李瑆為徽猷閣待制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宗元柳約並復祕閣修撰趙鼎之當國也瑆兩經檢舉不報至是與秦檜連姻特除之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在漳州嘗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大略謂惟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今意雖有屬而名未之正恐未足以慰幽顯之望至是以年將七十謂宜謝事會已有旨詔書趣行至則有中司之拜剛首奏臣職在搏擊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摭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

微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賊盜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在于一人之身若意識
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不紊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草矣
中書言昨修執政拜罷錄詳畧失中本末差舛詔史官重行編修
秦檜之初免相也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詔拜罷錄具焉檜
欲滅其迹故有是請於是史官言罷免後事迹乞更不編載奏可
其後書不克成此以王明清揮塵後錄及日歷會要參修但後錄
有旨重修二十一年又用秘書少監林機言再行編修
其後不克成史官乞不載拜罷後事迹在十月辛未 顯謨閣
直學士知湖州常同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提舉江州太平觀使
所請也

丁亥和州防禦使璩為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尚書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梁汝嘉皆進權本部尚書
汝嘉仍兼江淮等路經制使侍從過宰相閣相見既退宰相須送
出數步時敦復見秦檜未嘗送出每日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舊
六部胥史罪無大小悉送大理有罪而必送則頗煩擾不送則無
以懲戒常以為患敦復之為尚書也奏請置門頭杖外可以省頻
送之勞內可以示必懲之威是以胥史知畏而不敢為過至今使
之 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移禮部侍郎
權工部侍郎兼侍講蕭振移兵部侍郎 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
張澄試工部侍郎直寶文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秘閣修

揆權知臨安府既而澄辭乃遣澄猷閣直學士而璨為浙西轉
運副使 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需復猷閣直學士
左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復猷閣待制皆以赦叙
也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呂本中更竦一赦取旨 殿中侍
御史謝祖信言和預買為今日民間之病有司從而變為折帛錢
又其所甚病者今日固未能去若處之使得其所猶可以少紓民
力其說無他惟均而已矣近者知徽州吳偉明乞用稅錢均敷此
徽及江東所宜耳諸路未必可用欲乞下諸路轉運司各令條具
所敷之宜或以稅錢或以畝頃使戶無高下人無貧富凡有田產
者以丈尺為準等而上之合零就整依夏稅法如此奸民猾吏詭
名析產無所容其倖而所出均矣詔戶部措置自承平時官預俵
買本一緡千錢時緡帛價廉得錢於春而輸緡于夏所以優民也
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俵名為預買其實白著其後戶部又令折
錢每疋為十千或八千比歲絹直稍平而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
以為患故祖信論之

己丑尚書左司員外郎閻邱昕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司員外郎陳橐試左司員外郎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范璿

試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王銖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行尚書度支員外郎 秘書省著作郎胡

珪守禮部員外郎 兵部員外郎呂用中守祠部員外郎既而言

者以理用中為趙鼎之黨乃以理知嚴州用中知建州二人補郡
午皆是月甲

甲午命叅知政事孫近換皇太后冊文叅知政事李光書冊兼篆
寶寶用金冊以珉石 詔崇國公璩赴資善堂聽誨祿賜如建國

公例 右朝散大夫吳說為福建路轉運判官

此以終去年八月
辛酉上諭大臣事

乙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呂頤浩乞歸台州養
疾許之初止欲得元臣調護陝西諸將乃命中使陳永肩捋醫宣
押頤浩赴行在頤浩以老病乞辭上賜手札曰朕以陝西重寄非
卿夙德素望不能任此出自朕意欲煩卿行可即日就道俟到面
議當處畫事卿宜深體至意毋更執謙頤浩乃條具陝西利害大
畧言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臣計五路元係張中孚中彥慕容
洵之徒為帥今必仍舊然皆久據一方敵亦難令當諭以德意許
之久任庶不致疑又言陝西利害今日所繫甚重若一觸事機必
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
人尤桀黠伏望曲留聖慮詔趣頤浩赴闕既而頤浩至行在上命
國醫王繼先視其疾頤浩留七日不能入見上乃聽其辭及捋歸
復言秦為天下脊今宜於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撫使而重兵屯
襄陽且建行臺仍即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請上親提萬騎不
時勞軍使敵人不知六飛所在以伐其謀庶敵不敢窺江淮而中
興之業由茲起矣上既許頤浩台州養疾乃以其子直祕閣杭為

直徹猷閣添差提舉浙東茶鹽公事以便其歸 江淮等路經制
判官霍蠡言臣聞自三司之法壞而戶部雖掌經費不復稽財用
之出入久矣軍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案籍焚毀綱目散亡
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記者但以調度不足為憂苛剝隱欺
之患不暇復省故一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司漕漕責之州州責
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為巧避之術於是詭名寄產
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今將檢察其實固非督其逋負收其羨
餘以為剝剝之務亦將計其所取于民者幾何有當取有不當取
者從而正之覈其上供于朝廷供億于大軍及諸司之所支撥
州縣之所當用者各幾何有當用有不當用者亦從而正之使
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數復于朝廷達于萬民皆可通知以為經久
之制尚慮不知者謂今設官之意檢察之名徒為聚斂之政願詔
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陛下設官理財將為足國安民之計悉力
而奉行之詔下諸路監司照會

丙申東京留守王倫始交地界先是趙榮既納款知壽州王威者
亦以城來歸趙雄撰韓世忠碑云兀朮既陷三京又犯連水王遂
率背嵬軍走破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
亳州降按榮之降在未割地之前不應附于明年五月而
世輔自陝西入夏國後乃未歸亦不從亳州路碑蓋誤也及倫至
東京見金右副元帥潘王宗弼首問榮威且責赦文載割河南事
不歸德於金國倫一面改定謂元降赦文非真乃已接伴使烏陵
思謀至館亦以榮威為問必欲得之至是倫始交地界畢京城父

老官吏送宗弼至北郊宗弼坐壇上酌酒為別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餘八分赴河北送納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金遂移行臺于大名初金以葛王襄為三路都統知歸德府襄秋毫無擾甚得人心及割地而歸襄悉遣其吏士先行最後乃出即下釣橋極為肅靜

丁酉徽宗皇帝禫祭上詣別殿行禮

已亥以久雨放臨安府内外公私僦舍錢三日自是雨雷則如之詔分河南為三路京畿路治東京河南府路治西京應天府路治南京以帥臣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員兼提刑初河南鎮撫使翟興既死其將李興降于劉豫豫用為鄜延路兵馬鈐轄移河南至是以興為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職如故豫之僭也有都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且謂人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靖間誤國者皆進士及第之人我則不然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臻為秉義郎閤門祇候充白波輦運及繳還河南召臻赴行在秦檜見而不之禮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恨之 秘書省正字樊光遠言臣竊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憂金人之詭詐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寔深可懼也通和之使項背相望吾既空府庫以奉之矣河南之地賦租悉竭吾又將竭江左民力以給之矣府庫已空民力已竭士氣已墮一言不酬金人改慮此臣之所以私憂過計

而為陛下深懼也夫有無故之福則必有無故之禍往者燕山六州二十四縣金人以兵取之來歸於我當時竭天下之力以償之所得止教空城而已朝廷動色相賀而天下蹙額相吊一旦改慮席卷而南如寄鄰諸而取之此陛下所親見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常以為耻勿以甘言為悅而常以為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濫進之門勿盡民力以固根本勿沮士氣以備緩急亦庶乎其可也此說不得月日今附見交地界之後詔增補殿前司鈞容直樂士以百人為額舊鈞容直四百人至是存者七十餘人既而上聞其名募擾民第命據見管人數存留而已後音在四左朝奉大夫知吉州陶愷行尚書金部員外郎

庚子金人所命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趙彬上奏待罪詔以彬為左正議大夫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慶陽府

辛丑翰林學士兼侍讀樓炤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詔

殿前司諸軍統制統領將官二百十二人用諱和赦書各進秩一

等統制十三統領二十一正副準備將一百七十八其後推鋒軍統制左武大夫華州觀

察使韓京等十五人亦如之推鋒軍統制統領各一正副將十三今年五月已轉官

壬寅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秦檜兼提舉史館寔錄院以史館見修徽宗實錄故也 左諫議大夫曾統言自令命令事干軍期不可緩者乞依舊報行其餘除授須俟報命方許視職至若畫黃未下敕命未成即依舊制更不報行從之 祕閣修撰新京西路轉

運副使宋輝改充應天府路轉運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

癸卯試尚書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侍讀 樞禮部侍郎馮檝兼侍講 陞衡州茶陵縣為軍以知縣兼軍使縣當江西湖南境上其地方二千餘里皆深山大澤在唐常為雲州至是湖南諸司言比年寇盜多民不安業請建為軍故有是命仍以將兵三百隸之

甲辰主管殿前都指揮使公事楊沂中乞以本司酒庫五處歸戶部詔嘉獎仍令本部歲給錢十萬緡為軍費 是日偽資政殿學士知開封府鄭億年上表待罪億年嘗為偽尚書右丞任事甚久朱勝非秀水間居錄稱億年為偽齊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尚書右丞而偽齊錄當豫廢時億年寔為吏部兼戶部侍郎二書不同

按偽豫傳豫所命右丞初是張東辛亥年東羅范恭權迄豫廢恭尚為此官亦與勝非所云不合陳淵劾疏又稱資政隆名乃豫所竊以與億年或者豫廢後億年嘗為行臺右丞亦未可知第資政乃豫所除則為右丞又在其前耳今且云嘗為右丞更須參考

乙巳後宮韓氏為紅霞帔

十三年六月封才人

丙午祠部員外郎劉昉秘書省校書郎邵溥並兼實錄院檢討官上因諭大臣曰宰相進退百官凡士大夫孰有不由宰相進者然宰相賢則所引皆賢豈當一槩以朋黨疑之也秦檜曰陛下推誠任下如此為大臣者豈忍懷姦以欺聖聽

丁未詔歸德府復為應天府平涼府復舊州名陳許穎壽曹延慶州復舊府名順州臨汝鎮汝穎順軍復舊縣名皆偽齊所改也先是偽齊建雙廟于應天以祠陳東歐陽澈王倫命毀之

此據趙姓之遺史附

入 尚書刑部侍郎劉岑移吏部侍郎左朝奉郎新幹辦行在諸
司糧料院李利用為河南府路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公事上諭
秦檜曰河南新復州郡當擇愷悌慈祥之人庶能為朕撫養凋瘵
使不失職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東南之財盡於養兵民既困
窮國亦虛弱然此所費止於養兵一事而已今梓宮既還有陵寢
遷奉之費皇太后之歸有宮室迎衛之費皆前此所無而前此養
兵之費又不可闕伏望睿明取遠慮見幾之義皆留聖心其陵寢
遷奉願預戒節約以遵先帝恭儉之仁宮室迎衛願一從省素以
成聖孝養志之美罷不急之務減冗長之費然後經中原以固根
本則中興之業可以成矣從之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王才

為建康府兵馬鈐轄以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言其知淮南利害
也 是春夏人乘折可權之喪陷府州可求子彥文挈家依金左

副元帥魯國王昌于大同府後金人命彥文知代州 熊克日歷附
此事于八年
春未蓋
差一年

九 夏四月庚戌朔上率百官遙拜淵聖皇帝于行宮北門外循舊禮
也 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忠穆公呂頤浩薨年六十

辛亥詔僉書樞密院事樓炤暫往陝西宣諭德意先是呂頤浩既
辭行遂罷置宣撫使而命炤往制置移屯等事仍帶衛卒千人自
汴京往 四川宣撫使吳玠言舊川陝宣撫使歲用激犒錢一百

八十萬緡今改為四川宣撫使各守疆界別無招納望減其半從之
偽武經大夫維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武功郎閤門宣贊
舍人兼丹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傅師禹皆上表稱賀詔彥先依
舊知亳州師禹知丹州仍令彥先以出身以來文字繳申尚書省
換給

壬子金人所命郝延經畧使知近州閤師古上表待罪詔以師古
為雄武軍承宣使知延安府

癸丑詔河南新復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官及士民
上書所在州繳奏 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趙鼎落節
鉞依舊特進知泉州時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共
論鼎罪統奏鼎叨位宰司怙權植黨近既丐閑安于近輔望亟加
譴謫祖信奏鼎罪惡滔天不可殫記在靖康末嘗受張邦昌偽命
為京畿提刑其後得志力引王時雍愛壻熊彥詩于朝以報其德
平居每及圍城之事則心競力爭形于詞氣鼎與張浚同東國政
浚貪功喜兵一意進取鼎位上宰寔主其謀不恤民力不顧國用
欲將士之悅則出給歷之令而啟溪壑無厭之求快一己之私則
託專任之辭而杜臺諫敢言之氣發兵遣戍中外搔然財用不足
始售戶帖戶帖不足復鬻官告官告不足遂換度牒誅求刻剝民
不聊生既專大政威福在已內則潛與姻家陰結密援以謀固其
根本外則力引死黨分布要地以共成其羽翼下則厚餌游士談

說游揚以助發其氣焰竊陛下之名器以為已用擅國家之財利以市私恩使天下之人惟知有鼎不知有陛下其初罷相也詞命之臣欺主以保交乞不為貶責之制其再罷相也耳目之官附下而因上有陛下必悔之言鼎能使其黨出死力如此寧負陛下不敢負鼎使復得志將何所不至哉鼎初為相即與張浚合謀用兵後因私隙意遂以異及淮南之警浚方督師出戰鼎惧其成功從中撓敗果代浚遂盡以用兵之罪加之前日王倫再行鼎寔與遣講和之議不聞其輒異也及金使再至鼎適去國又以不主和議鼓惑衆論夫和戰二者國之大議鼎為元輔寔任其責當戰則戰豈容中止可和則和貴在合宜而陰拱默睨每持兩端殊無殉國之忠動作謀身之計此其罪之大者也伏望特加流竄正國典刑

章五上乃有是命 樞吏部尚書晏敦復充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從所請也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陳規知順昌府

時順昌闕守而偽朝奉大夫陳道夫以通判權府事兼管內安撫司公事上表稱賀乃詔道夫通判如舊而命規守之 環慶經畧

使趙彬言已殺叛將慕容洵其部曲多降秦檜言陝西遂已無事實為慶幸然洵實不死按紹興十一年四月洵尚寇邊宣撫副使胡世將遺之書蓋彬所言非寔也

甲寅詔溫福州祖宗諸殿神御令湖州相度可以奉安處申尚書

省十月甲寅不行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權尚書吏部侍郎制曰粵自簡知再為御史極純誠而不貳嫉姦惡以如仇朕用嘉之擢登法從

蓋賞其言也 金人所命陝西諸路節制使兼兵馬都督權京兆府張中孚為檢校少保寧國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先是赦書與金人割地詔皆至長安而中孚匿赦書不宣獨拜金詔其間有斥廟諱及御名者軍民皆怒至是中孚上表待罪上優容之乃有是命

張中孚事以胡世將所奏修入

詔諸州縣有隱寄財產及

假借戶名或立詭名挾戶之人限一年內自陳併歸一戶今日以前人戶冒占官產令諸路漕司每三縣選有風力官一員逐一體究括責比做隣近田舍立定租課令依舊佃賃仍限一月自首限滿不首並許諸色人告陳將所寄隱財產依見行條法給賞其冒占官產之人斬罪追賞外仍追理以前租課皆用中書請也 偽武功大夫知宿州景祥上表賀即以祥知宿州

乙卯資政殿學士知衢州富直柔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承奉郎偽東京路轉運副使李恁乞歸田里詔放罪俅仕偽庭為殿中侍御史

丙辰景靈宮孟夏朝獻上詣行禮殿行禮翌日亦行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戊午秘書少監鄭剛中充樞密行府叅謀官 是日東京同留守郭仲荀入京城

己未觀文殿大學士新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綱奏辭新命上不許命中書舍人魚直學士院李誼草詔

行下至是綱再章求免有曰當日白簡公肆詆誣而誼為諫官嘗論綱罪乃引嫌自列乞改命詞臣遂詔中書舍人劉一止撰述會綱又上疏言綱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寔有繫于國體故有是命

壬戌詔卜永固陵于西京 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致仕王繼先特遷華州觀察使餘人毋得援例 詔陞胙城縣為軍以東京留守王倫言縣與北略滑州相連乞陞名額以便文移故也 左朝請郎直祕閣劉彥適知徐州 朝奉大夫偽東京副留守申賜承奉郎偽東京路轉運副使劉繼之乞歸田里詔放罪令赴行在所奏事賜建炎中嘗為少府監 右迪功郎王崇特改合入官仍舊充東京留守司幹辦公事崇從王倫使北故召對而問之

癸亥御史中丞廖剛言今先帝已終而朔望遙拜淵聖皇帝之禮如故此盛德也然禮有隆殺方兄為君則君事之及已為君則兄之而已欲望勉抑聖心自此寢罷歲時自行家人禮于內庭可也若遠在萬里之外每尊之為君比其返也則不然政恐天下有以議我也况此拳拳之意于淵聖何與萬一歸未有期尤非所以示遠人事下禮部太常寺侍郎吳表臣馮檝少卿周葵等請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禮遙拜於禁中羣臣遙拜於北宮門外從之

甲子秘書丞陳淵宗正丞陳確並守監察御史 觀文殿學士孟庾為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資正殿學士

致仕路允迪為應天府路安撫使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 偽直祕閣知單州蔡如葵偽武德大夫知臨汝軍馮佺上表賀詔即因所官而命之

丙寅感德軍節度使萬壽觀使高世則開府儀同三司初上念世則帥府舊僚欲以為使相趙鼎曰今年之間三除使相常璠錢忱士儂也天下事殊未濟而戚里相繼作使相公議謂何請少待之上善其說遲回者踰歲始有是命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折彥質落職以諫官曾統言故相趙鼎用彥質為耳目以去不附己者淮西之警遽議斂兵幾敗國家故也 金人所命彰武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略宣撫使權知平涼府張中彥上表待罪以中彥為清遠軍承宣使知渭州

丁卯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辭行命坐賜茶 詔祠部員外郎劉昉條上廣南利害以御史中丞廖剛言嶺南凋弊之甚昉本貫潮州備知民間疾苦故也

戊辰上謂大臣曰韓世忠欲獻一駿馬朕令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豈復有戰陳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使若更得西馬數萬足分撥諸將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左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為祕書郎 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俞侯知揚州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潘良貴知明州

庚午上諭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判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之臣也 寔錄院奏修徽宗寔錄畫一一今來所書歲月甚近尤防漏泄雖有斷罪指揮今欲優立賞格許人陳告一今所修書欲從簡約略去細務一所書先朝政事因草有當時權臣專恣所為者欲做冊府元龜例辨析于後庶見之即明邪正羣臣私記皆偏見自私言多失寔今並不取一今所修寔錄卷秩不少欲用景德中修兩朝正史例每編一二年先具草卷進呈卷末仍書史臣姓名時秦檜領史院諱避者多故寔錄成書踈畧壬申禮部奏皇太后從物名色其間有純金羔之者先是上諭大

臣以太后歸畧備一行從物務從簡朴其間器皿等塗金可也朕自即位服食器未嘗妄費卿等所知上語在二月丙寅至是秦檜言所用甚微上再三不從曰太后儉素第須塗金檜曰敢不仰承聖意尚書吏部侍郎劉岑充徽猷閣直學知潭州 詔壽春府移歸淮北舊治時守臣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孫暉入見後三日以暉領忠刺史遣還 偽武功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綏德軍劉議奏嘗汙偽命乞放歸田里秦檜擬依舊職任上曰新復州郡他時悉選用文臣武臣不曉三尺不可與郡 偽奉直大夫開封府尹李景模等乞削籍放歸田里詔令赴行在與合入差遣

癸酉秦檜進呈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寔私書言金人方欲固

兩河人心其所邀求五事非甚難行不可不從以示從信上曰是寔在臺時不以和議為是今至京城目覩利害乃能深合今日事機以此見士大夫皆是信不及耳此與熊克所書廷寔奏邊事不合不同當考日歷又云方敵使在館論和議者章疏盈篋何獨廷寔哉上虛心聽納狂瞽之言不獨寬貸又能察其用心豈復有壅蔽隔絕之患哉 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霈知平江府霈趙鼎所斥也

甲戌偽奉議郎知鄭州劉全咨上表賀復命全咨知鄭州 前資政殿大學士席益未免薨于溫州

乙亥詔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及隨行將佐並賜宴臨安府治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心冗官濫費權法虛

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積不固願專委主計之臣一二人與臣窮究本源灼見利病然後斷而行之必有明效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

丙子左朝奉郎賀允中為尚書倉部員外郎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九年五月庚辰朔亳州民陳達等請輸稅以助國用上不許
中州門下省檢正諸房事閻卬所權尚書吏部侍郎左司員
外郎陳橐權刑部侍郎起居舍人王次翁試中書舍人右司
員外郎林待聘試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程克俊試起居舍人
中書舍人劉一止轉對言神宗復隋唐之舊始置義倉然而推行
之意有未盡合於古者今置倉入粟置止在州郡歲饑散給僻遠
之民罕霑其利臣謂當於本縣鄉村多置倉窖自始入粟以及散
歛悉在其間大縣七八處小縣三四處遠近分布俾遠廢中如未

有倉窖則寄寺觀或大姓之家縣令總其凡以時檢校遇饑饉則
丞簿尉等分行鄉村計口支散庶幾僻遠之民不復棄家流轉道
路此大利也疏奏不行

嘉泰四年五月諸縣置倉

右諫議大夫曾統言今縣官

歲入僅足以支出國計可謂急矣有司既不知養財之術又不知
節制之度豈不待我且以去冬及春以來遣使之費言之命韓肖
胄報聘金國又命王倫交割地界遣方廷實宣諭三京河南命郭
仲荀留守東都遣周聿郭浩宣諭陝西遣士儂張盡祇謁陵寢又
命樓炤至永興等路宣布德意凡此七使所携官吏兵民不知其
浩費當幾何竊聞熙寧命宰相韓絳宣諭陝西才費十八萬紹興時
論沸騰以為大咎今一使之出已數倍於昔合而計之不知其幾

何矣雖事有出於不得已者而援引體例皆非舊比臣願檢照國
朝舊遣使命則例裁定其要使前有所稽後為可繼庶幾可以
及遠從之 資政殿大學士新知福州張浚辭免新命上不許中
書舍人姜直學士院李誼復言頃為諫官累論浚過失不肯草詔
乃命舍人劉一止撰述用金書遞趣行 癸未直龍圖閣知明州
周綱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尚書右司員外郎范璿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鈇並為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魏良
臣大理少卿潘特疎並為右司員外郎 吏部員外郎晁謙之為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秘書省校書郎姜寔錄院校檢討官卻
溥知果州時上屬意史官所以顧博甚寵嘗賜御府法書黃金器

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乃金出守 甲申太常少卿周葵守殿
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中嘗連章極論趙子直不可用
語侵鼎坐是不得其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
葵行狀云公語人曰元鎮已敗其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擬葵論董弅所稱叔匡即是指鼎今不取 一日內降差

除四人葵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行為法檜始不樂
祕書郎何鑄為監察御史 乙酉宗正少卿三京宣諭方廷實言
永安永昌陵制度極為簡古將來徽宗山陵乞明詔有司務從簡
儉上納之 丙戌名顯肅皇后神御殿曰承順時原廟未立承元
承順殿皆寓行宮天章之西 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
彥先應詔言利害賜勅書獎諭 丁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李迨為京畿都轉運使初命吳革為其漕又用趙子直入
見不果行乃命迨往 少師京東淮東等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
請倚閣俸給之半以助軍用不許 戊子大理少卿周三畏為大
理卿 左朝奉大夫趙令衿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 是日判大
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儂等至河

南民夾道懼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宗民有感泣者
士儂等入柏城披荆履蘘隨宜葺治成礼而還陵下石澗水兵興
以來久涸三使到水即日大至父驚歎以為中興之祥士儂等既

朝陵留二日遂自鄭州歷汴宋宿泗淮南以歸行在中興聖政臣
川草木之所好惡與人情不相遠也以山川草木為無知欺欺甚
馬周公廟在岐山西北所謂潤德泉者世亂則竭此皆物理之常

常然者

庚寅奉迎欽先孝思殿祖宗御容赴行在先是劉豫入東

京毀天章閣遷御容於啓聖院至是王倫遣官辨認以聞故有是

至旨詔環慶經畧使趙彬免兼權陝西諸路都轉運使從所請

也壬辰東京諸留守王倫言自至京師民李興等獻銀帛芻粟

以贍軍詔獎之還其獻祇閣修撰四川宣撫司參議官陳遠獻

復為四川轉運副使侯吳玠辟到參議官日令赴任

本司題名陳遠猷紹興七年

年三月初六日到任十年閏六月十六日致任與此不同未詳猷去而復回題名脫漏或以宣司便宜之命未嘗解去也當考

癸巳河南諸州進天申節銀帛上曰新復州郡財用無餘此寧免

於擾民其勿受如取於民者合散還之時宿州諸縣以迎兩宮為

名沿路蓋屋上曰新民豈可重困乃罷縣令仍詰守臣縱而不奪

之罪先是左宣議即王之道嘗遣左諫議大夫曾統書大畧言金

人自宣和靖康以來遇弄朝廷有同兒戲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

以為非姦非詐惟恐奉承之不暇前日劉豫之擒未遠又况包藏

禍心未易窺測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見其害淮西兵火之餘

遺民百無二重以奉迎兩宮之故窮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

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

欣然不尔雖食王倫之肉何能謝哉遇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

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偕吾君之採擇其一淵聖南來俟其渡

河即請下手疏以自訟其二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

郊次而哭仍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張之類純用

布素其三竄聞梓宮以下神視無慮十百請委西京守臣豫修陵
寢繼遣一二大臣蒞塋取神視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且
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其四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
依南郊青城故事預辦數千匹之青布臨時張設以庇風雨而明
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飭器用以重費民力其五梓宮之還天子宜
哭泣衰經以從未塋之禮統不能用也時東京留守王倫亦請梓
宮所過州縣舉哀致祭上從之王之道上曾統書在此因行
遣宿州事附見王倫奏請在此月
丙戌徽猷閣直學士仇愈陞寶文閣直學士充陝西路轉都運使
左朝奉大夫知徽州吳偉明直祕閣應天府路提點刑獄公事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祕書省正字汪應辰通判建

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澶州並免辭謝三人皆以論事忤秦

檜故出之

雍嘗有書亦論不當議和事

降授左朝奉大夫直祕閣宇文彬送

吏部與合入差遣彬守果州坐獻嘉禾圖降罷至是上書訟士居

士大夫十餘人之罪中書言理合懲戒故有是命乙未尚書祠

部員外郎劉昉為禮部員外郎著作佐郎張廣為祠部員外郎

祕書郎朱郭儒為都官員外郎左朝奉大夫新知簡州蒲贇為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淮南東路茶鹽

公事填復置闕緯肇子也自兩淮後置監司而鹽事以漕臣兼領

議者以為今鹽課歲入一千三百餘萬緡而淮東為七百七十餘

萬緡且新復州軍多仰淮東鹽貨販販利入最多故復置官提舉

武義大夫忠州刺史主管萬壽觀公事邢孝揚落階官為成州
州團練使 丙申上謂輔臣曰鋪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宮中雖
無無敢犯而有司奉行不虔市肆公然為之權貴之家至有銷金
金為舞衫者可重立告賞立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令廣南驛司
督責緝捕採販翡翠而已 權刑部侍郎陳橐請申飭諸路大辟
具獄非有可憫之實不得附會遷就論奏如稍違戾即寘之典憲
詔本部檢察橐又請立限下新復州軍具文武官未經真命員數
申朝廷換給事下吏部後不行 戊戌尚書省勘會國家經費權
仰二稅間有陳乞蠲免之人理宜禁絕詔戶部遵守執奏如有
已經施行者並改正此似為張 徽猷閣待制新知瀘州劉觀罷

以御史中丞廖剛論現在偽楚時嘗有指斥淵聖皇帝之語故也

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宇文粹中

薨贈少保 青田縣童子梅元眉七歲喪其祖父抱棺而寢守墓
不去夜有羣鵲喜噪祥光昭其家上守臣以聞庚子詔賜粟帛

壬寅詔自今百官並久任如有僥冒陳乞之人取旨燕黜責時敘

中侍御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布恩而不任怨爵賞輕而入有奔競

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之由甚者布衣

獻書敢納宰執州縣官有請誅大臣者此風豈可長哉願詔大

臣悉心奉法漸矯前日之弊故有是旨布衣 荐舉執恐是若

月未未知即此否或 癸卯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故地復

又別有上書者當考

歸版圖父老若劉豫煩苛久矣賦歛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蔬菓
宿債未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禁於
通衢詔如所請豫之僭也凡民間蔬圃之田皆令三季輸稅又令
民間供贍射士宣諭官方庭實嘗言其不便事下諸路漕臣措
置故克後及之上因言太祖皇帝混一天下當時疆藩悍鎮與方
命之臣既歸在朝廷皆加容貸今中原官吏復還本朝朕方以天
下為度凡舊染之污一切務在兼容上又曰今恢復新疆正是求
治之初士大夫在外者輒辭難避事在內者多循私立異卿等當
分別明示賞罰方廷實奏請在是月癸巳合併書之詔兩浙轉運司措置明州廣
德湖利害申尚書省湖在州西十里外周圍五十里灌民田近二

千頃畝收穀六七斛自政和末始廢為田得租米萬九千餘斛近
歲仇愈為守又倍增之紹興七年然民失水利所損穀入不可勝
計至是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綱自明州召歸請復廢田
為湖故有是旨焉左廸功即張行成獻芻蕘書二十篇其首曰
定謀大略謂閩中汴洛之地我無故得之然敵情未可測意我得
閩中必以蜀兵實之得汴路必以吳兵鎮之留梓官以多索賄賂
我必竭吳蜀之財以奉之兵移則守解賂重則財困然後求我之
釁正彼之名舉兵以來乃得志矣自古講和多矣未有終久不變
則審處慎行乃今日有常之謀不可勝之術也次術曰審勢大畧
謂天下刑勢不過乎三日疆曰弱曰弱疆之中故或戰而圖之及

或和而圖之或守而圖之及其成功一也國家南渡遠在江左誠弱矣然昔日之敗本由人不知兵故望風奔潰遂成孺子之名頃年以來人材日經事兵將日練習天下之心稍怒忠義之氣漸振咸思效死於敵故金人一敗於吳一敗於楚况項羽以會稽高祖以中漢皆取天下則其弱亦不必憂今日和議恐未堅也戢守二事必居其一矣倘審勢俱守不與敵遽絕陽交而陰圖之俟我之力既全敵之志已殆一奔而滅之則亦何遠之有次日議都三篇大略謂當今地之可都者莫如金陵自過江以來十餘年矣廟堂之上未有發斯議者其弊有二一曰苟且不任事二曰誇誕不務實且今河南既還迂汴路洛遷關中臣知必不敢也莫若勵志竭力以建金陵之都猶不失晉元帝也或曰曷若稍徙楚荆以進進取之財資臣應之曰方城之山推車可上漢江之水褰裳可涉此之謂險阻淺一不便也江南之師遇漲則隔吳越之中沂流則遲此之謂應援難二不便也前耕襄許寇難實逼後視湖湘膏腴復解此之謂地利薄三不便也荆楚雖未可都亦不可輕蓋順流而東形勢便利此之謂撫吳之背斷三峽之口則蜀雖勁兵亦莫能前此之謂扼蜀之吭若夫用荊州之衆涉漢小踰方城不十日間汝洛震動此之謂撞敵之背故勢不得不重若建為留都示人以漸命宰相為守留出御史於留臺如今八路銓選遠方類試攬此二者萃於留都六足以振接天下之勢維絡遠人之心矣次日議

地三篇大畧謂今河南之地欲奄而有之即力所未能若貪而信之恐害必遠至若因而利之據其可據割其當割最為得策如秦隴之上附之於蜀淮數漢之內附之足楚有其地土有其人民此批其可批也秦隴之下淮漢之外或擇豪傑或因舊將裂而藩鎮之此割其當割也及曰議蜀二篇大畧謂農以田商以貨二者蜀民所以生自新法行增和買免後二年復有對糴之米激賞之絹募兵贍家之錢比昔時之稅不知幾倍茶鹽酒法一變官收九分之息下無毫末之利今關中虛竭方賴蜀以供給征歛未可遽輕若改紀其政大為措畫使冗兵可消冗官可減冗費可節如是則民力蘇矣臣竊謂為蜀之計者當固邊而息民固邊莫若專任息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二十九

宋 李正傳撰

紹興九年六月己酉朔簽書樞密院事樓焯與東京留守三倫同
檢視修內司趨入大慶殿過齊明殿轉而東入左銀臺門屏去從
者入內東門過會通門由垂拱殿後稍南至玉虛殿乃徽宗奉老
子之所殿後有景命殿復出至福寧殿即至尊寢所簡質不華上
有白華石廣一席地祖宗時每旦北面拜殿下遇雨則南面拜石
上稍北至坤寧殿屏畫墨竹蘆雁之屬然無全本矣他殿畫皆類
此自福寧至欽先孝思二殿欽先奉諸帝孝思奉諸后帳座供具

猶在出肅雍門至玉春堂規模宏壯非他位比劉豫嘗對偽臣於此左竹徑之上有迎曦軒對軒有月屏始至修內司謂元是寶繪堂復由延春閣下稍東即今太母之舊閣過小門曰錦莊無飾入睿思殿門登殿左曰玉鑾右曰清微後曰宣和殿庭下皆修竹自此列石為山分左右斜廊為複道平臺臺上過玉華殿殿後有軒曰稽古西廡下曰尚書內省西出後苑至太清樓下壁間有御書千文登瑤津亭亭在水間四面樓閣相對遂趨出拱辰門時京城外不復有民舍自保康門至大學道才數家太學廊廡皆敗屋中惟敦化堂榜尚在軍人雜處其上而牧豕於堂下惟國子監以養士畧如學舍都亭驛棟牌猶是偽齊年號瓊林苑敵嘗以為營至今作小城圍之金明池斷棟頽壁望之蕭然也

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

辛亥西京留守孟庾辭行命坐賜茶 陝西宣諭使周聿乞以赦書所免苗稅分為十年均減朝論以已行難追改乃命橫州涇度陝西合用錢關子茶鹽利害及見收酒稅錢措置贍軍仍選可為漕臣者以聞時新疆皆復三年租州縣無所入故聿請之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已復河南故地其兩路並是腹心州縣所有知通已下官屬今後欲望朝廷差注奏可仍賜照獎諭 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知亳州王彥先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乙卯上謂秦檜曰山陵事務從儉約金玉之物斷不以一毫置其

中前世厚葬之害可以鑒矣檜曰此非陛下博覽古今灼見利害之實孰敢輕議聖諭所及足為後世法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為司農少卿

丙辰帶御器械鄭藻為隴州防禦史用祔廟推恩也先是上因刑孝揚除命諭大臣曰朕忽思顯肅皇后家未曾推恩今先及孝揚恐失先後之序三省檢會顯肅訃聞日已推恩上曰今與藻落階官足矣故保義郎盛修已特贈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令宿州封表其墓以樓焰言修已建炎間死故也事見建炎三年十月宗正少卿

三京宣諭方廷實言將仕郎趙汧性剛直晚吏事登封縣令雙虔為縣豈弟穎昌府進士范輝風度夷粹論事慷慨流離顛沛志不忘君欲望量才任使詔西京留守司津遣赴行在輝鎮元孫也汧新調鄭縣簿度以白身攝令故庭實薦之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永安軍先謁昭厚二陵及會聖宮昭陵因平岡種栢成道旁不垣而周以柶櫛四面闕角所存者半神門內石羊馬駝象之類皆在神臺三層高二丈俱植栢最下約廣十五丈為水道者五大門外石人對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今無屋而遺基歷歷可見餘陵規摹皆如此諸陵前控洛水左少室右嵩高山川佳氣不改而室屋皆為偽守竇玠所毀宮牆內草深不見遺址舊分水南水北今水北有二千戶水南墟矣

丁巳新除寶文閣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仇愈先次落職令聽旨

念上疏辭行有曰孤危之迹恐無還期儻使得罪於臨時莫若自明於先事既奪職念又固辭上曰念為侍從乃避事辭難遂責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念官在是責月癸酉

戊午詔新復州軍同知州並改為通判用金人所命承奉郎同知順州陳楚請也楚申明狀云天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準偽勅改劉豫已發蓋金人所命也

己未執政進呈殿中侍御史周葵論國用軍政士風三事之一曰國用當藏之於民但百姓給足國用非所患

辛酉權吏部侍郎謝祖信充徽猷閣侍制知潭州祖信既歷論趙鼎落郎於是軍代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并及史事上偶知之

民莫若省事今取熙秦二路附之於蜀而於山南置去蜀宣撫外則分之一付於人此專任也內則併之一付於法此省事也次日立志大畧謂志不可以卑弱亦可以荒唐江左自併蜀地抗衡中原垂三百年今河南新復之地雖未盡獲其用亦可假以為藩籬苟有立志焉事何患其不濟次日遣使大畧謂梓宮親屬悠未返若迫而求之則要我益堅若遂賂之彼雖先歸梓宮而毋兄弟未必歸也苟若緩而圖之卑辭可以屈已厚幣不可傷國數之年後積財訓兵我疆敵畏而使者得如侯公養卒有辭藉口以張其不歸取次日任相大畧謂之人君定大難濟大功者必擇宰相與之終身未有中道輒易者故雖有嫌疑弗信雖有過失弗問要其

終之成功而已方今多難擇相而任之願以太祖為法次日畜力
大畧謂自古易據中原未有三十年不變亂者若能痛自刻厲積
粟訓兵求材練將俟時至而赴之會稽之耻可雪矣次日建親大
畧謂本朝宗室新近者雖有爵號而無土宇權柄故靖康之難拱
手偕行賴陛下適總兵在外不然何所顧藉以繼此配天之業今
宜搜訪天下宗室稍分之以權任之以事數年之後安知無挺挺
著見者次日搜竒大畧因謂朝以詩賦取士又有免舉推恩之法
如賢良之試六論皆注疏之學豪傑之士豈肯後首作此方今外
有巨敵正急人材之秋如謀任帷幄武堪將帥辯可奉使若此等
類宜使在位各舉所知濶畧細故務得竒才如是而英雄豪傑庶
無在下之歎次日省官大畧謂欲節財用以專軍須若併州縣
省省吏若謂親家貧或仰祿以為養假令任子之未及年進士之
未登科固必有術以生亦豈仰祿而食今若恐英雄失志則宜開
自荐之路如州縣之殘破者願自效而安輯壤地之荒蕪者願自
效而營懇或徭驅使於絕域材有堪此咸許自陳則英雄之士當
自穎脫餘子雖群譏聚謗安能南北奔走哉次日惜穀大畧謂天
下之穀半糜於酒今若為令非歲時不許造釀宜惟可惜穀而人
樂於供上所得將愈於權酷矣次日實內二篇大畧謂孫皓之吳
守惟恃江險不修內備故杜預以破竹策之劉禪之守蜀也亦恃
山險自姜維漢中之外惟有羅憲屯白帝以備吳霍弋屯夜郎以

備蠻其餘郡縣罕有精兵強卒及鍾會以重兵扼姜維郫艾由江
油道入葛瞻一敗後主遂降令吳蜀之地兵素弱若用以備敵則
吳沿江一帶蜀隨數處宜有宿將總兵鎮扼之至於內郡莫若鄉
兵漢之材官騎士可用為法若因保甲之舊精擇而教之置材
武上中下三等之科事藝進者遞遷退者黜責階至五百人長得
副尉千人得比校尉人知此途可以進身將樂然為之矣行成又
獻七引一篇其意謂今日之勢未可一戰復中原也故託晉元帝
以寄意也焉行成臨邛人也

謂執政曰聞章博家有人欲陳訢以趙鼎去便謂事有變更此事

乃出朕意趙鼎何預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執政奏謝祖信章氏

子壻也上曰亦知之遂命出守此據趙鼎事寔時武岡洞首陽三天叛

勢搖荆湖祖信謀於副總管馬廣廣薦武臣張球可用祖信奏球

知武岡軍遂擒三天破其巢穴中興聖政宰臣秦檜乞以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

後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微之學不出

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

從之臣留正等曰人君萬戰之暇寓意翰墨若宋武帝唐太宗者蓋已鮮矣至於留神經典親灑宸翰游息於先王之道者未有

聞焉太上皇帝奎畫之妙曼絕前古五經語孟之藉既已筆而刊

諸石三年大比又取六經修身治心之要學別書以寵多士至於

左氏春秋傳司馬遷史與趙充國羊祐等傳分頒臣下若孝經之

賜者不可概舉一札一畫豈徒在於翰墨之間哉蓋將以道德忠

孝化成天下而迨帝王之極治者也聖子神孫仰法乎此則近接

俸俸雖欲殖貨財盛鷹馬乘聞暇以政獵聲色盡惑聖志如仇士

良者安所施
其智巧哉

壬戌詔大金割還河南故地信義甚著尚慮新復官吏妄分彼我
懷不自安令學士院降詔開諭 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新知
宣州汪伯彥為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初伯彥將至國門上謂
秦檜曰伯彥相見便令之官庶免紛紛且曰伯彥潛藩舊僚去國
十年漢高光未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既至入見命坐甚
寵伯彥上所著中興日歷五卷後三日遂有是命又詔伯彥元帥
府舊臣特依身任執政給俸於是給事中劉一止曰節度使俸借
減尚不薄况郡有供給圭田之厚以郡守而依執政殆與異時非
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乃詔罷之伯彥留旬日
燕見者三錫賚無虛日加賜寶鞍名馬笏帶茶藥甚厚 左奉議
郎王慥知拱州慥通判南平軍剛正不苟合勾濤為給事中薦于
上得名對秦檜惡之故有是除

甲子寶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胡交修試兵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中興後學士三人者自此始

丙寅秦檜奏選人鮮于參乃王庶所薦人材似可取乞令上殿臣
被位宰司人材苟有可不敢輒分黨與上曰朕豈能盡知天下人
材但付之宰相宰相賢人皆聚於朝矣參既對遂命改京官

參改官在

七月 詔直徽猷閣史愿賜同進士出身 殿中侍御史周葵論
甲午 福建轉運判官黃積厚江東提舉茶鹽公事方滋直秘閣新知處

州詹至右朝散大夫新知台州吳說直顯謨閣新知常州耿自求之罪並罷之

丁卯詔崇國公瑗讀孟子終篇翊善已下並進一官 故承節郎詹慄特贈修武郎閣門祇候用御史中丞廖剛奏也時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徐秉哲已死剛言近年賞罰間有未當於人心者如慄親獲苗傅厥功可謂大矣反得罪以死遂破其家秉哲大索宗室係累以獻於金人厥罪可謂大矣乃得死於牖下謂當錄慄子孫籍秉哲家奪其子孫官以快天下之憤詔秉哲別作行遣餘從之秦檜之官州縣也吳玠為翰林學士薦諸朝召為太學正由是擢用檜甚德之故李誼廖剛連繫徐秉哲莫儔而并無一言累及已已光山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疏言靖康之禍上及山陵瞻望柩城至於動哭雖誅討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讐也恭惟陛下聖孝天立豈勝痛憤之情願以梓宮兩宮之故方且與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討得無望於陛下乎矧自古戡定禍亂非武不可伏望益修武備夙興夜寐念茲在茲以俟釁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驅雲徹席卷盡俘醜類告功諸陵使天下誦之萬世美之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人子孫之責塞矣上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上點然

何備龜鑑痛哉張燾之謁陵寢也上問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仇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歎而

西京遺民夾道惟迎皆言久闕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汎掃舊物修車脩器以侈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肖胄等充報謝使而已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長安咫尺王曰造歸故老含泣而望絕黃河嗚咽以流悲檜之內其可食乎此紹興八年九年之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此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

秦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已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豈容終瘞伏於地下雖千萬年理必發露無足怪者上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秦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介堠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及造繩索甚多不知安用此事我豈容不知諸將以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各務省事遂不復遣敵人姦猾廣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

我則漠然不聞臣切惑之臣又見黃河船蓋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豈有是理哉願飭戒遣吏謹封疆嚴守禦廣耳目明介堠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後悔又言鄜瑣部伍皆西郵勁兵今在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竭而使命絡繹推息支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大帥使之節制庶首尾相應緩急可恃秦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其所施行者薄葬之議與簡省使命以蘇新復州縣及裁損諸使官吏給賞而已三章並是月辛未施行今併書之是旦保平

靜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薨於仙人關治

所年四十七訃聞詔輟朝二日贈少師賻帛千匹玠御下嚴而有
恩故士樂為之死其後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于其弟右獲
軍都統制璘璘曰敵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
不若中國之勁利吾嘗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行便
爭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阻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機兩陣之間則
璘有不能言然玠晚節嗜色多蓄子女餌金石以故得咯血疾而
死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金取勝獨賴
玠以為固由是蜀人至今思之

玠淳熙中
追封涪王

三四金人卒不能奪

壬申宗正少卿方庭實宣諭三京還庭實請於河陽延津胙城興
仁徐州淮陽等處與北人計議各置權場以通有無仍禁止南北
人不得擅越權場以止姦盜詔東京留守司措置未及行庭實又
言劉豫深文密網濫及無辜忠臣義士多被殺戮或因貶竄流落
失所望委新復路分提刑多方採訪并取索罪案者詳其忠烈顯
著之人具名取旨褒錄應犯罪未經除雪之人特與改正以慰中
原人心庭實又言大金割還河南舊地以通和好兩國生靈遂獲
休息恩德甚厚陛下明守信義堅如金石臣不復有言竊恐沿邊
州縣未能上體德意或招納叛亡或渡河侵擾初緣細故寔搖大

事伏望明詔官吏兵民各守封疆務相輯睦疏奏悉從之據此疏與熊克不合指全不同是日簽書樞密院事樓焯至長安留十餘日

初夏國主乾順所遣鄜延岐雍經畧安撫使李世輔欲從乾順借兵伐延安以復仇因說乾順發兵可以取陝西五路乾順信之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恃眾擾邊乃屬世輔先圖之世輔請精兵三千晝夜疾馳掩至其地擒之以歸乾順大悅將妻以女世輔辭以父喪乾順即益以兵眾命招撫使王樞隨之鼓行而東至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兵馬都監薛昭緹城見世輔曰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世輔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國已還河南地昭出本朝赦書以示世輔世輔未之信有耿煥

者多識與世輔有舊為言真詔也世輔即率所部南望拜赦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與願從者二千人來而王樞者反說世輔還夏世輔遂擒樞才入境即望關遥拜言本國主喜甚再三感聖恩將遣使入貢焯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書招世輔歸

朝且命行府脩差遣王晞韓護樞赴行在此以李顯忠行述熊克錄參修但克稱世輔家屬悉為偽鄜延帥臺宗高所害按此時延帥乃閣師古非宗高也或是師古入廟而宗高暫權亦未可知今姑闕之顯忠行述全文云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又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亦無隱自茲無彼我之見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特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有間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五路兵分捕公之家屬復仇大雪公中夜遇害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肝恨不即死以

凡遇害甚修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仇楊惻然翌日為公請

夏主曰彼能為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首豪號青面夜叉者有
財騎數萬恃勇磔人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願國中
無能制之者是以屬公公欣然自任問湏兵幾何公曰當討取
得精銳數百足矣夏主曰此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曩糧撻甲
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停以自隨掩其穴乃伏騎于旁
周草間諜其三面倉卒惶駭夜叉者金冠鐵面似夜叉鬼物故號
夜叉少選夜叉持大刀跨馬名赤龍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
犬羊眾寔不勇能與我挑戰乎夜叉問公為誰公曰誰公怒揮刃躍馬而
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夜叉怒揮刃躍馬而
前公豫戒兵騎俟我與之交馳從傍遇之及鋒未接一騎出馬夜
叉顧視間公同隙投鎗徒手掉其背夜叉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
蹙散遁伏騎乘之餘眾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
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
公必為復讐之舉魚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
為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講和公知之在夏未嘗一日
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日
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
已而監軍薛昭者總城見公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
捕其人以獻者公誥誥之速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既還侵地國
家肆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偽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

舊為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南望拜赦即人安堵公流離僑寄
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倭歷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
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
往懷土公度不可強但取願從者得二千餘人公廊延舊部曲數
萬眾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關又於
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南反說公歸
夏公大怒隨與王樞同領眾歸朝行狀所云蓋多緣飾合參取
諸書而折衷之趙姓之遺史云初李世輔奔夏國乃說夏國發兵
可以取陝西五路夏國主信之發兵五萬別差都統與世輔共總
兵政以宰相王樞監其軍長驅至延安府三十里下寨世輔以二
千騎至城下問延安府守者姓名曰趙惟清世輔曰金人不道殺
戮我滿家良賤今提夏國精兵為亡者雪冤呼惟清開門惟清曰
太守自與金人為仇誓何與於大宋而欲攻大宋之州府世輔問
延安府今為誰守惟清曰大金已割河南三京地界還之大宋已
行赦書到府官吏軍民拜恩畢今為大宋守也世輔驚請罪遂求
手詔惟清以真本示世輔世輔曰然則世輔以左右數十人入議
事惟清從之門啟世輔入城見市井間百姓懽笑之聲乃知割地
事審約以單騎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具飲于帳中夏
十人回軍中聲言生執到延安府官屬是夜王樞具飲于帳中夏
國都統與世輔皆在坐夏國軍馬悉全裝被甲列寨下酒三行世

輔命執到延安府官屬入於是世輔腹心人偽擁數人至帳下世
輔即起擣刀一手執王樞一手殺夏國都統帳下大喧諸軍皆不
知其因聞風而潰墮坑塹谷死者莫知其數天曉世輔招諭得馬
二萬餘匹遂往延安謀欲歸朝廷或謂世輔曰大尉威聲著於大
金與夏國契於大宋則未有大功當今之計莫若就馬聚兵長驅
直渡河乘勢取河西北河東獻於朝廷則歸之為有名矣世輔心猶
豫聞樓炤宣諭陝西將及近境有勸世輔見炤陳叙歸朝之意者
或者曰不可大丈夫不就功名則已如欲就功名則一見樓炤宣
諭雖欲渡河不可得已亦會炤以書與世輔遂見炤炤具揚天子
德意勉世輔速歸朝廷世輔遂與王樞偕行留馬在陝西後欲起
網至行在而金人敗盟皆為金人所有按牲之所云失於太誇嘗
以諸書互考之顯忠說夏國之詞當以姓之為正若行狀第
以為借兵復仇則蕞爾小國空引強之眾以資降將之私必無此
理固不可信也費士幾用兵錄稱王樞止是夏人遣來關中訪尋
金人所掠生口而姓之以為顯忠監軍以事考之必是樞與顯忠
偕來蓋西人尚疑顯忠固宜以其臣監之也但非宰相耳行狀稱
出兵十萬遺史稱發兵五萬按夏國褊小而顯忠之行倉卒恐不
能發兵如此之多今但云益以兵衆庶不抵牾

癸酉豐州軍事推官韓紉除名勒傳送循州編管紉傾險懷姦動

搖國計也時紉上書論議和計故竄之此紹興增修新除京畿

都轉運使李迨入見固辭新命上批限三日起發且諭迨以速行

不然必重作行遣雖與朕有潛藩之舊不得而私也迨皇恐就道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潘

王宗弼既還祁州密言於金主亶曰河南之地本達賚宗磐主謀

割興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世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

中舊吏隸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謀達賚倫具言於朝乞

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會西京留守孟庾至京師倫始

解留鑰將使指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

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亂 初南平王李乾德既卒其庶

子智之奔大理更姓趙號平王聞其兄陽煥死與天祚爭國大理

以兵三千助之謀報智之欲入貢廣西師臣奏其事詔姚順約回

毋得招納生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李陽煥死乾德有遺腹子屬之占城占城奉而立之或云有犂犂者乾德妻黨

也嘗子于李氏與遺腹子爭殺之與日歷所書不同或成大侯以大理為占城也餘見紹興七年九月乙酉與七年九月乙酉并注

丙子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張燾兼權吏部尚書

丁丑御史中丞廖剛奏殿前司疆刺百姓充軍且言幸此講和上

下且得休息惟此一事甚為民害詔諸軍嚴行約束初撫州兵

馬鈐轄五陵既殺山賊雷進以降遷延不之官而貪暴為閭里患

且據舊地將復叛澧辰沅靖有通其謀者詔湖北諸司圖之捉點

刑獄公事万俟卨嘗傲俊詣司俊詣疑不往高語安撫使薛弼曰

俊不除將生肘腋之變可辟置麾下徐置之可也於是弼許俊不

遣委三州令其擇俊語其徒曰我得州據以叛勝桃源遠矣遂趨

府謝猶以卒二百自隨弼執諸座詰反狀誅之因收其積粟以贍

軍始高意弼自有其功而弼奏謂與高共謀高以此故德之臨

安府秀章阜初文林郎李詰既陷偽齊詰先見紹興九年三月終不肯仕

劉麟聞其賢命張忠孚以禮招致詰力拒之是月卒於原州後贈

詰奉議郎官其家一人九月癸未贈官夏國主乾順薨是夏金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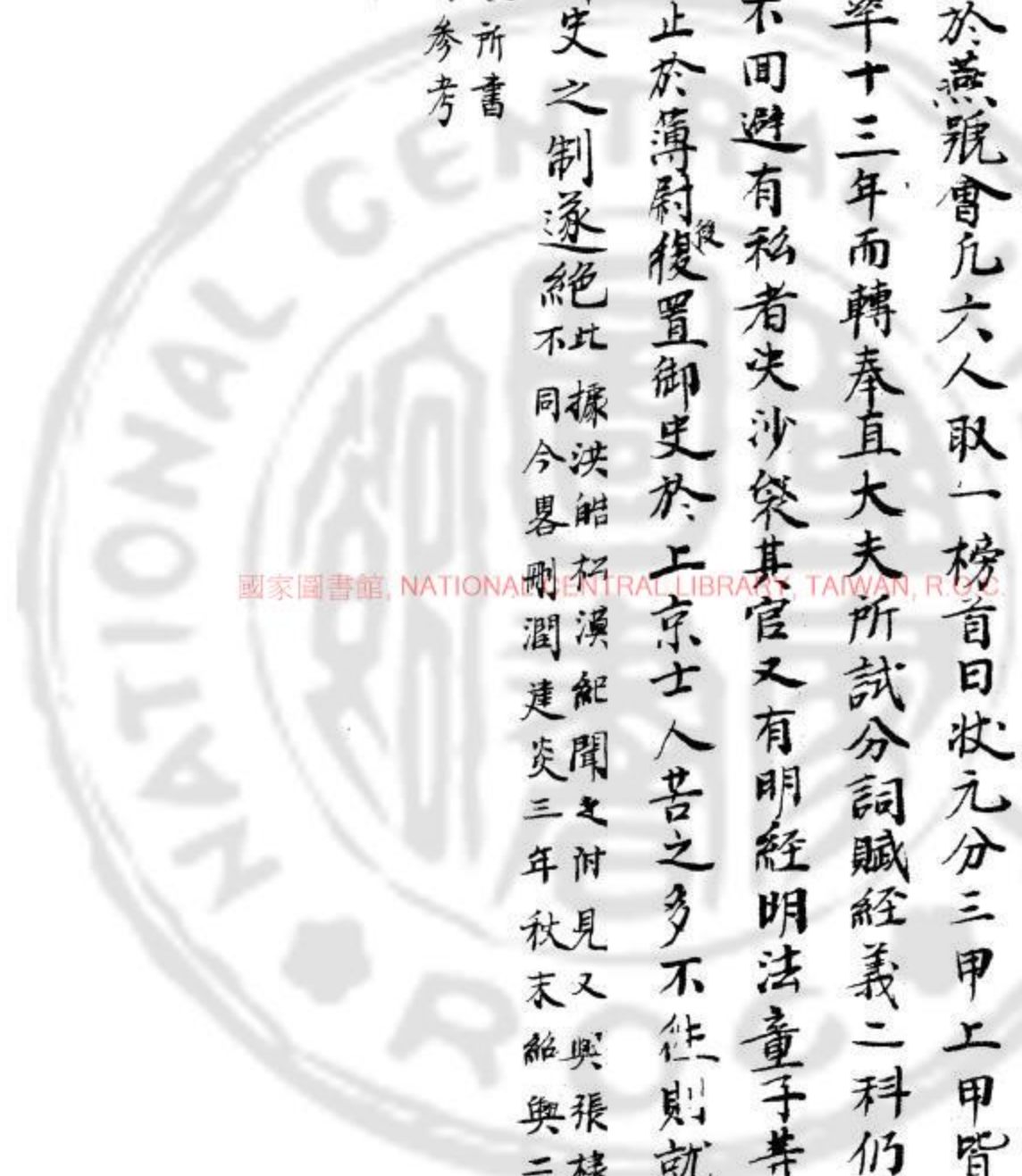
代州李鄴為翰林學士承旨行臺戶部尚書馮長寧為東京戶部

使自大名至其東京凡五千里命下日各削髮左衽而赴任熊克

載此事於去年冬今增入在此是時金人置司河間真定平陽太原顯州春州曰

錢帛燕京曰三司大同曰轉運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京曰
戶部皆掌漕計之職 金主亶命司馬朴試舉於燕京得中山石
瑯為首范成大攬要錄云是年出君子能盡人之情 金人科舉之制先於制州諸分縣赴
試縣令為考試號鄉試惟雜犯者黜榜首日鄉元次年春分三路
類試自河以北至女真皆就燕關西河及河東就雲中河以南就
汴皆取旨選官知舉號府試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秋盡集
諸舉於燕號會凡六人取一榜首曰狀元分三甲上甲皆賜緋雖
下甲率十三年而轉奉直大夫所試分詞賦經義二科仍兼律義
親戚不回避有私者失沙袋其官又有明經明法童子等科然不
擢用止於簿尉後復置御史於上京士人苦之多不往則就燕經官
之御史之制遂絕此據洪皓初漢紀聞之附見又與張棣所說差

春末所書
書可參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